

著名學文界世

78

# 威克斐牧師傳

002214

著 斯 蜜 斯 爾 高  
述 譯 儒 長 唐

(41)



44

## 小 引

高爾斯密斯 ( Oliver Goldsmith ) 生於一七二八年，他的父親是愛爾蘭的一個窮牧師，一七四五年，高爾斯密斯進入杜白林大學肄業，因為家境清寒，一切費用，全賴筆耕自給。後來又到愛丁堡去學醫。一七五四年，出國遊歷，二年後才回來。回國時，衣袋中連一個辨士也沒有。不久，他為一個出版家所僱用，才開始了他真正的寫作生活。

高爾斯密斯的作品，無論小說，劇本，或詩歌，都真樸可愛，流利明白。世界的國民 ( Citizen of the world )，是他的第一部成功作，內容敘述一個中國學者，遊歷倫敦，給他北京朋友的許多信，講到他的倫敦及英國生活的印象。旅客 ( The Traveller ) 及 荒村 ( Deserted Village ) 使他成了一個不朽的詩人。旅客記述他旅行時所見的各國的景色及風俗，敘寫得很可愛。荒村是一篇非常柔和美麗的詩。敘一個旅客回歸了故鄉，而這個鄉村却已荒蕪了？他在村中漫遊。回憶着往事，心中充滿了悲感。此外他還寫了幾篇喜劇，如好人心 ( Good Natured man ) 及 卑謙求勝 ( Sir Stoops to Conquer )，都極有名。

威克菲牧師傳 ( The Vicar of wake field ) 是高爾斯密斯平生最愜意的作品，故事生動，亦若亦諧，舉世各國，沒有一個人不喜歡閱讀它的。英國大文豪司各脫 ( Sir Walter Scott ) 說：『威克菲牧師傳，確是一部世所罕觀的佳作，我們讀它，無論在少年或老年，純潔的天性，不期然而然地流露出來。』德國大詩人歌德 ( Goethe ) 說：『威克菲牧師傳對我的影響實在太大了，諸如意懷他人的過失，忍受各種的磨折，養成至上的美德，都是我所需要的優良的

## 威克斐牧師傳

教育。』據說，本書中的牧師威克斐，就是作者高爾斯密斯的寫真。

威克斐牧師傳因為文義較深，所以筆者註譯時，特別審慎。除以淺近流利之華文，逐句對譯外，所有生字難語，均另加注譯，務使讀者既省翻閱之勞，又得暢曉之樂。

筆者才疏學淺，謬誤處在所難免，尙望海內宏達，不吝指正。

一九四一春

編者謹識於上海



3 1761 5095 5

MG  
I561.44  
67

## 第一章

描寫威克斐的家庭，其中可以顯露思想上與  
形貌上的眷屬的相同性

我每以爲一個誠實人，結了婚，撫育一個大家庭，所盡的義務實在要勝如空談人口而還是獨身的人。爲了這個動機，所以我就職牧師不到一年，就開頭一本正經地想到婚事了。我選擇我的妻子，正和她選擇結婚禮服一般，不必要精緻的外表，可得要有耐久不壞的品質。平心而論，她是個脾氣溫和，善于治家的女人；講到她的教養，村裏的太太們很少能比她強的。她能夠閱讀任何本拼音不長的英文書，至於鹽醃蜜餞，和做菜却沒有人能勝過她。她常常自誇對於管家她是個超卓的設計者，雖然經她的安排，我從未覺得逐漸優裕起來。

可是我們却柔和地彼此相愛，年紀慢慢地大起來，愛情也逐漸地增加。在事實上，世界上從沒有能使我們惱怒或彼此懷恨的事。我們有一所雅致的房屋，坐落在美妙的鄉間，並有良好的鄰里。我們通年消磨在道德的或農村的娛樂上；拜訪我們的富鄰，和拯救貧窮的人。我們沒有革命的害怕，也不經受着疲勞；我們所有的冒險只是圍爐閒談，而所有的遷徙也只是從藍色的床到棕色的床而已。

(南)



因為我們居近大路，常有旅客或客地人來拜訪我們，嗜我們的菓子酒，這一種酒是大大有名的；好像歷史家一樣地信實，我敢自認喝過這酒的人，沒有一個會找出它的缺點來。我們的表兄弟，甚至極疏遠的，也都不用譜系衙門的幫助，便能記起他們的親屬，而常來看我們。有幾個自稱親眷的人頗傷我們的體面，因為其中有瞎子，有殘廢者，有跛子。可是我的老婆老是堅持着說他們既是一樣的血肉之軀，就該和我們坐在同一的桌子上。這樣一來，我們雖然沒有很富的來客，却大概有很快活的朋友旁着我們；還有一句終身可佩的話就是賓客愈窮，受了款待之後也就愈快活。有些人高興注視鬱金香花的顏色，或蝴蝶的羽翼，我却在天性上是個快活人臉面的贊賞者。我們親戚中，如果發見有人脾氣不好，是一個煩擾的客人，或是我們所願屏去的，那麼當他離去我們的屋子時，我總留心借給他一件騎馬時用的外衣，或是一雙靴子，有時是一匹價值不大的馬，我知道他們決不再來還給我，可是我還是滿意的。用了這個方法，屋子裏便清除了我們不歡喜的客人；可是威克斐爾的家庭從不知道把旅客或窮苦的食客閉之門外的。

我們好幾年處於快樂的生活中；雖然有時我們也有些上天差來，藉以加增它恩寵價值的小磨難。我的菓園，常給小學生偷盜，老婆的蛋糕給貓兒或是孩子搶去。有時當我

宣講到哀感動人的時候，鄉下的紳士却睡着了，或是他的太太在教堂裏以不完全的鞠躬回答我老婆的敬禮。可是我們不久就釋然於由於這樣的偶然之事而引起的不舒服，在三四天後往往又會開頭奇怪這些事情怎樣會煩惱我們呢。

我的孩子，由節慾而生的子息，我們不以文弱教育他們，所以他們都強壯而康健；我的兒子耐勞而活潑，我的女兒貌豔如花，當我站在期爲垂老所恃的小圈子裏，我不禁要重述亞本斯堡伯爵的著名故事。據說當顯理第二遊行日耳曼時，別個貴爵們都帶着他們的寶貨，他却帶着他三十二個孩子，並且當作最珍貴的貢品般呈獻給皇上。如此說來，我雖然只有六個，可也把他們當作贈送給我國的珍貴禮物，並且因之自視於國家有恩。我的長子繼承他叔叔之名，喚作喬治，這個叔叔留給我們一萬鎊的財產。第二個孩子是女的，我有意要她繼她姑母的名字，喚作吉麗雪；可是我的老婆，她曾讀過傳奇，堅持着要她叫作奧麗繁。不到一年我們又生了個女孩子，這時我已決定她的名字該是吉麗雪了；但是有個富親戚自願做教母，於是這個孩子依着她的話喚作莎菲；這樣一來，我們家裏就有兩個小說上的名字了；可是我要莊嚴地說明，這兩個名字與我無涉。再次是我們的摩西，以後隔了十二年我們又生了兩個兒子。

當我看見我的兒女環繞着我的時候，忍不住要狂喜不禁；但是我老婆的得意和滿足却還要勝過我。有時我們的

客人說，「的確，普林羅斯太太，你的孩子是全國最美麗的了，這是句老實話。」——「噯，好鄰居，」她會如此回答，「上天讓他們生就了夠文雅的面貌，可是也得夠善良呀；只要德行好，就算真美了。」於是她就會吩咐女兒們抬起頭來；我一點也不隱瞞，她們確是很文雅的。照我看來單是外貌是不值得提起的事情；如果它不是鄉間談話的普遍主題，我也難得想着提起它了。奧麗繁，現在已有十八歲了，光彩豔發好像畫師們所畫的希勃；坦白，活潑，與動人。莎菲的面貌在乍見時不能那末動人，但是更能令人傾心愛慕；因為她是那末柔媚，溫和，與蕩人心志呢。一個能使人一見鍾情，另一個却要複看幾遍才成。

女人的性格大概都依面貌而不同的；至少我的女兒是這樣。奧麗繁願意有許多愛人；莎菲却只要保定一個。奧麗繁因為太要取悅於人了，所以往往要搔首弄姿；莎菲怕遭反感，所以處處遏制她的美質。一個當我開心時，以她的活潑娛我，一個在我莊重時以意識慰我。可是這些品質兩個都從未過度施行我，由整日觀之，我常常看出她們性格的互易。一套素服就把我的弄情的女孩子變作貞女，一條新添的花邊也可使她的妹妹變作異常活潑。我的大兒子，喬治，在牛津大學念書；因為我意欲他成爲一個專門學者。我的第二個孩子，摩西，我要他從事商業，就在家裏受着混雜的教育。可是企圖描寫閱世未深的少年們的性格是不

必要的。總之，一家人都可發現着類似的性格，說得確切些，他們只有一個性格——就是大家都是同樣的慷慨，易於上當，天真，和不討厭。

## 第二章

家庭的不幸——財產的喪失足以增加俊傑的傲骨。

家庭間的日常事務主要的都委託我的老婆管理；至於教務，則全在我的指導之下。我的教職薪俸，每年共計約有三十五鎊，因為我自己既有足夠的財產，所以全把這筆錢捐給教區裏教士的孤兒寡婦；我也不問進款之多少，只是盡了責任而不受報酬覺得一種內心的快樂。我還決定不用副牧師。教區裏每個人我都認識，勸結過婚的人節慾，勸獨身者結婚；所以不多幾年就有一句公話，說在威克斐爾有三件可怪的稀物——一個牧師有驕氣，年輕男子都要老婆，酒店裏沒有主顧。

婚事總是我歡喜的一個論題，我還寫過好幾篇宣教文以證明其快樂；可是却有一個特殊的道理，要我盡心贊助；因我和韋斯敦先生一樣，維持着一種主義，說英國教會的教士，前妻死了之後，再娶繼妻是違法的；或是，一言以蔽之，我頗以嚴格的一夫一妻制自重。

我老早就傳授這個重要的辯論，而在這個辯論上面已



有那末多的苦心經意的著作了。我自己也刊行了若干討論這個問題的論說，可是這些書從沒有脫售過，我想這種書只配少數的快活人讀，只好以此自慰。有幾個朋友稱它為我的弱點；可是，惜乎他們沒有像我般長期研究這個問題。我愈是沉思，愈覺得它的重要。甚至我比韋斯敦還要更進一步以表示我的主義：他在他老婆的墳墓上刻着她是威廉韋斯敦唯一的妻子；我的妻子雖尚活着，我也照此寫一篇同樣的墓誌銘，其中我極口稱贊她的謹慎，節儉，服從到死；把它騰寫得很好看，配上精雅的架子，放在火爐架上。放在那裏是有好幾種用處的，它可以箴勸我老婆的盡職，我對於她也該忠實；並鼓起她名譽的熱情，和使其常常想起她自己總有死的一天。

或許因為常常聽到不時提及的婚姻，所以我的大兒子，剛離了大學，就傾心於鄰家一位教士的女兒，他在教會裏享有榮位，在境地上可給她一筆大財產。可是財產還是她最小的好處哩，亞刺貝賴韋爾莫小姐一般公認她（除掉我的兩女以外）是盡善盡美的。她的年輕，康健，及天真，還加上膚色之晶瑩，以及這樣一種快活的敏感的外貌，就是老人見之也不免要動心。至於韋爾莫先生，知道我能夠把一筆很可觀的存貯金給與我的大兒子，他就不反對這樁婚事；所以兩家住在一起，一切都很諧和，大凡進行一種預期的婚事時都這樣的。從經驗上言之，我承認求婚時期是我們一生最快樂的時候，我極願意把這個時期延長；並且年輕

的兩口兒天天在相互的伴侶中所作的各式娛樂，看來也足增加他們的感情。我們早上大概都給音樂喚醒，在晴天就騎馬出去打獵。在早飯與中飯之間的幾個鐘點裏婦女們專心於穿着和閱書。她們往往看了一頁，就照一會鏡子，這件東西就是哲學家也承認可作為最最美麗的一頁書。在午飯時，我的老婆做領袖；因為她總是堅持着由她準備着每種東西，這是她做母親的樣式，如有機會，她還得把每一盆菜的歷史告訴我們。當我們吃完了飯，為防止太太們先走，通常我總分付把桌子移開；有時，藉樂師的幫助，女孩子們唱很諧和的歌曲給我們聽。出門散步，飲茶，對舞，罰金遊戲，把餘下的日子過得很快，不用紙牌的幫助，因為我憎恨一切形式的賭博，除掉擲骰子奕碁之類，這種東西有時我和我的老朋友做着兩辨士的輸贏。我還不能忘掉在上次我們一起玩時所遭逢的不祥之兆；我只要擲個四點，可是五次連擲了兩點和一點。

這樣經過了幾個月，直到後來，想得適宜為這兩口兒定日成婚了，他們似乎也急切地願望。在這婚禮的準備中，我不用描寫我老婆辛苦的重任，也不用描寫我女兒的詭匿的神色；在事實上，我的注意力却集中於另一目標上——就是完成一篇論說以辯護我最愛的主義，我想不久就將其刊印。這一篇文章我認為傑作，不論在議論上和風格上。私心竊喜，忍不住把它給我的老朋友章爾莫先生看一下，我

以爲他定加贊賞無疑：可是等到發現已經太遲，原來他却竭力主張相反的意見，其理由就因爲正在此時要續娶第四個妻子。不出所料，這篇文章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頗有阻礙我們訂約聯姻之懼；就在指定舉行婚禮日的上一天，我們同意擴而論之。

雙方都以相當的精神討論這件事；他斷言我是異端：我反駁這句話：他回答，我又再駁過去。恰在此時，辯論頂頂熱烈的時候，我給一個親戚喊了出去，他滿面憂容，勸告我放下這個辯論，至少要等到我兒子的婚禮完成之後。「怎樣？」我喊道，「放棄真理麼？他已趕到悖理傷義的邊端了，還讓他再做新郎麼？與其勸我放棄辯論，還是勸我放棄我財產的好。」——「你的財產，」我的朋友回答，「我現在要很抱歉地告訴你，差不多已沒有什麼了。城裏的商人，你的錢寄存在他手裏的，已經逃跑了，借此避免破產法，一鎊的存款連一先令也不想還。我不願意驚嚇你或你的家庭，想等結婚之後再告訴你這件事；但是現在，對於這個辯論，它也許可以使你的熱烈稍爲溫緩；因爲我猜想你自己考慮之下就將勉強你有假裝的必需，至少要等你的兒子有了這位年輕太太的財產保障之後。」——「好呀，」我回答，「如果你告訴我的話是真實的，或許我要成爲乞丐，可決不能使我成爲流氓，或是引誘我放棄我的主義。我此刻就要出去把我的境地通知大家：至於講到這個辯論，就是以前爲討這位老紳士的歡心而讓步的現在也撤回了，並且我無論如何決不容許他稱爲本夫。」

當我發表我不幸的消息時，也不用描寫兩家不同的感覺；可是別人的感覺較輕者，在這一對愛人却也顯得重了。韋爾莫先生，在以前看來就很有拆散婚姻之意，藉此打擊就立加決定了：他有一件完備的德行，就是有深慮——我們七十二歲的老人所剩下的往往只有這一件。

### 第三章

遷徙——我們平生的幸福狀況大都由於自召。

現在我們一家唯一希望就是關於我們不幸的報告或是由於惡意和造謠：可是在倫敦的我的代理人的一封信立即逐一加以確證。財產的損失在我個人看來只算細事：我覺得唯一的不安是爲了我的家庭，因爲他們既已降低其身分，而沒有受過使他們對於輕侮泰然自若的教育呀。

差不多過了兩星期，我才企圖節制他們的傷心；因爲過早的安慰反是憂愁的回憶呢。在那個時候，我的思想用在怎樣養家的未來方法上；後來一處遙遠的鄰縣請我去就一個小副牧師，年薪十五鎊，在那裏我仍舊能夠享受我的主義而沒有侵擾。我立即快活地接受了這個聘請，並決定以稍作農事增加我的薪金。



既已決定，第二件當心的是收集破產後的餘財；所有的債務收來與還清之後，我們所有一萬四千鎊的財產只剩了四百鎊。於是我首加注意的是放下我們家庭的驕奢，以與現在的情況相稱；因為我很明白好高的乞丐本身就極為可鄙。「你們不能聽懂，我的孩子，」我喊道，「我們的謹慎不能防止我們最近的不幸；可是謹慎考慮却可阻撓其效能。我們現在窮了，我的寵兒，智慧分付我們要順着貧賤的處境行事。不用悔恨，從此讓我們放棄奢華，很有許多人就為了奢華而墮落的，就在更窮苦的環境裏，要求得恬靜，能夠恬靜就大家快活了。窮人沒有我們的幫助也過着愉快的生活；那末我們為什麼還不該學習沒有財產的生活呢？不，我的孩子，讓我們從今以後放棄一切門第的自稱；如果我們有智慧，留給我們的還有足夠的快樂呢，讓我們以知足補充財產上的缺乏罷。」

講到我的大兒子，他出身是學者，我定叫他到京裏去，在那裏他的能力也許能夠幫助養家和自立。朋友和家庭的分離也許是與貧窮相伴而至的最痛苦的事情。我們第一次分散的日子不久就到了。我的兒子和他的母親與其餘的人辭別以後，他們都融和了眼淚與接吻，於是走來請我爲他祝福。我真誠地爲他祝福，卽以此再加上五個幾尼作爲我現在賜給他的全部家產。「你是去了，我的孩子，」我喊道，「步行上倫敦，依着你偉大的祖先虎克爾的樣子，他在你之前旅行上那裏去的——從我那裏把從前詹威爾主教同樣地贈給他的這匹馬拿去，這枝手杖；並把這本書也拿去，

它可以在路上安慰你；裏面有兩行書可值百萬金：我曾爲少年，而今老矣；從未見正人君子之爲天所棄，亦未見其子孫之淪爲乞丐。你在旅行時把它作爲你的慰藉。去罷，我的孩子，不論運命如何，讓我每年見你一次；仍要保持着好心胸，再會罷。」他既是誠實，又顧名譽，我把他赤裸裸地拋在生命的舞臺，並無憂慮：因爲我知道不論勝或敗，他必能扮演一齣好戲。

他的離去只爲我們自己作開路而已，不隔幾天我們也就走了。我們曾在這裏享受着好久的安謐；離開鄰里不免要流淚，難以自制。除此以外，一個從未離家十里以上的家庭，現在要作七十里之旅行，我們大家都滿充着戒懼；窮人跟隨着我們好幾里路，他們的叫喊皆爲增加愁煩之助。第一天的旅行我們安全到達距未來退隱地三十里的地方，我們就在路旁村莊上的一家小客店里過夜。當我們領看好房間以後，照我通常的辦法，我願意店主加入我們一起，這一個請求他答應了，因爲他所喝的可以加在明天早上的賬上。可是他認識我搬去那裏的所有鄰里，特別是湯希爾老爺，他就是我們的地主，所居之處距此不過數里。他描述這位紳士，說他除了娛樂以外，不願知道世事，他的親近婦女却特殊地顯著。他看來沒有一種道德能夠阻撓他的藝術和懇勤，周圍十里以內的農家女兒少有他不能成就和背信的。這件敘事使我稍覺苦惱，可是對於我的兩個女兒却

有很不同的效果，她們的面容似乎光耀着將近得勝的希望；我的老婆也不會稍減其歡心，並且相信她們的引誘力與優點。當時我們的思想都用在這上面，老闆娘跑進房來通知她的丈夫，說這位異鄉的紳士，他在店裏住了兩天，沒有錢，可是無論如何要他清贖。

「錢什麼呀！」這位店主人回答，「那可不成；不過昨天的事，他還付了三幾尼給我們的區吏，饒恕一個因為盜狗而遊街鞭打的老而孱弱的兵呢。」可是這位老闆娘仍舊堅持着她第一句話。他正準備跑出房去，發誓無論如何必要他拿出錢來，我請店主人把我介紹給他所述那末慷慨的這位異鄉人。這件事他應允了，這位上等人看來約有三十歲，所穿的衣服也曾一度飾以花邊。他的人材甚好，面上刻着思慮的縐紋。他的說話似乎簡短和乾脆，看來不懂得禮節或是藐視禮節的。

就在店主人離開房間時，我眼見一位上等人陷於此境，不禁向他表示我的關切，就把我的錢袋贈送給他，以滿足他現時的需要。「謝謝你，先生，」他回答，「我很快活，最近我不小心把錢用完了，却還有你這樣人看見。可是我必得先懇求你告訴我恩人的名字和住處，以便早日歸還。」他這個問詢，我不但告訴他名字，和我們最近的不幸，却連

移居的地址都說了。他喊道，「這比我所希望的更其運氣了，因為我自己也要到這一條路上去，因為水大所以逗留在這兒兩天，我希望明天水該退了。」我表示和他作伴頗為愉快，老婆和女兒聯合請求，他才被說服，留着一起吃飯。

這個異鄉人的談話，一聽就令人愉快和得益，引誘我作繼續談話之願望；可是此時最宜休息，俾便恢復精神以抵抗明天的疲勞。

明天早上我們大家都一起前進；我的一家坐在馬背上，我們的新伴侶，白哲爾先生却沿着路旁的小徑上走，他微笑地觀察，因為我們都不善騎馬，他要趕出我們實在不是難事。大水還沒有退，我們必得雇一個領路人，他在前面急走，白哲爾先生和我緊跟在後面。我們把哲學的辯論減輕路上的疲勞。他對於哲學似乎有完備的了解。可是最足使我驚愕者，他雖是個債戶，却強硬地辯護他的意見，倒像他是我的債主了。我們在路上走時，他時或把看得見的鄉間第宅的業主告訴我。「那所房屋，」他指着遠遠立着的一所很華美的房屋說道，「是湯希爾先生的，他是一位擁有鉅產的少年紳士，可全靠着他叔父的遺囑。他的叔父是威廉湯希爾先生，是一位花錢很少的紳士，却把其餘准許他的姪兒享受，他自己住在京裏。」「什麼！」我喊道，我的地主就是這位以道德，慷慨，及怪癖著稱於世之人的



姪兒麼？我曾聽說威廉湯希爾先生是國中一位頂頂慷慨的人，却也是頂古怪的；他是個極歡喜行善的人。「有些事情也許太過了，」白哲爾先生回答；「至少當他年輕的時候把善事施行過度了，因為那時他的感情太強了，可是這些感情都在道德的一方面，所以就領入傳奇式的極端上去。早先他開頭立志在作一個合格的軍人和學者；不久就在陸軍裏出了名，在學者過久也有些聲名。懷大志的人後面總跟着諂諛的；因為這種人只有從諂諛上接受最大的愉快哩。他給許多人包圍着，他們只把他們品格的一方面給他看；如此他就開頭爲了普遍的同情而不顧私人的利益了。他愛全人類；因為財產不讓他知道世界上還有流氓。醫生告訴我們一種疾病，人生了這病全身就有那末靈敏的感覺，只要輕輕的一碰就致痛楚；若干人這樣地受到傷害的都在身上，這位紳士却在他的精神上。不論真假，輕微的痛苦一觸動他的心，他的靈魂就在病態的感覺下，爲憐憫他人而苦惱。這樣的意在救濟，可想而知有許多人來請求救濟了：他的慷慨好施開始損害了他的財產，可不減他的好心；那是的確的，財產在消耗，善心却增長；他全不顧慮他逐漸的耗減；雖然他講話像個明白人，他的行動却是個愚人。至是他仍是給懇求包圍着，可不久就難以壓足每個請他救濟的要求了，只好以口頭答應代替金錢。口頭答應就是他所能頒賜的一切，他可不能毅然決定因爲拒絕而使任何人感到

痛苦呀。對於環繞他的倚賴的一羣，他雖願意救濟，也只能以此給他們，當然他們是失望了。這班長久吊住他的人，留給他的却只是應得的譏諷和輕蔑。他既成爲他人之所輕蔑者，他也以此爲比例而自己輕蔑自己。他的精神倚靠着他們的諛諛，那個供給一拿開，他就覺得在良心的許可中毫無樂趣，可是良心的許可他是從不曉得尊重的。現在世界上的現象開頭不同了；朋友們的諛諛開始變作簡單的稱贊，稱贊又立即變作較爲友誼形式的勸告；而當勸不聽時，勸告又產生了他們的責罵。至此他才知道那班環着他求利的朋友是不足齒數的；才知道一個人的赤心必定要給與可以交換的人的。我現在知道，那——那——我忘掉我要說的話了；總之，先生，他決定要自尊，定策恢復他已低落的財產。爲了這個目的，要依着他自己的壞脾氣，他徒步旅行歐洲，現在，他雖然還不到三十歲，他的境況却比從前更富裕了。現在他的佈施比之從前已較爲合理與有節制了；可還保存幽默的性格，並在怪癖的德行上覺有最大的樂趣。」

我的注意力全給白哲爾先生的敘述吸引了去，我們沿路前進却難得望前看，後來我們給眷屬們的喊叫驚覺了；回頭一看，我發見我的最小的女孩子正在激流的中心，她從馬上跌下去，正和這激流掙扎呢。她已沒頂兩次，這時我也來不及投身救她。甚至我的知覺大亂了，不知道如何救她：如果不是我的伴侶，見了她的危險，就跳入水中救她，她必定要溺死了，他經過若干的困難，就把她安全地拖到

對岸。我們從稍遠的上流走去，其餘的人都安全地渡過；我們就在那裏一家人和她共同致謝。她的謝忱所描述的不如所想像的；她用眼光謝她的恩人比之用言辭為甚，她繼續靠在他的臂上，好像還要接受援助。我的老婆也希望有一天在她自己的家裏報謝他的仁心。以後，我們就在鄰近的客店裏休息下來，一起吃了飯，因為白哲爾先生要到另一地方去，他就離別了；我們就向前進，他去了後，我的老婆說她極歡喜他，又斷言，如果他的門第和財產可與我家相配的話，她不知道再有人能使她更趕快地看中了。她以這樣高貴的神色說話，我聽了之後不禁發笑；但是對於那些無害的幻想之足以使我們更其快活的，我也決無不怡。

---

## 第四章

最貧賤的人也能得到快樂的憑證，快樂不倚  
靠着境遇，却倚靠着天性。

我們退隱的地方鄰近都是農家，他們墾自己的田地，對於富和窮都是同樣地陌生。因為他們自己有着生活必需品，也就難得到京裏城裏去尋覓不必需的東西。

他們離開現代的社會很遠，所以仍保存着太古簡樸的態度；並且習慣着省儉，少有知道節制是美德的。他們愉快地在日間作工，把佳節看作休息和娛樂的間距。他們遵守着耶穌聖誕節的歌頌，二月十四日送真愛的結子，懺悔日吃煎餅，四月一日表示他們的智慧，九月廿九日敲開菓子殼。既已知道我們到達之後，全村的鄰里都來迎接他們的牧師，他們穿着最好看的衣服，吹着笛，敲着鼓前進；並爲我準備着筵席，以表歡迎，我們在席上愉快地坐下；而談話中間所缺乏的俏皮話卻把大笑來補贖了。

我們的小住宅坐落在山坡的腳下，後面覆蓋着美麗的叢林，前面是一條淙淙的河流：一邊是一片牧場，一面是一片草地。我約有二十畝的良田，我給前任一百鎊作爲租費。沒有能超過我小園地的清雅了，榆樹和圓作籬笆的列樹都現出不可形容的美麗。我的屋子只有一層，蓋著草頂，使屋子裏有一種舒適的空氣：裏面的牆好好地刷白過，我的女兒就擔任把她們自己所畫的圖作爲裝飾。雖然一間房間兼做客堂和廚房，却可使其較爲溫暖。除此以外，因爲房屋總保持着極度的清潔整齊，所有盆，盤，鍋鏟都洗滌得很好，一排排地放在架上，眼睛看了不至討厭，就不要較爲富麗的家具了。其他還有三個房間——一間我和老婆住，裏面的一間住着我們的兩個女兒，第三間放兩只床，

住着我們其餘的孩子們。

由我立法的小共和國以下列的方法處理之：太陽剛升起來，我們大家就都聚集在公共的房間裏，爐子早由僕人生好；我們便以適當的禮節彼此道好，因為我總以為保持若干機械化的禮貌方式是適宜的，如若沒有，自由會毀壞友誼的，以後我們便恭謝天主又把一天給予我們。完成了禱告之後，兒子和我們出外從事向例的工作，其時我的老婆和女兒親自準備着早餐，這總是預備好在一定的時間吃的。我答應半個鐘點吃早餐，一個鐘點吃午飯；在這個時間裏我的老婆和女兒尋天真的歡樂；我和兒子辯論着哲學。

因為我們日出而起，所以從不在日落以後從事工作，只是在家屬的期望中回家了；在那裏是微笑的面容，整潔的家庭和愉快的火爐，預備着歡迎我們。我們並非沒有客人；有時我們健談的鄰裏農人法蘭巴露，常來的是這個盲目的吹笛人，他們都來拜訪，並嚐着我們的菓子酒，因製造這種酒的方法既未失去，名聲也就依然。這班無害的人們有若干點可作良好的伴侶；當一個奏弄樂器時，另外的一個就唱着悅耳的歌曲——瓊耐，阿姆斯特朗的「良夜，」或是巴巴拉愛倫的「殘暴曲。」晚上的結束就依着早上起身時的樣式指定我的小兒子念日常的聖經，選文；如果他讀得最響，最清晰，與最善，到了星期日就有半辨士放在他的濟貧箱裏。

星期到時確是穿好衣服的日子，我的一切禁止衣食奢華的命令全然不能束縛。不論我的幻想怎樣的好，以為我的反奢華的演說已克服了我女兒的虛榮心，可是我仍舊察得他們都偷偷地依戀着從前的一切華服；她們還是歡喜花邊，綬帶，琉璃珠，和繡花麻布；我老婆自己對於她的一件紅緞衣保存着熱情，因為我從前曾偶而說它頗為相稱。

特殊地在第一個星期，他們的行為令我大為痛心。我在上一天晚上分付兩個女兒叫她們明天早些打扮好，因為總是歡喜在大家聚會以前好久就到教堂的。她們如期遵從我的分付；可是當我們在早上聚着吃早餐的時候，我的老婆和女兒跑下來了，全身打扮得像從前般的奢華：她們的頭髮塗着香髮油，臉上依風尚貼着黑絹，衣裙在後面縛着一堆，動一動就擦擦地響。對於她們的虛榮我不禁好笑，尤其是我的老婆，我原希望她較為慎重的。於是在急切之間，我的唯一方法就是以一種嚴重的神氣分付我的兒子去招呼我們的車子。對於這個命令兩個女孩子惶惑了：可是我比前更嚴重地重說一遍。「親愛的，你當然在那裏鬧着玩；」我的老婆喊道，「我們能夠好好地跑去：現在我們不要車子來載呢。」——「你錯了，孩子，」我回答，「我們是要一輛車子：因為如果我們穿了這種衣服跑到教堂去，教區裏的孩子，將要跟我們的後面喝彩的。」——「當然，」我的老婆說，「我總以為我的查理是歡喜他的兒女穿得整潔而好看的。」——「你可以如你所喜地怎樣整潔，」我攔着說，「我也更愛你如此；可是一切這種打扮不是整潔，却

是虛飾。這些綉襖，衣緣，貼臉只使我們被我們鄰近的村婦憎惡而已。不要這樣，我的孩子，」我繼續着說，更莊嚴地，「這些長袍也許可以改作稍為樸素的式樣；因為華服是於我們很不相稱的，我們要有適當的樣子。我不知道這種飄帶和條飾富人穿來是否相稱，可是我們試思，照着節儉的打算，貧寒人家的無衣無褐也許就可從奢侈人家的花邊裏得到衣服呢。」

這番力勸却有相當的效果；她們就立刻很鎮靜地跑去把她們的衣服換了；到了明天，我察見我的女兒自願把她們的衣裙剪下來做兩個小弟弟迪克和別爾的星期日穿的背心，我頗為滿意；還有更滿意的事，便是這件長袍已因剪短而改良了。

---

## 第五章

介紹一位新認識的大人物——我們極大希望所寄  
之事物大抵可證為最不幸的事物。

離開屋子不遠，我的前任在一叢山楂樹和忍冬樹的覆蔭下製下一隻椅子。當天氣晴好，而我們的工作完畢之後，我們常常一起坐在這兒，以享受靜謐的黃昏時的遠眺的風景。我們還在那里喝茶，現在這一件事亦已成為偶而的宴會了；因為我們很少舉行，到散播着新鮮的歡意，而喝茶的準備卻以不少的辛苦和禮節作成的。逢到喝茶我們兩個

小兒子總是讀書給我們聽，按例總是在我們吃過之後他們才吃。有時要使我們的娛樂有變化，女孩子們就和着六絃琴唱歌：並且，當她們這樣地形成了一個小音樂會時，我的老婆和我就在滿飾着燈籠花和矢車菊的斜坡上散步，狂喜地談着我們的孩子，享受着衛生而和諧的吹來的微風。

照這樣子我們才察覺人生的各種處境都有其本身的特殊快樂：每天早上喚醒我們去做着反覆的工作；但在晚上却以快樂無事相酬。

大約在秋天的開頭罷，是個休假日，因為我保守着以此為寬弛工作的間距，所以我把一家人都帶到我們常到的娛樂地方，我們的兩個小音樂家也照常開始她們的音樂會。我們正在那裏忙着的時候，看見一只牡鹿突然很快捷地在旁邊跳過，離開我們所坐的地方不到二十步，觀其喘息似乎是給獵人窘迫着。我們沒有多少時間想到這只可憐動物的苦惱，正在此時我們看見獵狗和騎馬的人一陣風地從後面若干距離的地方跑來，照着鹿所走的路遁去。我就立即要和我的家屬回去；可是既為了好奇和驚愕，或是為了若干更隱蔽的動機，我的老婆和女兒都坐牢在椅上。騎在最先的這個獵人很迅速地經過我們，後面隨着四五個人，看來也一樣地匆促。最後是一位少年紳士，他的面貌比其餘的人較為文雅一點，他跑上前來，注視我們一會，忽然停步，不去獵獸了，並把他的馬交給伺候着的僕人，帶着一種很不經意的高傲的神氣走近我們。他看來不要介紹，就跑來



向我的女兒施禮，好像一定能得到好意的歡迎的；可是她們老早都會學過以面色對付膽大妄爲的一課。這末一來他就告訴我們他的名字是湯希爾，就是繞着我們擴展出去的這片地的業主，於是他重又向我家的婦女們施禮；以這樣的財產和衣服華麗的勢力，第二次就不遭拒絕了。他的言辭舉動雖是自恃，却很從容，我們就立刻更爲熟習了；他看見樂器放在旁邊，就懇求賞奏一曲。我是不贊成這種不相稱的結交的，就向我的女兒看了一眼，要想阻止她們的應允；可是我的暗示却給她們母親所使的暗示反對，於是她們就以很愉快的神氣唱了一只好聽的德立盾所製的歌曲。湯希爾先生似乎對於她們的歌唱和選擇都有很大的愉快，就自己拿起了六絃琴。他彈得很不高明；可是我的大女兒却將他剛才的贊賞加利奉還，還斷定他的聲調甚至比她的教師還要響亮。他鞠躬致謝這個贊譽，她也恭敬還禮。他贊她的文雅，她贊他的穎悟：就是認識了幾十年也不過如此：其時這個溺愛的母親也一般快活，堅請她的地主進內喝一杯菓子酒。全家似乎都誠懇地討他歡心：女兒想把她們認爲頂頂時髦的題目款待他；摩西却適得其反，把一二個古老的問題問他，因爲他見人家發笑甚爲滿意；兩個小兒子也不減其忙碌，親愛地緊靠着這個陌生人。我費了不少的力才好容易止住他們污穢的手指摸到他衣服的花邊上而

把它弄髒，止住他們把衣袋的蓋揭開，看裏面有些什麼。將近黃昏時他告別了；可仍要求允許他再來探訪，因為他是我們的房東，這件事我們就毫不遲疑地同意了。

他剛才一去，我的老婆就召集了個家庭會議，討論日間之事。她的意見以為這是頂頂難得的機緣；因為她知道還有比適才所遇之事更奇怪的哩。她希望重看見我們有出頭之日，和最高貴的人平等；結稍她斷言何故兩位林格爾小姐嫁着富人家，而她的兩個却不能得到呢，據她看來毫無理由。末一段的辯論是針對着我的，我也斷言看不出什麼理由；可是何故新金先生打着了一萬鎊的彩票，而我們卻只能以廢票自娛呢。「我斷言查理，」我的老婆說，「當我和女兒高興時，你就把這種話來沮喪我們。告訴我，親愛的莎菲，你以為我們的新客人怎樣？你以為他像個好脾氣的人麼？」——「當然是的，媽媽，」她回答；「我看他對於各種東西都有許多話說，從不曾窒住；愈是極細微的題目，他也愈有得話說。」——「是呀，」奧麗繁喊道，「他很夠做個男子；但是，由我看來，我不大歡喜他，他太莽撞和親熱了；彈六絃琴也極為討厭。」前面兩段談話我以反襯法解釋之，藉此察知莎菲心裏是輕藐，而奧麗繁却祕密地贊賞他。「不管你們對於他的意見如何，我的孩子，」我喊道，「說句老實話，我並不歡喜他。不相稱的友誼終因相憎而終止；我想不管他如何隨便，他似乎很覺得我們的分際。讓我們和同階級的人作伴罷。世上再沒有比趨炎附勢之人

更可鄙的人了；我也看不出理由，爲什麼趨炎附勢之女人不該鄙視呢。因此，從最好方面看來，如果他的意思是正大的，我們還是可鄙；可是如有他意呢！那使我想到便要戰慄了。確然我並不疑懼我孩子的品行，可是他的品行我却頗有一點憂慮。」我還要說下去時，却給這鄉紳差來的僕人中斷了，他送給我們一塊鹿肉，表示着敬意，還答應過幾天到我們這裏來一起吃飯。這件當令的餽贈極有力量地爲他辯護，遠勝過我說的掃興話。於是我只好繼續不響，剛才已把危險指出來也就滿意了，讓她們自己考慮，避免這種危險罷。道德之需要常加守衛者便是不甚值得守衛的。

---

## 第六章

### 鄉村家庭的快樂

我們把上述問題辯論得相當熱烈，爲要息爭起見，一致同意我們該將鹿肉的一部分作晚餐，女孩子們就活潑地擔任了這個工作。「真可憐，」我說道，「我們沒有鄰里或客人來共享這個樂趣：這種宴會從招待上可以得到雙重的風味呢。」——「得了！」我老婆說，「這兒我們的好朋友救過莎菲的白哲爾先生來了，他的辯論可把你打敗了。」「駁倒我的辯論麼，孩子！」我喊道，「那你錯了，親愛的：

我相信少有人能夠駁倒我：你製鵝排的本領我不爭論，可是我請你把辯論一事也留給我罷。」我正說時，窮苦的白哲爾先生跑進屋子了，我們全家都歡迎他，懇切地和他握手，小迪克慇懃地端椅子給他。

我歡喜和這個窮人做朋友有兩層理由：(一)因為我知道他要我做朋友，(二)因為我知道他極力和我結交。他以貧窮上等人的性質著稱於我們的鄰里間，當他年輕時不做好事，雖然至今他還不到三十歲。他間或說着極有意思的話；可是大多喜歡和兒童作伴，他總是叫他們做無害的小人兒。我察得，他唱歌給他們聽，講故事是有名的；很少有跑出去而袋裏不藏着什麼東西給他們——一片餅，或是價值半辨士的叫子。他年常到這裏住幾天，通常總住在我們的鄰家。他坐下來和我們一起喫晚飯，我的老婆也不吝惜她的菓子酒。座上各人輪說故事；他唱幾只老曲子，告訴孩子們鹿的故事，「有耐心的吉利齊，」 「開斯金的冒險，」和「羅沙蒙的草亭。」我們的公雞總在十一點鐘啼的，現在告訴我們是休息的時間了；可是一件沒有預先見到的困難來了，讓這個客人如何歇宿呢：我們所有的床舖都佔住了，叫他到最近的酒店裏去也太遲了。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小迪克說如果他哥哥摩西讓<sup>他</sup>一起睡，他願把他所佔床舖獻給他。別爾也喊說，「如果我姊姊肯帶我一起，我可以把我的一分給白哲爾先生，」——「好的，好孩子，」我說道，款待客人是基督徒主要義務之一。野獸宿在洞穴裏，鳥飛到巢中；可是無告

之人只能在他同類中找栖身之處。世界上最偉大的無告者就是來救世的人。他從沒有房屋，好像要看留給我們間的「款待」如何。——「提波拉，親愛的，」我對我老婆說，「給孩子們每人一塊糖；讓迪克拿塊最大的，因為他先說。」

在清晨，我召集全家幫忙收二次收穫的乾草，我們的客人貢獻他的助力，我們便加以接受。我們的工作進行得很輕鬆，我們稻草轉向風口；我在最先走，大家依次緊隨於後。可是我不免要觀察白哲爾先生仔仔不倦地幫助我的女兒莎菲做她一分的工作。當他完畢他自己的工作時，就和她聯合，並且進於密切的談話：可是我對於莎菲的穎悟有很好的意見，並深信她的大志，所以對於這個窮人並無不洽。當我們完畢了一天工作之後，我們請白哲爾先生再留一夜，但是他拒絕了，因為他那一夜要在鄰家過宿哩，他還帶一個叫子去給他們的孩子。當他去後，我們晚飯時的談話就轉到我們新近的不幸的客人了。「真是個強有力的例證，」我說，「那個不幸的窮人年輕時不是度着浮薄和奢侈的生活麼！他不見得沒有意識，却適足增加其以前的愚蠢而已。可憐的被棄絕的東西呀！這班酒徒這班拍馬的人，一度曾為他鼓與受他命令的，現在到那裏去了？伴着的蕪片因為他的浪費致富了。從前稱贊你的，現在却在稱贊着這班蕪片：從前他們為他的俏皮話而大笑，現在卻變作譏笑他的愚蠢：他是窮了，也許是該窮的；因為他既無獨立之志，又無有用的技

能。」也許被若干祕密的理由所激動，我把話說得太激烈了。這一番話莎菲就溫文地表示反對。「不管他從前的行止怎樣，爸爸，他的情形現在可以免掉責罵了。他現在的貧苦就足以懲罰他以前的愚蠢；我曾聽爸爸自己說過，我們不該以不必需的打擊加於一個犧牲者，因為上帝執着罰惡之權呢。」——「你是對的，莎菲」我的兒子摩西說，「有一件事表示那末惡毒的一種舉動，這件故事告訴我們，有個鄉下人企圖剝馬斯牙（Morsya）的皮，雖然他的皮早已給別人剝光了；況且，我不曉得這個窮人的地位是否像我父親所說的那末壞。我們不要以設身處地所感到的東西判斷別人的感覺。我們眼中看來田鼠的住宅是黑暗的，也許田鼠自己覺得這個房間是夠光亮的呢。並且老實說，這個人的精神似乎與他的處境相合；當他和你談話時，我從不曾聽得有人會比他今天更高興的。」他這句話毫無暗示；却激起了紅暈，她想設法遮蓋，便假裝着笑；對他斷言她相信以前他或許是個很好的上等人。她迅速地表明她自己，以及她的紅暈都是我心中不贊成這一種表徵；可是我壓制着我的疑心。

我們期待着明天來的地主，我的老婆跑去做鹿肉的包子，摩西坐着念書，其時我教着兩個小兒子；我的女兒也和家一樣忙碌；我觀察她們好久，其時她們在爐子上

煮什麼呢。起先我猜想她們在幫助她母親；可是小迪克在耳邊通知我，她們在做洗滌膏塗臉。各種洗滌膏我有一種天性的憎惡；因為我知道非獨不能修補皮膚，反而要損壞它。於是我把椅子逐漸移近爐旁，執了火棍，好像要通火，而偶然失手的樣子把整個的化合物打翻，這時要想另做也來不及了。

## 第七章

描寫一個京裏的機靈人——頂笨的人也可  
學習玩一兩夜的小丑。

當我們招待少年地主那一天的早上到了的時候，可以容易地猜出什麼食物都用完了以期不失體面。還可猜想，我的老婆和女兒趁此光陰穿着她們最漂亮的衣服。湯希爾先生和兩個朋友一起來，他的牧師和食客。他有禮地命令不少的僕人都上隔壁酒店去；可是我的老婆，她得意得很，堅執要一起招待他們；爲了這一來，老實說，後來我們一家還缺了三星期的糧食。因爲白哲爾先生曾向我暗示，說他要向韋爾莫小姐求婚，就是我兒子喬治以前的情人，這件事大爲沮喪對於他的誠懇的歡迎！但是無意之中有件事情把我們的煩惱解除幾分，因爲座間有一個人偶而提起了她的名字，湯希爾先生就發誓說，他從不曉得有比以醜婦

爲美人更其可笑的事了：「因爲，若是謊話，就該天打，」他斷續說道，「如果我仗着燈光的通知，在聖鄧斯頓堂的鐘下選擇我的夫人，却不能找到許多快樂的話。」這一番話他發笑了，我們也照樣笑；富人的笑話總是成功的。奧麗繁不禁耳語，卻高低足使他聽得，說他有無限的幽默。

喫過飯，我開始照平常一樣舉杯祝頌教會；這個祝頌，這位牧師向我道謝，據他說教會就是他愛情所寄的唯一女情人了。「來罷，老實告訴我們，法蘭克，」這位紳士說，照平常一樣地伶俐，「如果一方面你現在的情人教會，穿了細麻布的袖子，在另一方面是莎菲小姐，身上沒有一絲麻布，你愛那一個呢？」「當然兩個都愛，」牧師說。「對的，法蘭克，」紳士說：「也許這杯酒窒死我，可是一個美貌的女子就值得世界上所有的牧師計策；因爲什麼宗教說什麼把戲都是勒索，都是混賬的撞騙？並且我能夠證明它。」——「我願意你如此，」我的兒子摩西說；「並且我以爲，」他繼續着說，「我應該能夠回答你。」——「很好，先生，」紳士說，他立即愚弄摩西，又向座上諸人使眼色，叫我們準備聽笑話：「如果你對於這個問題用和平的辯論，我準備接受你的挑戰。第一，你還是用比喻法呢，還是問答法？」——「我用理性的方法，」摩西說，因爲許他辯論甚爲快樂。「很好，」鄉紳說：「首先解決的問題，我希望你不反對不論什麼「是」的就是「是」的：如果你不承認那句話，我也不能往下講了。」——「爲什麼，」摩西回答，「我以爲可以承認那一句，我就將利用它。」——「我也如此希望，」另一



個人回答，「你必得承認分小於全。」——「我也承認的，」摩西說，「這是公道而合理的。」——「我希望，」這位鄉紳說，「你不能反對，三角形的三角相加等於兩直角。」——「沒有再淺顯的了，」另一個人回答，照他平常鄭重的樣子望四周一看。「很好，」這位紳士說，說得非常快；「前題已經這樣定下了，我進行說下去，「自存」的「連環，」用「倍反比例法」申說之，天然產生一種「未定的問答，」這種多少可證明的「靈性」的本質可以歸在「第二標準。」——「慢來，慢來，」另一個人說，「我反對那一層。你以為我能夠就這樣給這種異端馴服麼？」——「什麼，」鄉紳回答，好像發怒般，「不服麼！回答我一個淺顯的問題。你以為亞里斯多德說「關係的就是關係，對的麼？」——「無疑的，」另一個人回答。——「如若這樣，那末，」鄉紳說，「直接回答我的提議：你會判斷我的「省略體」中第一部分之逐層推究所缺乏的「依據，甚至，或是少於」麼？說出你的理由，我說，直捷地。」——「我斷言，」摩西說，「我不能無誤地了解你理由的旨趣；可是如果可以縮做一個單一的命題，我想才可以回答你。」——「吓，先生，」鄉紳說，「我很對不起你；我覺得你要我把辯論和智力一起供給你。那不能，先生！我敢說你太苛虐了。」這句話有力地引起對於可憐的摩西的訕笑，他只好以憂鬱的形象坐在一羣快樂險蛋的中間；整個的歡宴中他再不說一個字音了。

可是雖然所有的這番話使我不樂，對於奧麗繁卻有很不同的效果，她誤以為這是幽默，其實只是一種記憶力的表

演而已。於是她以為湯希爾是個很好的上等人，可是如果想到他是具有好容貌，美衣服，和財產，三要素的人物就將輕易地寬恕奧麗繁了。湯希爾先生，不管他實在沒有學問，却說得漂亮，能夠流利地暢談會話中的普通題目，那末如此的才智贏得一個女孩子的愛情是不足為異的了。女孩子所受的教育是重視她自己的外表，自然也重視人家的外表了。

他離去之後，我們重又進行辯論我們青年地主的優點。因為他把他的眼光和談話針對着奧麗繁，所以她是引他做客人的目的物已無可疑。這一會她的弟妹天真地取笑她，她也不惱。甚至提波拉自己似乎也分着日間的光榮，歡祝她女兒的勝利，好像就是她自己的勝利一般。「現在，親愛的，」她向我說，「我將直認是我們教導我的女兒鼓勵我們的地主求愛的。我總有一種志向，現在你可看出我是對的；因為誰知道這件事如何結果呢？」「噯，誰知道，真的！」我回答，哼了一下：「據我看來，我是不歡喜他的：我會更歡喜一個窮苦而誠實的人，却不歡喜這個有錢而沒正義的漂亮紳士；如果他真是我所疑的那般人，我確信沒有一個不信宗教的人會娶我的女兒。」

「確然，父親，」摩西說，「這番話你太嚴厲了；因為上帝決不責罰他想什麼，却責罰他做什麼。每個人有成千的邪念，邪念一起就沒有壓制它的力量。自由地思想宗教也許是

這位紳士的自願；雖然承認他的思想錯誤，可是他是情不自禁，他的過失不必再加譴責，正如城裏的執政官沒有城牆的隱蔽而被迫資敵一樣。」

「不錯，我的兒子，」我說：「可是如果這位執政官把敵人請來，他是不能無罪的；擁有過失的人總是這樣子。其過失不在於承認他們眼見的證據，却在於不見所提供的證據。如此說來，雖然我們錯誤的意見，其形成非由自願，可是如果我們立意存壞思想，或是很不經意地形成，我們就該爲過失而受罰，或因愚蠢而受輕視。」

現在我的老婆雖不算辯論，却也談話不停；她說，我們相識者之中有幾個很慎重的人都是自由思想者，却是很好的丈夫；並且她知道若干有知識的女子有本領感化她的丈夫，使他信教。「並且誰知道，親愛的，」她繼續着說，「奧麗繁的能力怎樣呢？這個女孩子每種問題都能說上好許多話，據我看來，對於爭辯的技術是很高明的。」

「爲什麼，親愛的，她會念過什麼爭辯書呢？」我說。「我並沒想到會把這種書放在她手中；你把她的優點估得太高了。」——「真的，爸爸，」奧麗繁回答，「她並沒把我估高；我曾念過許多的爭辯書。我曾念過德華根和斯圭爾的爭辯；羅濱遜與野蠻人星期五的爭辯；現在我正從事閱讀宗教敬仰一書中的爭辯。」——「很好，」我說，「那是個好女子；我覺得你有感化人家入教的完備資格了，那末去幫助你母親做菓子醬罷。」

## 第八章

愛情，雖不能得到全部的幸福，却也可得一部份。

下一天早上白哲爾先生又來過訪了，雖然爲了若干理由，我起先不歡喜他常常來往；可是不能在我家庭中，火爐邊拒絕他。這是真的，他的勞動足以酬報他的款待而有餘；因爲他用力和我們一起作工；不論在牧場上或是在草堆邊他總是爭先出力。除掉他常說什麼可喜的話足以減輕我們的辛苦，並且敏捷而不落恆蹊之外，並是那末有意識，使我愛，使我笑，還使我可憐他。我的唯一憎惡起於他向我女兒發露的依戀：他會用一種玩笑的態度叫她做他的小情人，有時他買一組花邊送給兩個女兒，莎菲總是最好的。我不知道爲什麼，可是好像他一天比一天的和藹，他的俏皮話也進步，他的天真素樸却有聰明的最上等氣象。

我們一家在田裏喫飯，我們坐着，還是說斜靠着罷，環着多少適中的飯菜，我們的衣服鋪在草上，這時白哲爾先生就把愉快之氣給與全席。還有更使我們滿意的，兩隻黑鳥在相對的籬笆上互相應答，熟識的知更雀飛來在我們的手裏啄麵包屑，每一種聲音都好像是靜謐的回聲。「我從未如此坐過，」莎菲說，「但我想到蓋先生甜蜜地描寫的兩位愛人，他們互抱而死於雷擊。這篇描述頗爲悲慘，我讀了上百遍還有新的狂喜。」——「據我看來，」我的兒子說，「那

篇描述中最妙之點還遠在奧維的阿普斯和蓋拉梯中的描述之下。這位羅馬詩人很明瞭反襯法的使用，用那種方法，加以藝術的處理，所有悲慘的力量所恃者在此。」——「這是顯著的，」白哲爾說，「你們提起的兩位詩人都因為行間滿載着詞藻，一般把錯誤的風味相幫介紹到本國來。天才不夠的人覺得他們的缺點最易模仿；因此現在英國的詩歌正像羅馬帝國的末年般除掉聯貫華麗的字眼空無所有，沒有布局或接榫，一串詞藻，足以改進聲調，却不能載意。可是也許，馬丹，我這樣地譴責他人，你將以為我也該給他們一個報復的機會；真的，我之所以說這一番批評只為要有介紹一首詩給諸位的機會，這首詩，無論它有什麼其他的缺點，可是我想至少可免我上面所說的那種毛病。」

## 隱士歌

### 歌 謠

「巖栖隱士盍歸來，  
導我孤寂徑  
其間汝燭燭荒谷  
光現相款影。」

「零丁孤苦余所屢  
步既艱兮又以緩；  
嗟此曠野無邊際，  
我往從之悠且遠。」

「隱士爲言子慎之，  
無爲歷險入危途；  
彼間妖火至無信  
將引汝入死亡墟。」

「此間足爲露處需  
余門乃常開；  
器皿雖少，  
與汝嘉意延汝來。」

「天將暮兮汝安歸  
小室百物皆可推；  
睡以蘆床，食以粗礪，  
爲汝騰祝，與汝息爨。」

「牛羊戲山谷  
免死余所判；  
帝憫我兮我憫渠，  
帝之教兮何可刊。」

「言從山嶺碧草畔  
賜汝宴飲無邪非；  
羹以野菜與鮮菓  
飲汝泉水至芳菲。」

「香容盍歸來，根絕汝思慮，  
世間百務皆乖謬；  
人之所需無多餘，  
卽此所需非長久。」

柔如天降露，  
聞此溫旨垂；  
謙謙異鄉客，  
輒期入室與相隨。」

遙遙曠野蒼然垂  
 蕭寂斗室爰在茲；  
 鄰家貧士他鄉客  
 失路於焉爲宿棲。

陋樸草屋百不具  
 無用守視情人應；  
 去門關小門，  
 延此兩人進。

勞勞衆生倦  
 薄暮各歸息，  
 隱士爲剪燭  
 娛此懷憂客；

爲展蔬菜儲，  
 欣然促客食；  
 爲說古學精，  
 遣此纏綿夕。

抱此同情趣，  
 小貓陳百戲；  
 爐邊蟋蟀鳴，  
 柴爆火星舉。

維此娛人景  
 不慰客心愁；  
 深憂在胸抱，  
 清淚潸然流。

隱士偵所悲，  
 因此幽恨懷；  
 [呼子隱憂客，  
 何處腹中著悲思？

「棄擲富貴家，  
強作汗漫遊？  
或爲友道悲不反，  
或爲情愛遭離休？」

「嗟哉富貴所娛人  
至微至陋且速朽；  
若人重此卑賤事，  
會見過此卑且陋。」

「友道但空名，  
其趣可促睡；  
其影隨名利，  
而棄貧士淚？」

「愛情唯虛聲，  
嬌女以惑人；  
地上不可見，但當  
尋之斑鳩巢，

「願子抑所悲  
願子棄所思」  
隱士言未已，  
紅霞倏現癡情兒。

隱士驚見麗色新，  
但見紅霞雙頰侵；  
色若晨曦散光暉，  
倏復不見返其真。

羞臉與喘胸，  
交有驚懼心；  
客乃起自承  
實爲美婦人！



「祈汝恕異客，  
被棄顛沛餘；  
汚足入汝室  
此中上帝與汝居。

「爲情失路者，  
應爲汝所憐；  
彼尋栖宿處，  
路中作伴繼憂煎。

「我父居傍泰晤河，  
家世富貴高門第；  
所生一女寵愛殊；  
傾產願作裝匿計。

「欲自慈懷奪余去，  
紛紛年少求作婿；  
譽我容貌美，  
誇彼相愛意。

「時時重利人  
爭以富貴獻；  
愛文雜其中  
鞠躬未言愛。

「所服至卑陋，  
亦無錢與勢；  
但有智慧乃無價，  
卽此已稱余心意。

「晴日好花開，  
向晚露漑漑；  
光明與清潔，  
難與若人比。

「甘露，樹上花  
美色眩一刹；  
彼美若花露，嗟余  
無恆乃相若！

「以術愚彼人，  
頻數無實際；  
余心知其情，  
以彼痛苦為勝利。

「為余輕藐彼心沮，  
決去誓造荒寒區；  
竊死其地無猶豫，  
獨留一身驕自娛。

「余既悲兮又以悔，  
余身報之死所甘；  
誓將尋此荒寒區，  
即彼死處葬我骸。

「匿此無望復無偶，  
但甘一死何所愁；  
愛文為我死，  
我當為彼逝。」——

「隱士言汝慎勿死，  
力挽美人入懷中；  
美人回身將譴責，  
卻見挽者為愛文！

「我愛安利盍回身，  
美人回首且相視；  
汝之愛文久不見，  
即此與汝結新愛！

「持汝貼我心，  
百事皆棄除；  
一切皆我有，  
彼此無離居。

「卽此一刹毋遠離，  
以誠相愛共相處；  
微歎足以摧心肝  
卽汝愛文亦不杼。」

當時在誦讀這一首詩時，莎菲好像混合着一種溫柔的空氣在她的讚美中。可是不一會，我們的安靜就被我們旁邊的一聲槍聲擾亂了；緊接着，看見一個人突然穿過籬笆拾起他打下的獵獲物。這位遊獵家就是紳士家的牧師，他打下了一只剛才那末諧和地唱給我們聽的黑鳥。槍聲那末響又是那末近，我的兩個女兒都受驚了；我看見莎菲在驚嚇之間投身入白哲爾先生的懷中，以作保護。這位上等人跑來，又請寬恕他驚擾了我們，說是他實在不曉得我們坐得這末近。於是他靠我的小女兒旁邊坐下，做出獵人的樣子，把他早上殺死的東西獻上。她正要拒絕時，她的母親偷偷地看了一眼，她便改正錯誤，接受他的禮物，雖然有點不情願。我的老婆，像通常一樣，自她耳語中可以發見她的得意，說，莎菲已經征服了這個牧師，好像她姊姊征服這位鄉紳一般。可是我疑心她的愛情已放在另一對象上，這是頗屬可能的。這位牧師把使命告訴我們，說湯希爾先生準備下音樂與點心，意欲那一夜裏在我們門前的草地上，月光下為兩位小姐開一個跳舞會。「我不能諱飾，」他繼續着說，「我是第

一個送到這信的該有一種利益，我所希望的獎賞是有此榮幸做莎菲小姐的伴舞者。我的女兒回答這句話說她並不反對，「如果她能光榮地這樣做。」她繼續着說，「可是這兒有一位上等人，」注視着白哲爾，「他在日間的工作裏做我的伴侶，那末在娛樂中他是合當有一分的。」白哲爾先生致謝她的好意，可是把它讓給牧師，說，他在那一夜裏要走五里路，因為人家請他吃豐收的夜飯。他的拒絕據我看來有點奇怪；並也不懂像我女兒這樣有知識的女孩子如何會寧取一個破產的人，而不取希望較大的人呢。可是男子是最能夠分別女人的優點的，那末女子對於我們也常有準確的批判了。兩性間好像正在互相偵察的地位，各有不同的本領，適應於互相偵視上。

## 第九章

介紹二位極有聲譽的夫人——最上品的華服總被認為最上等的教育。

白哲爾剛才告辭，莎菲就答應和牧師跳舞，這時我的小兒子倆從屋裏奔來告訴我們，說這位鄉紳帶了一大羣的同伴來了。我們回去，就看見我們的地主帶着一對清客和兩個穿得很華麗的年輕女子，他給我們介紹說她倆是京裏極有聲名和極時髦的女人。碰巧我們的椅子不夠大家坐；湯

希爾先生立即提議說每個男子都可坐在女人的膝上。這件事我應嚴加反對，不管我老婆不贊成的眼色了。於是就急派摩西去借了兩只椅子，又因為我們要女人成隊的跳對舞，這兩位先生就跟他去請一對伴舞者。椅子和伴舞者都立刻準備好了。這兩個清客回來帶着我鄰居法蘭巴洛的花朵兒似的小姐，炫耀着紅的結子。卻有一件無可避免的不幸情事：雖然這兩位法蘭巴洛小姐在這教區裏算得頂頂好的跳舞者，並且了解輕快舞，輪轉舞，十分純熟，可是她們却統不曉得對舞。這件事起先窘住了我們，可是後來拖拖拉拉了一會子，她們終於也就很快樂地跳下去了。我們的音樂包括着兩隻提琴，合着一枝笛和一面鼓。月光很亮；湯希爾先生和我的大女兒領導這個跳舞會，旁觀者也大為欣喜；因為這班鄰居們，聽得要做什麼事，大家都聚在我們的四周了。我的女兒動作得那末文雅和活潑，我的老婆不禁心裏也顯出得意來，向我確證，說雖然這個小妖精跳得那末聰明，可是所有的步子都是從她那裏偷去的。京裏的夫人們竭力掙到一般的從容，可是沒有成功。她們托開兩手，僵僵着身體，裝着愁容，和跳來跳去；可是一切都是徒然；旁觀的人確也承認這是好的；可是鄰家法蘭巴洛說，麗維小姐的腳聲與音樂合拍好像同聲一般。當跳舞持續了一個鐘點之後，這兩位夫人恐怕着了涼，動議停止跳舞。其中一個，我以爲，用一種很粗鄙的說法表示她在這時的感

覺，她說的是，罰咒她出了一身臭汗。我們回進了屋子，看見有很上品的冷食，這時湯希爾先生分付一起帶來的。這時的談話比前謹慎得多了。

這兩位夫人都把我的女兒拋到陰影裏去了；因為她們別的不講，只講闊話，和闊氣的伴侶；還有其他的時髦話，例如圖畫，風尚，莎士比亞和玻璃杯的樂器。這是確實的，她們有一兩次滑出令人悚然的賭咒，我以為就是她們富貴人家的確鑿符號，雖然一向有人告訴我賭咒是最不時髦的，她們的華服畢竟替她們談話中任何粗俗話罩了一層網。我的女兒好像對於她們的上品技能很羨慕；所呈現的不對地方都歸之於最上流社會的舉止。這兩位夫人的屈尊卻更勝過她們的技能。其中有一個說，倘若與麗繁小姐多見一點世面，她必定有莫大的進步。對於這句話，其他一個加一句，說只要在京裏一個冬天就會把她的小莎菲做成大不相同的樣子了。這兩句話我的老婆熱烈贊同；還說，再沒有比她叫兩個女孩子受一冬天磨練工夫更熱心地願望的事了。對於這句話我忍不住回答，說她們的教養已勝於她們的財產了，再加修練只是使她們的貧窮奇形怪狀，並把她們無權享有的快樂風尚給於她們罷了。「什麼快樂，」湯希爾先生說，「她們不該享有呢？她們已有那末多的權力以願賜快樂呢。至於我的一方面，」他繼續著說。「我的財產很大；愛情，自由，和快樂就是我的座右銘；可是我發誓；

如果我把一半的財產給我美麗的奧麗繁，就可使她快樂，那她就可以有這分財產，我所求報的恩寵只是財產之外再加上我的身體一起贈給她。」我對於世務不致那末陌生，甚至不曉得這種用以隱蔽最下流提議之侮辱的時髦話；可是我努力壓制我的憤怒。「先生，」我說，「你現在屈尊光降的那一家，都曾受過愛惜名譽的良好教育和你一般。如有傷害它的任何企圖就將隨以危險的效果。先生，名譽就是我們現在唯一的財產，對於那個最後的珍寶我們必得特別留心。」我立刻抱歉我所說的話太激烈，因為這位青年紳士抓住了我的手，賭咒說他贊賞我的精神，雖然不贊同我的猜疑。「講到你現在的暗示，」他繼續着說，「我斷言我的心裏也正如此想。不，一切的引誘包圍着道德，可決合於我的嗜好；因為我所有的愛情是以襲擊運用之的。」

這兩位太太，假裝不懂湯希爾的話，看來很不以剛才的放肆為然，就開始很謹慎，很莊重地談論道德；我的老婆，牧師和我就立即參加；而這位鄉紳終於自認對於他以前的過言感着慚愧。我們談論着節制的快樂，以及不染罪惡的精神上的光明。我是那末的快樂，以為我的小孩子過了通常的時間還不睡，却聽到那末多的好話。湯希爾先生甚至比我還要進一步，問我如若祈禱有什麼反對。我快活地擁護這個提議；於是，照着這個樣子，這一夜在頂舒服的生涯中過去，直到這一班人想到回去才罷。兩位太太看來很不願意

和我兩個女兒分別，因為她們很懷着特別的愛戀，於是——起要求我讓女兒到她們家裏去。這位鄉紳附議，我的老婆加上懇求；兩個女兒也望着我看好像她們也高興去的。在為難之中，我說了兩三個不能應命的理由，我的女兒却毫不費力地撇開了；那樣我終於不得不說決不准去；爲了這件事明日整整的一天我挨着愠怒的眼色和簡短的回答。

## 第十章

這個家庭企圖和比他們景况好的人家競爭——當他們企圖把場面做得在景况之上時，未免可憐。

我現在開始覺察所有一切我的冗長而苦心的對於節制，簡樸，和知足的演說全理會。因為最近比我們景况好的人對我們另眼看待便把我使其不發而沒有撇掉的驕氣重又喚醒了。我們的窗子重又照常擺滿塗頸項，塗臉的膏子。出門怕太陽，因為他是皮膚的仇人，在家怕火爐，因為它是膚色的破壞者。我的老婆說起得太早會傷害她女兒的眼睛，飯後作工會紅鼻子，她還對我說，如果她們一點也不做，兩手便會其白無比。於是，不去縫完喬治的內衣，卻把她們的舊紗衣，改做時式，或是在藤布上裝着花。她們從前快活的伴侶，可憐的法蘭巴洛小姐就被擯斥了，好像可厭的相識，整個的談話現在都說着高貴的生活和高貴生活的伴侶，說



着繪畫，風尚，莎士比亞和音樂的玻璃杯。

如果沒有算命的游民來把我們抬到那末高大，我們的過分或將就此爲止。這個黃黑色的女巫一出現，我的女兒就奔到我這兒討一個先令，要每人在她手上把銀錢劃一個十字。老實說，我也自居聰明得厭了，不得不聽她們的請求，因爲我愛見她們快活。我每人給一個先令；可是爲了家庭的榮譽，應加說明，她們並非沒有錢；我的老婆總是大度地每人給一個畿尼放在袋裏，可是却有嚴格的訓諭不准兌換。在她們和這個算命者關在房裏一會子，跑出來之後，我從她們的面色上曉得這個算命曾以什麼偉大的東西許她們了。「好的，我的女兒，你的前程怎麼樣？告訴我，麗維，這個算命對你說的話，值一個辨士麼？」——「我斷言，爸爸，」這個女孩說，「我相信她和魔鬼有來往，因爲她認真地宣稱我在一年之內要嫁一位鄉紳！」「好的，現在莎菲呢，我的孩子，」我說，「你所有的是那一類的丈夫？」「老爺子，」她回答，「我在姊姊嫁給鄉紳之後不多時就嫁給位爵爺。」「怎樣，」我說，「難道那就是你們兩先令換到的一切麼？兩先令只值一個爵爺和一個鄉紳！你這個蠢物，我只要一半的錢就答應你一位王子和一位大富翁。」

她們的好奇心却隨之以很嚴重的效果：我們現在開頭以爲我們由星指定着極高貴的命運，並已預期着我們未來的光耀。

有一句話已說過上千遍了，可是我必得再說一遍，我們

所期望的虛境，實在要比實收的效果更為快樂。第一種情形，我們可以照着自己的胃口煮菜；第二種呢，自然為我們煮好了的。為了我們的樂趣而幻想出來的空中樓閣口所難述。我們以為我們的幸運已重復抬頭了；並且好似全個教區都在說鄉紳愛上了我的女兒，她也真實地和他這末着；因為他們勸誘她動情的。在這個諧和的時距中，我的老婆做着世界上頂幸福的夢，這種好夢她天天早上鄭重地，準確地，很留心的告訴我。有一夜是一具棺材和交成十字的骨殖，這是婚期將近之象，在又一時，她夢想她的女兒袋裏充滿着小銅錢，一種象徵說她們在最短期間要滿載着黃金。女兒們自己有她們的預兆：她們覺得唇上的奇怪接吻；她們看見燭光結成環形；從火裏跳出像銀色般的燃燒物；和埋藏在每只茶杯底下的真情結。

將到本星期的末一天，我們從京裏的兩位太太那裏收到了一張卡片，裏面寫着她們的恭維話，她們希望在下天星期日在教堂裏和我們全家相見。這樣一來，在星期六的整個早上，我見老婆和女兒聚着密談，不時向我看一眼，看來在商議詭計。老實說，我強烈地疑心她們準備着若干可笑的提議，在明天表示光輝。在晚上，她們用很正常的樣子開始她們的經營，我的老婆就擔任作攻擊之勢。喝完茶，其時我似乎很高興，她就這樣開頭：「我想，查理，親愛的，明天我們的教堂裏該有許多好伴侶呢。」——「也許有的，親

愛的，」我說：「可是關於那件事你不必擔心——不管有沒有好伴侶，你必可聽到篇好傳道文。」——「那是我預料中事。」她回答，「可是我想，親愛的，我們穿得力求整潔，誰知道會碰到什麼事？」——「你的先慮，」我回答，「我大為贊成。在教堂裏一副適當的行為和外貌是使我快樂的。我們該虔誠和謙下，愉快和心氣和平。」——「是的，」她說，「我知道那個；可是我的意思是我們到那兒去該力求適當的容儀；不可一切像個下賤人的樣子。」——「你說得很對，親愛的，」我回答，「我正要說出這個同樣的提議。到那兒去的適當容儀就是力謀早到，那末在禮拜開始以前有默想的時間。」——「呼！查理，」她攔着說，「所有的話很真實；可不是我目的所在。我的意思是，我們該文雅地到那兒。你知道教堂離開這兒有兩哩路呢，我斷言我不歡喜看我的女兒步行跑到她們的座位上弄得面紅耳赤，並且看來確像競走的得獎人一般。現在，親愛的，我的提議是這件事——你有兩匹種地的馬，這匹小馬在我們家裏有九年了，他的同伴黑葉過去一月間很少做什麼種地的工作；它們都是養得又肥又懶：為什麼它們不該像我們般做一點事呢？讓我告訴你，如果摩西稍加洗刷，它們還可修飾到很過得去的樣子呢。」

這個提議我反對的，我以為跑去比這樣鄙陋的搬運要高雅上二十倍，因為黑葉是有白眼簾的，這匹小馬又沒有尾巴；它們又從不會上過羈勒，却有上百套的惡劣戲法；全屋子只有一副鞍，一副後墊。所有的一切反對，畢竟全給排

斥了，那末我也只得答應。 下一天早上我看她們大為忙碌地在收集，出發時在所必需的材料；我察知這件工作要做好一會兒，我就先跑上教堂去了，她們也答應迅即隨行。我在書桌上等了一個鐘點相近，等她們來；可是不能如所預期的到來，我却不得不開始了，因為覺得她們缺席，禮拜的進行頗有若干不安。等到一切完畢，還不見這一家，這不安就更增加了。我於是靠馬路回去，這條路迴環有五哩路，而人行道却只兩里，等到我走到離家的一半路上，看見這個隊伍慢慢地向着教堂前進。——我的兒子，我的老婆，和兩個小兒子高踞在一匹馬上，兩個女兒另坐一隻。我責問他們遲延的原因；可是從他們的臉色上立刻察得他們在路上碰到上千次的不幸了。起先，這兩匹馬不肯離開門口，直到後來，白查爾先生幫助，用他的木棍子打着它們，才前進了約有二百碼。第二件是我老婆的馬墊上皮帶斷了，她們只得在前進之先要停下來把這件東西修好。以後就是有一匹馬忽然立下主意站着不動，不論打它騙它全不能勸它前進。我找到他們時，這個可憂的境遇才恢復呢；可是我見大家都平安，他們現在的磨折我偷偷地覺得並無多大的不快樂，因為它可使我在將來有許多機會得到勝利，和教導我的女兒要謙遜一點。

## 第十一章

這個家庭還是決定要趾高氣揚。

碰到明天是九月二十九的聖麥哲爾節，我們都被請到鄰居法蘭巴洛家裏去燒果子和玩把戲。我們上一次的磨折稍把我們壓低一點兒，否則顯然對於這種不甚有面子的延請我們決要拒絕的：我們畢竟勉強尋樂。我們誠實的鄰居的鵝和餅是好的；而這漿菓酒，就是我老婆的意見，她是個善於評論者，也說是頂好的。這是真的，他講故事的態度却不甚好。這些故事很長，又是很笨，又是都講着他自己，並且以前我們會笑過十次的了：可是，我們還很客氣地再笑一次。

自哲爾先生，也在這團體裏，他往常總歡喜看些無害的娛樂進行，就叫男孩子和女孩子捉迷藏。我的老婆也被勸加入這個遊戲，這倒使我快樂，想她還沒太老呢。在這時候，我的鄰居和我每個舉動都看着笑着，還款賞我們自己年輕時的靈活。其次繼行的是閉眼猜誰人打他，接着是發令和違令的遊戲，最後他們坐下玩捉鞋戲。因為這種太古的遊戲不是個個都懂得的，或許需要加以解釋，玩法是作此戲者大家環坐在地上，只剩一個人剩在當中，他的職務是捉只鞋子，坐着的人便把它一個傳一個的推來推去，好像紡織的梭一般。照此情形，站着的那位女人不能同時面對這一羣人，這個遊戲最好看的地方能在於用鞋跟在不能

引起反抗的一邊打她一下。我的大女兒就照着這樣子被圍起來，給大家拍打着，她滿臉通紅地，用力喊叫着公道，她的聲音足以壓下唱曲的人，正在亂裏又亂的時候！誰會跑進這間屋子呢，却是我們兩位京裏的闊相識，白賴納夫人和加羅立納·威廉米納，阿米里亞斯凱琪小姐！這件新困難真是無從描寫；所以也不必描寫，——該死！這種粗俗的狀態卻給這兩位出身高貴的夫人們看見！法蘭巴洛先生提議的粗俗遊戲裏總不會引起好事情的。若干時間我們好像嚇呆一般釘在地上不動。

這兩位夫人會到我們屋子裏來看我們，知道我們不在家，就跟着來到這兒，因為她們很不安，要曉得什麼事故使我們昨天不到教堂。奧麗繁就擔任作我們的代言人，還照節略的方法略述其詳，只說——「我們從馬上摔下來了。」聽了這件事，兩位夫人大為關切；可是告訴她們全家並沒受傷，她們極端喜慰；却又告知我們幾乎嚇死，她們大為難過，卻聽說我們晚上很安睡，她們又極喜慰。再沒有能勝過她們對於我女兒的殷勤了；她們在前天晚上的言辭只是親熱，可是現在卻要燒起來了。她們斷言願做一個較永久的朋友。白賴納夫人特別戀愛奧麗繁；加羅林納，威廉米納，阿米里亞斯凱琪小姐（我愛寫出她的全名）却對於她妹妹尤其中意。她們彼此談話，而我的女兒卻坐着不響，尊崇她們的高貴行爲。可是，每一個讀者，不管他自己怎

樣窮，都愛高貴生活的談話，大人，夫人，以及高級勳爵的奇事，我請把現在這段談話的結末一段寫出來。

「關於這件事我所曉得的一切便是：」斯凱琪小姐說，「那也許是真的，或許是假的；可是我却能向你太太確說：這個大會裏的人都驚駭了；這位大人臉上變着各種顏色，貴夫人暈去了；湯金爵士却拔出刀來，發誓就是流到最後一滴血他還是她的。」

「好呀，」我們的貴婦回答，「這是我能說的：這件事情這位公爵夫人一點也沒有告訴我，而我相信她對我決無一事守祕密的。這你可以像事實般信賴：下天早上公爵大人喊他的侍僕三次，葉尼根！葉尼根！葉尼根！把我的勳章拿來。」

但我應先提起白哲爾先生的很無禮貌，他在談論時，坐着臉向着火，每一句話的結末他必喊一聲胡說！這一種表情頗使我們大家大悅，並且多少挫折這段談話的振起的精神。

「除此之外，我親愛的斯凱琪，」我們的貴婦繼續說，「巴達克博士恰在此時作的詩裏也沒有述及這件事哩。」胡說！

「那倒使我奇怪，」斯凱琪小姐說：「因為他亦漏掉任何事的，至於他的寫作只是爲了他自己的娛樂。可是你太太能讓我看看這篇詩麼？」胡說！

「我親愛的東西，」我們的貴婦回答，「你以爲我身上帶着這種東西麼？雖然詩確是很好的，並且我自以爲頗能批判：至少我曉得能使我歡喜的詩是什麼。確然，我總是巴達克博士所有小品的贊賞者；因爲，除了他所做的東西，

和住在漢諾佛方場的伯爵夫人的著作以外，在本質上就再沒有跑出頂頂卑賤的資料的；其間一點也沒有高貴生活的氣概。」胡說！

「你太太該把你自己的著作屏除於婦女雜誌之外。」另一位說，「我希望你會說那裏並無下賤生活的東西？可是我猜那個地方我們將不復見你的大作了？」胡說！

「爲什麼，我親愛的，」這位夫人說，「你知道我的讀者和伴侶已離開我嫁了羅知大佐，並且因爲我可憐的眼睛，已不允許我是自己寫東西，我已有好多時要找尋另一個人。找一個適當的人却不是易事，確然，每年三十鎊請一個受過教育，品行好的女子只是很小的薪俸又要她能讀能寫，和應酬大方。至於京裏的聰明女子，我一個也受不了。」胡說！

「那我已從經驗上知道的了，」斯凱琪小姐說，「就在這上半年我有過三個伴侶，有一個拒絕每天作一小時的尋常縫工；另一個以爲每年薪俸二十五幾尼太小了；第三個我是不得已辭退的，因爲我疑心她和牧師有私情事。道德，我親愛的白賴納夫人，道德就值到任何一個價格：可是那裏去找呢？」胡說！

我的老婆已有好一會注意到這段談話，可是特別地給末一段的話激動了。每年三十鎊和二十五幾尼，有五十六鎊五先令英國錢呢；這一筆錢却像有錢沒人要的樣子，很容易地就可拿到家裏來。她把我的臉色看了好一會，要等我贊成；老實說，我以爲那兩個位置十分適合於我的女兒。除



此以外，如果這位鄉紳對於我的大女兒有一點真愛情，這也許就是使她在各方面有致富資格的一條路呢。於是我的老婆決定我們不該因缺乏自信而剝去這種利益，就擔任爲家屬演說。「我希望，」她說，「你太太寬恕我現在的無禮。這是真的，我們並沒有權利要求這種恩惠，可是我自然願意把我的孩子放到世界的前面。我將勇敢地说，我的兩個孩子曾受過良好的教育，和才幹；至少這個村上沒有能比她好的。她們能夠閱讀，寫作，和算賬；她們了解針線，各種縫工的方法，交針和連環針，以及一切平常縫工的方法；他們能夠剪犬牙形，結花邊，和褶襠；並且稍知音樂；她們能夠做短衣服，還能在麻布上做活；我的長女能夠剪紙版，小的關於用紙牌算命還有很好的本領。」胡說！

當她把這篇好演說講好了時，這兩位太太一聲不響地互相看了一眼，帶着一種猜疑和鄭重的神氣。終於加羅利納威廉米納阿米利亞斯凱琪小姐屈尊地说，這兩位年輕的小姐和我僅是那末輕微的交情，可是她的意見卻似乎很能適合這樣個位置。「可是此種事情，馬丹，」她說，稱呼着我們夫婦倆，「需要一種品格的徹底的考查，並且彼此要有更完全的知識。馬丹，不是我對於這兩位年輕小姐的道德謹慎，和機警稍有懷疑，」她繼續着說；「可是這種事情有一個形式的，馬丹，有一種形式的。」胡說！

我的老婆很稱贊她的懷疑，說她自己也很善於懷疑的；只好請她們把品格詢問所有的鄰居。可是這件事，我們的貴婦辭謝，說不需要，申明她表兄弟湯希爾的介紹信已足

夠了，講到這裏我們停止了請求。

## 第十二章

命運好像決定要把威克斐爾一家打下去——煩悶

往往比實禍還要痛苦。

當我們回到家裏時，這一夜就專計劃着未來的勝算。提波拉費盡許多的聰明來猜測兩個女兒間誰像有頂好的位置，和見識闊伴侶的頂多機會的。我們陞遷的唯一障礙是在獲得這位鄉紳的介紹信；但是他早已向我們表現着許多友誼的例子，現在也不容疑慮了。就使在床上，我的老婆也要把這個剛纔講過的題目講下去；「好呀，相信着，我親愛的查理，我們私下講一句，我以為我們已做了一天頂好的工作了。」——「還好，」我說，不曉得怎樣講。「什麼，只是還好麼？」她回過來：「我以為這是很好呢。試想這兩個孩子要認識京襄的一班時流！這是我確保着的：倫敦是世界上唯一的地方有着各式的丈夫的。除此之外，親愛的，每天碰到奇怪事：至於極有資格的貴婦歡喜我的女兒，那末極有資格的男子爲什麼不呢！我們私下講一句，我斷言我很歡喜白賴納夫人；她那末的肯替人辦事。可是加羅利納威廉米納阿米利納斯凱琪小姐却也稱我的心。可是，當她們講到京城裏的位置，你看我怎樣地立即釘住她們。告訴我，親愛的，你不想到我爲我的孩子力謀此職麼？」——「是的，」我回答，不十分曉得如何思想這件事，「上天

賜福她們在三月以後的今日她們倆要好一點。」這種話我往往用以使我的老婆有我意見機靈的印象：因為如果女兒倆成功了，那末這是奢望的如願：可是有任何的不幸隨着，那末這句話就可當作預言。可是所有這段談話，只是爲另一計劃的準備而已，並且我確是很怕的一件事。這不過是說我們現在世界上已稍爲抬高頭了，在附近市集上賣掉這匹小馬是適當的，因爲它已老了，然後我們買一匹逢到機會能夠載一兩個人的馬，上教堂或者拜客可以做出一副好看的外貌；這件事起先我強硬反對，可是他同樣強硬地抗拒。等到我軟弱了，我的敵人就力量更強，直到後來就決定和馬兒分別。

這市集碰着就在下一天，我意欲自己去；可是我的老婆勸誘我說我着了涼，再也不能說服她讓我出門。「不，親愛的，」她說，「我們的兒子摩西是個聰敏的孩子，他能夠賣買都占便宜；你知道我們所有的買進東西都是他置備的。他常常不肯讓價和斤斤的較量，直到他們實在累了他就獲得這種賣買。」

我對我兒子的慎重也有幾分相信，我就極願把這件事委託給他；次日早上我看見他姊妹倆勞碌地在替摩西打扮上集；修飾他的頭髮，刷他的鞋扣，還把針替他別好帽子。裝扮的事情完了以後，我們終於很滿意地看見他騎在小馬上，在他前面帶着一只板箱，預備放雜貨帶回家去。他穿上一件外衣，用黑面紅紋布做的，這件衣服雖是太短一點，却是丟掉又嫌太好，他的背心是柳綠色的，他的姊妹用一條闊

的黑緞帶把他的頭髮紮了辮。我們大家隨在他後面，離門好幾步，在後面喊他，「好運氣！好運氣！」直到看不見他才能。

他剛才走，這時候湯希爾先生的管事來慶賀我們的好運，說他偶聞他年輕的主人提起我們的名字大為贊賞。

好運道看來決不是獨來的。這一家跟着又來一個僕人，帶張卡片給我的女兒，說明這兩位太太從湯希爾先生那裏接到對於我們全家的愉快的敘述，經過少許以前的探詢以後，他們希望會完全滿意。「噯，」我老婆說，「我現在才明白跑進闊人家不是件容易事；可是如果一個跑進去了，那末，正像摩西說，還有一個就可放心睡覺了。」對於這一段幽默話，因為她意欲說得俏皮一點，我的女兒以響亮的快樂的大笑贊同這句話。總而言之，她對於這個送信人這樣滿意，把她的手插進袋裏，給這個送信人七辨士半。

這一天是探望的日子。接着來的是白哲爾先生，他剛才在集上。他替我們兩個小孩子每人帶了價值一辨士的薑餅，我的老婆擔任替他們收管，每次給他們一個字母。他還替我的女兒帶了一對的盒子，她們可以在裏面裝黏信膠，鼻烟，臉上的綢片，如果有錢還可以裝錢。我的老婆通常歡喜一隻黃鼠狼皮的錢袋，以為最吉利；可是此說與本文無關。我們對於白哲爾先生仍有一點關切，雖然他上次的粗魯行為多少使我們不快樂；我們現在也不禁通知他我們的快樂，並且請他指教：雖然我們很少聽從指教，却

毫不遲疑地請教。當他讀了這兩位太太的信時，他搖搖頭，還說這一類的事務需要頂頂審慎。這種疑慮的形色使我老婆大爲不悅。「我決不疑心，先生，」她說，「你毫不遲疑地反對我的女兒和我。你所有的審慎較之你缺乏的爲多。可是，我想去向一個人請求指教時，我們要施之於一個自己能應用這個指教的。」——「不管我自己的行爲曾經怎末樣，馬丹，」他回答，「却不是現在的問題；雖然我自己不會應用指教，我却應該懷良心向那班願意應用的人說出它來。」我怕這個回覆會引起敏銳的答語，以罵詈來製成，而缺乏暗示，我就轉變了題旨，好像奇怪着什麼事情會把我的兒子留在市場裏這末長久，因爲現在差不多天要夜了。「不要擔心我的兒子，」我老婆說，「信賴他好了，他知道他所作的事哩；我敢擔保我們決不能看見他在兩天裏賣他的雞。我曾見過他買過令人驚愕的便宜貨。關於此事我將告訴你一段好故事，可使你笑得連腸都裂開。可是我確信，那邊摩西來了，沒有馬，這箱子在他背上。」

在她講時，摩西慢慢地走來，出着汗，駝了松板箱。這只箱子他用皮帶環在肩上，像個負販的人。「歡迎！歡迎，摩西！好，我的孩子，你從集上帶點什麼給我們呀？」——「我把自己帶給你，」摩西說，帶着狡猾的臉色，把箱子放在伙食檯上。——「噯，摩西，」我老婆說，「那我們曉得的，可是馬到那裏去了？」——「我已賣掉了，」摩西說，「價格是三鎊五先令兩辨士。」——「辦得好，我的好孩子，」她回答；「我知道你不用力就能打敗他們。我們私下說句話，三鎊五先令兩辨士，一天的工作不算壞呢。來，那讓我們藏好罷，」——「我沒有把錢帶回，」摩西重又說着，「我

已盡數做了一宗賣買，這兒就是哩，」從他胸口摸出一綑東西來：「這兒就是這宗賣買了；十二打的綠眼鏡，銀邊和鯊皮套子。」——「十二打的綠眼鏡！」我的老婆重說一遍，聲音很無力地。「你把小馬拋開，却一點也不替我們帶回來，只是十二打沒用的綠眼鏡麼！」——「親愛的母親，」孩子說，「你爲什麼不細聽理由呢？我買得很便宜，否則我也不買他了。單是這銀邊就可以買兩倍的錢。」——「銀邊值什麼！」我老婆發怒說：「我敢打賭，這些東西照碎銀價值賣出去不會超過這筆錢的一半。」——「你不必着惱，」我說，「若說脫售這些銀邊，它們值不了六辨士，因爲我看只是銅包銀而已。」——「什麼，」我老婆說，「不是銀的！這邊不是銀的！」——「不是的，」我說，「和你的碗托一般不是銀的。」——「那末，」她回答，「我們拋離了小馬，却只獲得十二打的銅邊，鯊皮套的綠眼鏡麼！讓瘟鬼把廢物拿去罷。這個呆貨上了當了，他該曉得和那個交易才好呀！」——「親愛的，」我說，「你錯了；他不該曉得這一班人呢。」——「馬利亞！吊死這個呆子！」她回答說，「把這種東西帶給我們；如果我拿了來就要把它們丟在火裏，」——「那你又錯了，親愛的，」我說；「因爲即使是銅的，我們還要把它們藏在身旁；銅眼鏡，你知道的，比沒有總有一點呀。」

到了此時，這個不幸的摩西才覺悟。他現在明白確被一個走江浙的騙子欺騙了，這個人看見他的天真，覺得容易受欺。我於是問他受騙的情形。他賣掉了馬，要在集上

找另一匹。一個形容可敬的人把他帶到一頂帳篷裏，偽稱有一匹馬要出售。「這兒，」摩西繼續說，「我們碰到另一個人，穿得很好，他願意把這些東西爲證借二十鎊錢，說他正要錢使，願以三分之一的原價脫手。第一個上等人，假裝是我的好朋友，附耳叫我買進，還警戒我不要讓那未好的機會失去。我叫人把法蘭巴洛先生請來，他們奉承他的好話和跟我說的一樣；這樣，後來我們就被說服，兩個人都買了十二打。」

### 第十三章

察得白哲爾先生是一個敵人：因爲他有進說  
不合的勸告的自信力。

我們這一家現在已好幾次嘗試着要舒服；可是剛才計劃就有若干不能前知的災難來破壞。我企圖利用每次的失望以改良他們的意識，依照他們不得志的野心作比例。「你瞧，我的孩子，」我說，「企圖哄騙世界和富人競爭，所得是怎樣的少呢。像這樣的窮人，除了富人便一個也不來往，就要被他們所迴避之人憎恨，而爲所跟隨之人的瞧不起。不平等的結合總是不利於弱的一方的；富人有快樂，窮人就不舒服，這就是它的結果。你來，迪克，我的孩子，把你今天讀過的寓言重說一遍，爲了大家的好處。」

「從前某時有一個巨人和一個侏儒，做朋友，總是在一起的。他們訂了約誰也不准拋棄另外一個，出去找尋冒險。他們第一次的戰爭是和兩個回教徒；這個侏儒是挺勇敢的，把敵人重重地打了一下。這一來回教徒沒多受傷，就舉起刀來，把可憐的侏儒的胳膊完全斫下。他現在陷於痛苦之境了；這個巨人就來幫助他，不多一會把兩個回教徒打死在地上，這個侏儒斬下死人的頭聊以洩忿。於是他們再旅行着，作另一次的冒險。這一次是反抗三個殘忍的森林之神，他搶一個不幸的閨女。這個侏儒現在不像上次那末凶暴了，但無論如何還是他打第一下，另一個回過來的是撲掉他一只眼睛，可是這個巨人就趕上來，如果他們不逃走，確會個個死掉的。他們大家對於這次勝利很快活，這個女子被救，就愛上了巨人，嫁了他。他們現在又跑到遠得說不出的地方，直到後來他們碰到一羣強盜。這個巨人現在第一次衝頭；可是這個侏儒也不甚落後。這次戰爭凶勇而長久。這個巨人所到之處，大家都倒在他面前；可是這個侏儒不止一次幾乎被殺。終於這一次勝利又宣稱歸之於這兩位冒險者了；只是侏儒失了一條腿。現在這個侏儒已失掉了一條胳膊，一條腿，和一只眼睛，而巨人却一無所傷。於是他對他的小伴侶說。「我的小英雄，這是光榮的玩意兒；讓我們再得一次勝利，那末我們就可永久享有這光榮了。」——「不，」侏儒說，這時候他也慢慢地聰明起來了，「不，我申明拆夥；我不能再打了，因為我覺得每次戰爭，總是你得到一切的光榮和獎品，而一切的打擊却加之於我。」



我正要進而按道德之理把這篇寓言解釋時，我們的注意力却移到我老婆和白哲爾先生的熱烈爭論上面去了，爭端是在於我女兒之有進京意向。我的老婆很有力地堅持着進京的結果定可有益。白哲爾先生恰是相反，竭力勸阻她，而我守着中立。他現在的辯論看來只是在早上他因此受不好待遇的那段話的第二段。爭論激烈起來了，其時可憐的提波拉，不能強硬她的理由，聲音却更響了，終于只好把亂叫來遮掩她的打敗仗。可是把她的銳聲高叫做結束使我們大為不樂：她說她知道有些人有了祕密的理由才如此勸告；依她看來，她願意這種人將來離開她的屋子。「馬丹，」白哲爾說，容色很鎮靜更使她發怒，「講到祕密的理由，你是對的；我有祕密的理由却忍耐着不說，因為你不能回答我曉亮了話呢。覺得我的拜訪此處已成討厭了；現在我就去了，也許當我出國時再來一次作最後的告別。」說着，他拿起了帽子；就是莎菲的企圖，她的臉色好像責其性急，也不能阻止他去。

當他去了之後，我們混亂着面面相看了幾分鐘。我的老婆，她知道自己是這件事的導因，努力用逼出來的微笑和堅定的神氣蒙匿她的難受，這種態度我願意加以譴責：「怎樣，女人！」我對他說，「難道我們這樣招待客人麼？難道我們這樣報答他的恩惠麼？的確，親愛的，這些話都是最嚴厲的話，而令我大為不樂的，並且你也從未說過那一種話呀！」——「他為什麼要激怒我呢，那末，」她回說，

「可是我很知道他勸告的動機。他阻止我的女兒進京，就可和小女兒在這兒家中相伴爲樂。可是無論如何，她將選擇個比像他那末下流人高強的伴侶。」——「下流，親愛的，你稱呼他麼？」我說；「我們很可能把這個人的品格弄錯；因爲有時，他似乎是我所認識的最完美的上等人。告訴我，莎菲，我的女兒，他曾告訴過你他愛戀的私情麼！」——「他和我的談話，老爺子，」我女兒回答，「總是有意識，謙恭，和愉快。除此之外；不，從不曾說過。有一次我確記得聽他說過，他從不曉得一個女人會從一個看似貧窮的人身上找尋優點。」——「這種話，親愛的，」我說，「是一切不幸的懶惰的人的普通調子。可是我希望你受過適當地批評這種人的教訓，如果從一個經營自己的財產，那末壞的人那裏期望快樂才是發瘋呢。你的母親和我現在有好的前途給你。下一個冬天，你或者要在京裏過，就可以把慎重選擇的機緣給你了。」

莎菲對於此事如何沉思，我不能擅爲斷定；可是我心裏也並無不悅，因爲我們趕走了個大爲可怕的客人。違背了待客之道自覺良心稍有不安；可是我把兩三層似是而非的理由迅即把這個警告禁壓下去了，這些理由是使自己滿意和諧合。良心給予做錯事人的痛苦立即過去了。良心只是個懦夫，既無力量阻止那些錯悞，又少有能很公正地告發的。

## 第十四章

新挫折，看似災難也許實是福的指證。

我的女兒進京的事現在已決定了，湯希爾先生仁善地答應自己考查她們的行爲並通信告知我們。可是我們以爲她們的外觀必得與她們的希望一樣地闊氣，這是必不可少的，不花錢是不能成事的。我們開了個全體會議討論，最容易的籌款方法是什麼？或是，更適當地說，我們變賣什麼東西最便當。不久就商量完畢：察得我們剩下的那一匹馬沒有了同伴種地完全無用，並且同樣地不配在路上跑，因爲少了一只眼；於是決定我們爲了上述理由應該在鄰近的市場上把它賣掉；並且爲防止受騙起見，我必得自己帶了它去。雖然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遭做賣買，我却自信可以保守我的名譽。一個對於他自己的辦事能力的意見是以他相與往來之人衡量的，至於我是大都住在家裏的，却對於我的世路上知識向來並未不利的感覺。我的老婆在下天早上離別時，我已出門幾步之後，叫我回去，附耳勸告我，要眼睛看好了自己。

當我跑到市場上，照着平常的方式，叫我的馬在衆人前走着各種的步子，可是好一會還沒有受主。後來一個生意人跑上來，他把這匹馬四面檢查了好一會兒，察得他瞎了一眼，他就一聲也不對我說；第二個上來，看見馬腿節上腫了，

就說買了跑到家都不成；第三個看出馬腿上生了瘤，就價也沒有說；第四個從馬眼上知道它有腸蟲；第五個奇怪我帶了一匹瞎馬，腳腫，生瘤的驚馬在市場上幹什麼，說只好拿來切碎喂狗。到了此時我開始對於這匹可憐的畜生自己覺得看不起了，每個主顧路上來時差不多要覺得羞慚；因為我雖然不完全相信這班人的話，可是我想說馬不好的人既是很多更是證明他們不錯的強硬證據了；聖格里戈利在婦工作一書上也說他有相同的意見。

我正在困窘的地位時，一個舊相識的同行教士也因事到集上，走來了，跟我握手，提議到一間酒店裏去休息一下，看店中有什麼東西大家喝一鍾。我毫不遲疑地贊成這個提議；就走進了一家酒店，我們坐在一間小小的後房，那裏只有一個可敬的老人，他坐着全神貫注在他閱讀的一本很大的書上。我有生以來從未看見過這樣令人一見傾心的人物。他的一頭白髮可敬地遮着他的額角，他的老當益壯似乎是康健和慈愛的結果。可是他坐在旁邊不足止住我們的談話；我的朋友和我談論我們所遇的各種命運之變遷；韋斯頓的主義，我最近的小冊子，副監督的回答，我所受的冤屈。可是不多一會我們的注意力因為一個年輕人的出現而分散了，他跑進了屋子，恭敬地向這個不相識的老人低聲說什麼事。「不要說抱歉話，我的孩子，」老人說；「做好事是我們對於一切同類所負的義務；把這個拿去，我還想多一

點呢；可是五鎊已可解除你的困苦，我歡迎你拿去。」這個謙恭的年輕人含着感激的眼淚；可是他的感激也不過和我相等。我幾乎要把這個良善的老人擁在懷中；他的慈善使我這樣地快樂。他繼續着看書，我們再行談話，談了一會之後，我的同伴記起他還有事到集上去辦，答應立即回來；還說，他總願意在可能範圍之內和普林洛斯博士多多相聚。這個老人聽得舉出我的名字，好像很注意地看了我一會，當我的朋友出去之後，就很恭敬地請教我是否與那個勇敢地主張一夫一妻制的偉大的普林洛斯有親屬關係，他是宗教的城堡呢。我心中從未感到有比這一會兒更親切的狂喜。「先生，」我說，「我確知你是那末好的人，你的贊譽在我胸中更加上快樂，而這種快樂早給你的慈善鼓勵了。你看，在你面前，先生，就是那個普林洛斯博士，這位主張一夫一妻制的人，你歡喜稱之為偉大的。你看這兒就是那個不幸的教士，他長久和這個時期的主張續娶續嫁者奮鬥，可是我不好意思說成功。」——「先生，」這位陌生人說，大為驚愕地，「我恐怕我太不客氣了；但你得恕我的好奇心，先生，我請你恕我。」——「先生，」我說，抓住他的手，「你的不客氣絕不使我嫌憎，我必要請你承認我的交誼，因為你早已令我起敬了。」——「那末我感謝地接受你的提議。」他說，抓住我的手，「你不變不搖的正教柱石；我看見——」這裏我阻住他正要說下去的話；因為雖然像個作家般，我能够把恭維話消化得一點不剩，可是現在我的謙恭却不能再容受了。無論如何我們一見如故的友誼就是傳奇裏的愛人倆也不能勝過。我們談論着若干問題；

起先我以為他篤信過于學問，開頭以為他蔑視一切人類的主張像塵滓般。可是這也不足減退我對於他的尊敬；因為我自己曾有幾次也開始私自含有這一種意見。我於是乘機說，世界上大概開頭過失地把道德上的事情看得平淡，却把人類的見解看得太重。「噯，先生，」他回答，好像他保藏他一切的學問直到此時，「噯，先生，世界已是老髦不堪了，可是世界創造之理却迷住了歷來的哲學家。關於世界創造有什麼不同的意見他們不曾討論過的呢！噶可尼屯，曼涅托，比魯蘇斯，和奧西拉斯，羅凱納斯，他們的企圖都一無所成。最後的一位曾說過這句話，「宇宙萬物，無始無終，」這一句所含的意思就是一切東西既沒有起頭又沒有終止。曼涅托，他約生于那布希滕—阿散爾時候，阿散爾是一個敘利亞字通常用作該國國王的姓氏，例如底格里—阿散爾；那本—阿散爾，他，我說，造出一個可晒的猜測；因為正如我們常說的，「出于書外之指導，」這一句的意思是書本子永不能教導這世界；他于是想研究——可是，先生，我請你寬恕，我扯到題外去了。」他確是扯到了題外：並且我有生以來不曾明白怎麼世界的創造會和我們正在談論的事有任何相同；可是足以使我看得出他是個博學之士，現在我更其尊敬他了。於是我決定要把試金石試他；可是他太溫和，太文雅，不肯和我爭論。無論我說什麼看來似挑動反駁的話，他必是微笑，搖搖他的頭，却不說一句話；由此看來如果該說的，我知道他能夠說得很多。於是這個題目不自覺地從古老的事情移到使我們兩人

到市集上來的事情了；我告訴他我的事情是出賣一匹馬；真是很幸氣，他的事情是爲他的房客買一匹馬。我就立即把馬介紹給他，後來就定了這宗賣買。現在諸事已了只等付錢，他於是摸出一張三十鎊的票子來，分付我找還。我不能答應他的要求，他就叫他的跟班來，這個跟班跑來時穿着華美的衣服。「這兒，亞伯拉罕，」他說，「去把這張票子兌了金錢；你可到鄰居傑克森那里，或任何地方去兌換。」這個人去了後，他很感動地對我說着傷心話，說銀子太缺，我起來改正這句話，也歎息着金子之缺乏；這樣着，直到亞伯拉罕回來的時候，我們大家同意說從沒有像現在般現款那末難得的。亞伯拉罕回來通知我們，說他跑遍全市集；不能兌換，雖然他曾提議貼水二先令半來兌它。我們大家對於此事大爲失望；可是這個老人停了一會，問我和我同村有一個蘇魯門，法蘭巴洛認識麼？我回答說他是我的緊鄰。「如果如此，那末，」他回說，「我相信我們能夠成交了。你可以拿一張即期支票，向他支款；我告訴你，在周圍五里路中他比任何一個都來得熱心。誠實的蘇魯門和我相識一共有許多年了。我記憶在單脚三跳里我總是打敗他；可是單是一脚跳他却有希望比我遠。」一張向隣家支錢的支票正如現款一樣；因爲我充分相信他有這個能力：這張支票簽了字，放在我手裏，這位老人，金根生先生，他的跟班亞伯拉罕和我的馬，老黑果，大家都很快活地走了。

隔了一會兒，一個人留着在細想，我開始想起從一個

陌生人那里接受支票是做錯事了，於是就慎重決定去趕那個受主，把我的馬要回來。可是現在已遲了；我於是就立即回家，決定快到在我朋友家裏把支票換了錢，愈速愈妙。我看見我誠實的鄰居在他自己門口抽板煙哩，我就通知他說我有一張小銀票向他支現。他把它讀了兩遍。「我猜你夠讀這個簽名的，」我說「愛弗萊，金根生。」——「是的，」他說，「這個名字寫得很清楚，我也認識他，他是天下頂頂大的大流氓。買眼鏡給我們的也就是這個獨一的光棍。不是一個看來很可敬的人麼，灰白的頭髮，衣袋上沒有蓋的。不是他講着一大串的關於希臘，天地創造，和世界的學問麼？」他這句話我只好把歎氣來回答。「噯，」他繼續着說，「他對於世界上的學問只有這麼一篇，他知道同伴的是個文人便把它講出來了：可是我認識他，將來總要捉住他。」

雖然我早已十分難過，我的最大努力却在於回去如何見我老婆和女兒呢。這時就是逃學者看先生的面容也不比我回家更害怕。我決定自己先發脾氣以防止她們的動怒。

可是，阿呀！我一進去就知道我的家屬並無與我鬥爭之意。我老婆和女兒都在那裏哭，湯希爾先生那天曾到那裏來告訴她們，說她們進京之事已完全取消。這兩位太太從一個與我們相熟的惡人那裏聽到對於我們的報告，就在那天動身到倫敦去了。他既不能發現其意向又不能知道誰



是造謠言的人；可是不管這些話會怎樣，或是誰造這個謠言，他仍是我們一家確保他的友誼和保護。我於是知道她們很忍耐地忍受我的不幸，因為她們自己的更大，所以遮過了。可是最使我們惶惑的，是猜想誰會這末卑下地誹謗像我們那末仁善的家庭的品格呢——我們很貧賤不致鼓動嫉妬，很不惹人嫌，不致造成憎恨。

## 第十五章

白哲爾先生的一切奸惡的行爲立即查出——愚蠢  
就因爲太聰明了。

那天晚上，和下一天的一部分時光，都消磨在毫無結果的企圖，要去發見我們的仇人：所有鄰家少有能不被我們猜疑的，我們每個對於自己的意見都有頂好的自信理由。我們正在惶惑中，我的一個小兒子，他剛才在外邊玩，拿進一個在草地上拾得的信夾。這個東西馬上認出是屬於白哲爾先生的，我們曾看見過他帶着；檢查一番之後，裏面包含着關於各種事務的記錄；但是特殊使我們注意的是一封封口的信，上面寫明：「信札清稿送交湯希爾堡中的兩位太太。」這一來就立即顯出他就是這個卑劣的造謠者：我們考慮這封信要不要拆開來。我反對拆：可是莎菲說她確信人類中做那末卑劣的罪惡的白哲爾是最末一個，堅持要看這封信。其餘的家屬也加以附議，經她們的合力請求，

我就開讀如下：——

「夫人們，——送信的人可以充份讓你們知道書信來自那裏的這個人；至少是個良善人的朋友並準備防止良善人受騙。我老實告訴你們，據說你們頗有帶兩個青年小姐進京之意，這兩位青年小姐在友侶性質下我倒頗有所知。我既不能坐視老實人受騙，並不願她們的道德被人家破壞，我必得把我的意見告訴你，這種不規則的步驟要留意危險的後果。我從不會以嚴厲的方法對待不顧名譽和淫蕩的人；我現在也不必用這種方法來解說自己，或譴責愚蠢，如果並無陷害目的的話。那末，請你們聽從朋友的警告，並嚴重思慮引導邪惡和不道德達於一個平和，天真所居之處的結果吧！」

我們的猜疑現在已有了結果。這封信裏看來確有幾句話兩方面都能夠用的，它的譴責之言既可說是說收信人的，也可說是說我們的；可是奸惡之意既已明顯，我們也就不讀下去了。我的老婆幾致不耐我讀到結末，只是怒氣勃勃地痛罵寫信人。奧麗繁也同樣地嚴厲，莎菲卻看來對於白哲爾的下賤完全驚愕。我呢，據我看來這是件我從未遇見過的並未激惱而忘恩負義的頂頂下賤之例。並且我也不能解釋其理由，除非認為他願意把我小女兒留在鄉間，以便相會的機會較多。我們正這樣大家坐着默想報復方法時，我們的小兒子跑進來告訴我們說白哲爾先生已走近場地的那

一端了。此時由最近傷害而起之痛苦，以及快要報復的愉快，紛亂之情可以意會而不可以筆傳了。雖然我們的意向只是要責備他的忘恩負義；却還決定要以十分刺心之態度行之。爲了這個目的，我們同意仍舊以平時之微笑對待他，在開頭用比平常更要好的樣子和他說笑，讓他開心一會兒；然後，在鎮靜的恭維之中，像地震般向他爆裂出來，讓他感到自己的下賤，壓倒他。這件事已決定了，我的老婆就擔任由她自己處置這件事，這樣種職務她確有若干的才能的。我們看見他走近了；他走進來，拋一把椅子坐下。「天氣好，白哲爾先生。」——「很好的天氣，博士；雖然我想不久要下雨了，因爲我的雞眼在刺痛呢。」——「你的角在發芽麼，」我老婆說，一陣的大笑，然後請他寬恕她愛說笑話。「親愛的馬丹，」他回答，「我十分願意寬恕你；可是我斷言要不是你告訴我，我並沒想到這是笑話。」——「也許你不想到這是笑話，先生，」我老婆說，向我們使一個眼色。「可是我敢說你能夠告訴我們多少笑話重一兩。」——「我想，馬丹，」白哲爾回說，「在早上剛讀過一本笑話書；笑話的斤兩是個很好的奇想；可是，馬丹，我却寧可看見半兩的知識。」——「我相信你有這個意思，」我老婆說，仍對着我們微笑，雖然這個訕笑是正對着她的；「可是我曾見過有些人裝作有知識，而實是知識不多的。」——「無疑的，」她的敵人回答，「你會曉得婦女們自命會說俏皮話却是沒有的。」我迅即開始察得我的老婆在這件事務上一無所獲；所以我就決定自己用更嚴厲的方式對待他。

「可是俏皮話和知識，」我說，「要是沒有誠實就不是稱道了；誠實能把價值給予各種品格；不識字的農夫，沒做錯什麼就比多做錯事的哲學家偉大；因為智力和勇力沒有了心肝又算什麼呢？

「誠實人是上帝最高貴的創作。」

「我常常以為顏普的一句陳腐格言，」白哲爾先生說，「是很不值一個有智力的人說的，並且對於他自己的高貴降格了。一本書的得名，不因為它沒有缺點，却是因為它美麗之偉大；所以一個人價值的估定，不是因為他一點沒有過失，却因為他所有道德之體積。學者也許缺少慎重；政治家也許驕傲，拳師也許凶暴；可是我們將寧取下等的工匠麼，他們無毀無譽地勞苦了一生。我們寧取法利米希畫院的馴順的無誤呢，還是錯誤而有宏壯氣象的羅馬畫筆呢。」

「先生，」我回答，「你現在的觀察是公正的。如果有着光輝的道德，只有很細微的缺點；但是如果看來在同一的思想中既有大罪惡又有超越的道德互相對立，這樣一種品格應該受人鄙賤。」

「也許，」他說，「有像你所述的那一種怪物。大罪惡和大德行聯在一起；可是，在我生命的進程中，從未找到有這種人的例子；反之，我却常常看見，心志開展則感情也良好。並且，真實的，特別在事實上上帝好像更愛我們的朋友，心意腐敗的人就脆弱他的智識，要做惡事的人就減少其能力。這一條規例看來還可引伸到其他的動物上：小

小的害蟲一類總是奸惡的；賦與壯健與氣力的總是大量，勇敢，與和雅。」

「這些話好極了，」我回說，「可是立刻就可很容易地指出一個人，」我就眼睛注定他看。「他有極端相反的頭腦和心胸。噯，先生，」我繼續着說，把我的聲調提高，「我很快活在他自以為安穩之中却有偵察他的機會。你認得麼，先生，——這本袖珍冊？」——「是的，先生，」他回說，臉上不動聲色，很自信的樣子；「那本袖珍冊是我的，我很快活你找得了它。」——「你知道這封信麼？」我說，「不，不要支吾，你這個人；抬頭看我的臉：我說，你知道這封信麼？」——「那封信，」他回答，「是的，是我寫那封信的。」——「你怎末能夠這樣卑賤，」我說，「這樣負義，這敢寫這一封信？」——「你怎末能夠這樣下賤地擅敢私拆這封信？」他回答，臉上毫不覺得羞耻；「現在，你知道麼，就只一件我已能把你的吊死了？我只要到相近的公堂上發一個誓，說你犯私拆袖珍冊之罪，就可把你們一起吊死在這門口。」這一段非所預料的侮辱使我發怒到極點，我已不復能管束我的感情了。「忘恩負義的無耻傢伙！去罷，不要把你的下賤玷污我的住宅。去罷！讓我永不再見你罷：跑出我的門口，我所願的唯一懲罰是你天良發現，這是足夠你受用的刑罰呢！」這樣說着，我把他的袖珍冊擲給他，他帶着微笑拾了起來，頂頂鎮靜地把扣帶闔好，去了，只剩下我們對於他自信無他的容色十分驚詫。我的老婆因為再也不能使他發怒，或使他對於他自己的奸惡覺得懷慚，倒被激

怒了。「親愛的，」我說，「要想安靜我們發得太高的怒氣，『那個惡人沒有廉耻不足以驚駭我們；他們被人家查出做了好事是要臉紅的；查出他們做了惡事却覺得光榮。」

『罪犯和羞耻』寓言上說道，『起先原是同伴，在他們旅行的開始時總是不可分裂地守着一塊。可是他們的結合立刻覺得雙方都不諧合，不舒服：罪犯使羞耻常常難過，而羞耻也常常洩漏罪犯的陰謀。積不相容之後，於是他們終於答應永久分離。罪犯勇敢地單獨向前進，追趕着命運，命運正以劊子手的狀態行在前面呢；可是羞耻，在本質上是膽怯的，就跑回來和道德做伴，道德在旅行的開始時已仍在後面了。』照此說來，孩子們，人若跑過了幾站路的惡事以後，羞耻就拋棄它們了，回頭等候還是剩着的少許道德。」

---

## 第十六章

這個家庭用手段，却被更大的手段反對。

不管莎菲的心情怎樣，家族其餘的人却因為白哲爾先生之去，而和我們的地主為伴覺得安穩，現在地主的訪問更是頻數而長久了。雖然他想法要延請我女兒進京尋開心沒有成功而失望，他却一有機會就把那些我們退休之處所容許的小遊戲供給他們。他通常在早上就來了，其時我的

兒子和我到外面辦事去了，他和我的家族坐在家裏，描述他特別熟識的京中各處，讓她們開心。他還能重說戲院裏面聽來的話，記住大滑稽家所說的一切滑稽話，這時候還遠在把它們載在笑話書上以誦哩。在談話之間他利用着教我女兒鬥紙牌；或是有時叫我兩個小的打拳，使他們伶俐，他這樣說：可是要他作女婿的希望多少使我們對於他所有的缺點都瞎了眼。這是必得承認的，我老婆布置着上千種的計劃來籠絡他：說得輕鬆一點，她用着各種手段以誇大她女兒的好處。如果茶點中的餅酥而且脆，這必定是奧麗繁做的；如果菓子酒滋味好，菓子一定是她採的；酸果特別的綠是她親手做的；配製布丁是她決定混合的成分。於是這個可憐的女人有時告訴這個鄉紳說她以為他和奧麗繁大小相稱，分付兩個人都站起來，看誰長得高。這此狡獪的例子她以為看不出來，可是每個人都看穿了，却很使我們的恩主快樂，他天天舉出幾件他愛情的新憑證，可是這些憑證却没有高升到議婚，我們以為相去不遠了：他的遲緩有時以為由於天然的害羞，有時以為他怕叔叔反對。可是不久以後就碰到了一件事，使此事的疑團盡釋，他是有意做我們的家屬的；我的老婆甚至把這件事當作絕對的允諾。

我的老婆和女兒，有一次回拜隣居法蘭巴洛，看見那一家最近曾叫一個畫師畫了一張照相，這個畫師是遊行村間的，每名繪像取值十五先令。這一家和我們久已在趨時一方面有所競爭，我們的精神對於這件搶我們上風的事有點警惕，不管我一切的說話，（我也說了不少）決定我們也該畫張照相。於是請了這個畫師來，（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第二件考慮的事是在姿勢上要顯示着我們風度之高貴。至於我們的鄰居，共有七個人，人人都畫着帶一只橘子——橘子是很不合風尙的，神彩也太無變化，佈置又不合法。我們願意畫得較有鮮明的樣式，經過不少的辯論以後，終於全體議決大家畫在一起，畫一張巨大的歷史的合家歡。這個法子可以便宜一點，因為一起只用一個架子好了，並且也有無限的風雅；因為凡是風雅的人家現在都照這種樣子畫的。我們不能立即記憶一件適合我們的史題，所以各人願意畫作不相連屬的歷史人物。我的老婆願意代表維納司，還請求畫師不要在她胸前髮上節省金鋼鑽。她的兩個小兒子站在她旁邊像個邱比特；而我穿了我的長袍和白領帶，拿着我所著的韋斯頓的駁論送給她。奧麗繁畫作阿美松一般，坐在花堆上，穿着綠色的騎馬衣，富麗地飾着金邊，她手裏還拿着一條鞭。莎菲作一個牧羊女郎，在畫師不收錢範圍之內畫着許多的羊；摩西帶着大帽和白羽毛。

我們的風度頗使這位鄉紳快樂，他堅持着也要畫作這



個家庭的一員，作亞歷山大的樣子伏在奧麗繁的腳下。我們大家忖量這是他願作我們自家人的先示，所以也不能拒絕他的請求。於是這位畫師開始動工了，他努力的畫，畫得很快，不到四天，全圖已告成了。畫幅很大，所以必得承認他不節省他的顏色；爲了這一件事我的老婆大加讚美，他的成績我們大家十分滿意；可是却有一件不幸的事情，直到全圖完成我們才知道；現在却狠狠地打擊我們。原來這張畫是那末大，我們屋裏沒有地方可以安放。我們大家怎末會不注意這樣重要的一點，全然不見；這一件事確是我們大家太疎忽了。於是這張畫非但不能如我們所希望的滿足我們的虛榮，只好以一種頂難看的樣式斜靠在廚房壁上。本來這張畫布就在那裏張起來畫的。畫是太大了，任何門裏都不能拿進去，我們所有的鄰居都笑我。有人把它比作魯濱遜的長艇子，大得不好移動；另有人以爲它更像瓶裏的塞子；有人奇怪它怎末能拿出來，可是還有許多人驚愕它從前怎樣拿進去的。

可是這一張畫非但惹動若干人的訕笑，並且着實引起許多人更爲奸惡的猜度。人家看見這位鄉紳的像連在我們一起，這是一種難以避免嫉妬的大光榮。侮辱的私語爲貶抑我人起見開始傳播，我們的安靜繼續着被那班像朋友般告訴我們敵人如何講我們的話的所擾亂了。這些報告總是相當的痛恨；可是侮辱却因反對而愈多。

我們於是又商量除掉我們敵人的惡意，終於想出一個

決定，可是太狡猾了，我不能完全滿意。這個法子是：因為，我們主要的目的是要揭露湯希爾先生是否有求婚之意，我老婆試探他口氣，假裝請他指導爲我大女兒擇婿。如果這一來覺得還不能充分引誘他發言，那末就決定以一個情敵恐嚇他。對於這末一步，我總不以爲然，直到後來奧麗繁給我頂嚴重的保證，說如果他並不自己取她以防止這件事，她決定嫁給這個在此時機準備與他敵對的這一個人。這樣一來計劃就布置好了，雖然我不竭力反對，却也沒有完全贊成。

於是在下一次，湯希爾先生來訪問我們時，我的女孩子當心地避開，才好使他們的母親有機會執行她的計劃；不過她們只退到隔壁間中，在那裏她們能夠偷聽全部的會話：我的老婆巧妙地引起，說法蘭巴洛的一位小姐和斯賓克爾先生像是很好的一對。這一句話鄉紳承認了，她又說下去，人家有豐富財產的總能獲得良好的丈夫：「可是上帝幫助這班沒有資產的女孩子呀！」她繼續着說，「美麗又有什麼意義呢，湯希爾先生？世界上一切的道德和一切的資格又有什麼意義呢，在這個自私自利的時代？她怎末樣是不同的，可是一切의呼聲却是她有什麼。」

「馬丹，」他回說，「我大大的贊成你這句公道和新奇的話；並且，如果我是個國王，可就不同了。確實的，就該讓沒有財產的女孩子有好日子過：我們這兩位年輕的小姐我就該最先爲她們準備。」

「噯！先生，」我老婆回說，「你把笑話尋尋開心罷了：可是我願意我是個王后，那末我曉得在那裏找尋我大女兒的丈夫。可是現在你把這件事嚴重地納在我頭中了，湯希爾先生，你能爲我介紹個合適的丈夫給她麼？她現在已十九歲了，長得好，教育也好；並且照我的愚見，她並不缺乏才幹。」

「馬丹，」他回答，「如果我去挑選，我定要找出一個有各種才幹學識，能使一位仙女快樂的人，這一個人要謹慎，有財產，高雅，和誠懇：這樣個人才合我的意見，你馬丹，是個合適的丈夫。」——「噯，先生」她說，「可是知這樣一個人麼？」——「不，馬丹，」他回說，「知道一個應作孀丈夫的人是不可能的：她的寶藏太大了，不是一人所能擁有的：她是個女神。我確實心裏怎樣想，口裏怎樣說，她是個仙女。」——「噯，湯希爾先生，你只是恭維我可憐的女兒：可是我們曾想把她嫁給一個你的租戶，他的母親剛死，他缺少一個管家的人，你知道我所指的是誰呢，就是農夫威廉：一個熱情人，湯希爾先生，有能力給他吃好麵包；他有好幾次向我女兒求婚了。」這是實在的事情。「可是，先生，」她結論，「我該歡喜你對於我們的選擇加以贊同。」——「怎樣，馬丹！」他回答，「我的贊同！我對於這樣個挑選的贊同！決不。什麼！把這樣多的美麗，意識，和好處犧牲給一個得福不知的東西麼！寬恕我，我決不能贊同這一段的不公道！並且我有我的理由——」

「確實的，先生，」提波拉說，「如果你有你的理由，那是另一件事；可是我該歡喜曉得那些理由。」——「恕我，馬丹，」他回答，「它們都藏在不能發掘的深處，」（把他的手放在胸口）「它們埋藏在這兒，釘牢在這兒。」

當他去了之後，大家商議了一會，我們不能說明他爲什麼說了這些好聽話。奧麗繁把這些話當作頂頂高的愛情表示；可是我們却並不十分熱心：據我看來很明白，這幾句話所含的愛情實比所含的婚姻之意爲多；可是，不管如何預示，我們決定繼續進行威廉的計劃，從我女兒第一次在這村上出現時，他已向她求親了。

## 第十七章

少有任何道德能夠抵抗長久而令人愉快的誘引。

如果我只爲我女兒真實的快樂着想，威廉先生的孿孿不倦很使我快樂，因爲他環境尙佳，謹慎而誠懇。這件事只要很少的鼓勵就能復活他前度的愛情；因此在一兩個晚上，他和湯希爾在我家裏碰見，互相怒容滿面地注視了好一會：可是威廉不欠地主租錢，也不管他的忿怒。奧麗繁在她的一方面，十足表演着風情，也許可以把它稱做表演，然而却是她真正的性格，她假裝把愛情濫施給她的新愛人。湯希爾先生看來對於這個偏愛甚爲沮喪，帶着苦心焦思的脾氣告辭了；雖然我心中頗爲惶惑，看見他所呈露的是那末大的痛苦，而其時在他權力之內就可容易地解除這個導因，只要宣佈他光榮的愛情好了。可是不管他好像忍受着煩惱，奧麗繁的抑鬱不樂却容易看出更爲重大。她和愛人

每會晤了一次之後，他們會晤有好幾次了，往往一個人回房去，儘量的憂愁。有一天晚上我察得她在若干時強作歡笑之後又陷於這樣個心境。我就說，「你現在明白了，我的孩子，你對於湯希爾先生愛情的信任一切都是個夢；他容許諸事不如他的另一個人作他的敵人，雖然他知道權力在於他的一面，只要直言宣告就可保住你的。」——「是的，爸爸，」她回說，「可是他有他遲延的理由；我知道他有的。他面容和言辭的誠懇使我相信他真正的尊敬。我希望，隔不多時就可發露他感情之豐富，使你相信我對於他的意見比你的公正。」——「奧麗繁，我親愛的，」我回說，「每種用以逼他宣露的方法都由你自己提議與計劃的，你不能說我有少微強逼你之處。可是你心不能猜想，親愛的，我將永久幫助你損他誠實的敵人，作你誤置愛情的受欺者。你究竟需要多少時候才能使你的意中人願賜這個解釋呢；可是在期滿之時，如果他仍是不睬，我必要絕對堅持那位誠實的威廉先生將受到孳孳不倦的酬報。我一生所維護的品格要求我這樣辦；我爲父母之慈決不可影響我爲人之誠。那末說出來，你的日期；其時距照你認爲適當的好了，卽在此時留意讓湯希爾先生曉得這確切的日子，過了此期我計劃着要把你交給另一個人的。如果他真的愛你，他自己的良好知識會毫不遲疑地想到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永遠防止失掉你。」這個提議，她不禁也以爲十分公道，迅卽同意

了。她重又申說她嫁給威廉先生的頂正經的允諾，如果另一個人有麻木不仁的情形時；下次湯希爾先生在這裏時，就說定於下月今日她和他的情敵舉行婚禮。

這樣踴躍的舉動好像培植了湯希爾先生的煩惱：可是奧麗繁真的有什麼感覺却使我不免煩心。在這謹慎和愛情的競爭中，她的活潑已拋棄了她，一有獨居的機會，總是消磨在眼淚中。一個星期過去了；可是湯希爾先生並不出力阻止她的婚禮。再下一個星期他仍是很隱忍，可並無多吐露。在第三星期中他完全沒有繼續他的訪問；我的女兒却並不顯露任何的不耐，如我所預期的，她好像保持着沉思的安靜，這種安靜我看來就是放棄。至於我一方面，現在却誠摯地愉快，因為想到我的孩子將要保有永久的衣食無憂和和平，我常常稱贊她寧取快活，不取炫耀的外觀的決斷。

現在她約定的婚禮就不過四天了，晚上我小小的家庭一起圍坐在愉快的火爐旁；講述過去的故事，佈置未來的計劃；忙碌地造成上千種的計劃，誰先想到就誰先講，要是呆話就訕笑他。「好的，摩西，」我說，「我們家裏不久要行婚禮了，」我說，「對於一般的事物你有什麼意見？」——「我的意見，父親，是一切都進行得很好；我現在剛想起，等到麗繁姊姊嫁了威廉，我們就可不花錢向他借榨酒器和酸酒桶了。」——「那我們可以的，摩西，」我說，「並且他會唱『死與夫人』歌給我們聽，鼓動我們的精神，這是另加的。」——「他會把這只歌曲教我們的迪克，」

摩西說：「我以為他唱得很好。」——「他唱得好麼？」我說，「那末讓我們聽一下子。迪克在那裏？讓他勇敢地即行開唱。」——「迪克哥哥麼，」別爾說，我的小兒子，「他剛才和麗繁姐姐出去了：可是威廉先生曾教給我兩首歌，我可以唱給你聽，爸爸。你揀那一只——『將死的鴻雁』或『瘋犬的輓歌？』——『一定唱輓歌，』我說，「我從未聽過，——提波拉，我的生命，哀情是枯槁的；讓我們喝一瓶最好的菓子酒罷，維持我們的精神。我近來曾為各種的輓歌哭了好多，要是沒有一杯提神的酒，我一定要被它克服。莎菲，親愛的，拿起你的提琴，跟這個孩子和音一下。」

## 輓 歌

### 輓 瘋 犬

所有的良善人，每個種類的，  
用你的耳朵聽我唱歌；  
如果你覺得這首歌特別地短，  
它却不能多羈留你。

在易茲令吞有一個人，  
對於他世界如此說，  
他所作的事不愧為上帝的種族，  
當他去祈禱的時候。

他有仁愛與文雅的心胸  
以安慰朋友與仇敵；  
裸體的人天天他給衣服穿，  
只要他穿着衣服的時候。

在那鎮上有一只狗；  
那裏本有許多狗的，  
雜種狗，小狗，幼狗，和獵狗，  
以及下流狗。

這一只狗起先和這個人是朋友；  
可是當時生了怒恨，  
這一只狗，爲要達到自私的目標  
慢慢瘋了，咬這個人！

環着所有鄰近的街道  
這班奇怪的鄰里都奔來；  
誓說這一只狗失掉了靈性，  
去咬這樣個好人。

這傷口看來痛楚而可慘，  
每個基督教徒看見了；  
當時他們誓說這只狗是瘋了，  
他們又誓說這個人要死了。

可是不久發現了怪事，  
顯出他們都在說謊；  
這一個人的傷處平復了，  
這一只狗却就死了。

「很好的孩子，別爾，確然的；這樣一只輓歌可以說  
真正的悲哀。孩子們跑來，這兒這別爾的賀酒，他許有一  
天做主教呢！」

「我極願意如此，」我老婆說；「如果他佈道如唱歌一  
樣的好，我對他毫無可疑了。他母親一方面，大多數的家  
族都能唱一只好歌曲；在我們村上有一句普通話，說勃倫



根索家的人永不會向前直看；甸金森家的人永不會吹熄蠟燭；沒有一個格洛格蘭家的人不會唱歌，或是麥祝蘭家的人不會講故事。」——「雖然這樣，」我說，「所有頂粗陋的俗歌大概比精緻的現代短詩用單節形式的的令人心如頑石的東西較能使我歡喜：這種著作我們有時討厭，有時稱贊。把這杯酒取給你弟弟，摩西。這此輓歌的大錯誤是，他們把很細微的痛苦給予人類的感覺部分，要得到悲哀却失望了。一位夫人失掉她的暖手筒，她的扇子，或是她的叭兒狗，這班愚蠢的詩人就奔到家中吟詠這件災難。」

「那也許是，」摩西說，「在高華的文章中有這種樣子；可是流傳下來的郎耐爾夫花園中唱的歌却十分通俗，都是一個模塑裏出來的；柯林遇杜萊，他們互相對話；他把市場上買的東西放在她頭髮上，她把花球贈給他；於是他們一同到教堂裏去，在那裏他們還把良好的勸告給予青年男女，教他們迅即結婚。」

「也是很好的勸告呀，」我說：「我還說世界上最沒有地方能如那處把這樣正當的勸告教人了：因為，它既是勸誘我們嫁娶，又把老婆供給我們；確然，那裏必是一個上好的市場，我的孩子，在那裏我們說出我們的需要，並且當我們缺乏時就可供給它。」

「是的，老爺子，」摩西回說，「我知道在歐洲只有兩個這樣求老婆的市場，英國的朗耐爾夫和西班牙的芳脫拉皮埃。西班牙的市場每年只開一次，可是我們英國的老婆却每晚可以買到。」

「你是對的，我的孩子，」他母親說：「古舊的英國是

世界上丈夫得妻的唯一地方。」——「並且是管束她們丈夫的老婆，」我攔着說。「有一句外國格言，說如果築一座橫跨海面的橋樑，大陸上所有的小姐們都要渡過橋跟我們的女人學習；因為歐洲並沒有這樣的妻子，像我們英國般。可是讓我們再喝一瓶，提波拉，我的生命，摩西，唱一只好歌給我們聽。我們該怎樣感謝上帝賜給我們安靜，健康與飽暖！現在我自己以為比地球上最大的皇帝還要快樂。他沒有這樣的爐邊圍坐，旁邊也沒有這樣快活的臉。是的，提波拉，我們已慢慢老了，但是我們的桑榆晚景却還快活。從上祖以來，我們不知道什麼污點，我們要把良善而道德的種族留給我們的下輩兒孫。當我們活着的時候，他們可以養我們與讓我們快樂，當我們死後，他們就把我們光榮毫不沾污地傳給後世。來呀，我的兒子，我們等着唱歌；讓我們來合唱。可是我們親愛的奧麗繁那裏去了？那個小天使的聲調總是合奏中最好聽的。」

我剛在說時，迪克奔進來，——「吓，爸爸，爸爸，她逃走了，——她逃走了；我的姊姊麗繁永遠離開我們了！」——「逃了，孩子！」——「是的：她和兩個上等人坐在馬車上逃了，有一個和她接吻，還說他願意為她死；她喊了不少話，意欲回來；可是他又勸她，她就坐在馬車裏去了，還說，『吓！我的爸爸將怎末辦呢，當他知道我墮落了以後。』」——「那末現在，」我說，「我的孩子，去愁苦罷；因為我們永遠不能再有一小時的快樂了。吓，願上天永在的暴怒之光加於他和他的後代！這樣地掠奪我的孩子！——上天當然會這般辦的——取回我的柔和清白，我要領導到天堂上去的！我的女兒懷有這樣的誠摯！可是我們所有世界上

的快樂都完了！去罷，我的孩子，去愁苦罷，去挨恥辱罷——我的心已碎了！」——「父親，」我兒子說，「難道這是你的堅忍力麼？」——「堅忍力，孩子！是的，他將要看見我有堅忍力——把我的手槍拿來——我要去追這個賣我的賊子——只要他是在世上，我總要追趕他！像我這末老，他還可以曉得我能夠刺痛他呢！——這個惡棍——這個奸詐的惡棍！」到了此時我已經把手槍拿下來，其時我可憐的老婆，她的感情不像我那末強，把我拖在她懷裏。「我最親愛，最親愛的丈夫，」她說，「現在聖經是適合你老臂膀的唯一武器。把聖經打開，我的愛人，把我們的慘痛讀到忍耐罷，因為她卑鄙地欺騙了我們。」——「真的，老爺子，」我的兒子重又說道，停了一停之後，「你的憤怒太暴烈與太不相稱了。你該是我母親的安慰者，而你却加增她的痛苦。這不適合於你和你牧師的身分，你這樣地咒罵你的仇人；像他這樣個惡棍，你不該咒罵他。」——「我沒有咒罵他，孩子，我曾咒罵他麼？」——「真的，老爺子，你會咒罵他的，你咒罵他兩次。」——「那末願上帝恕我和他，如果我曾咒罵的話。現在，我的兒子，我明白首先教導我們為我們的仇人祝福真是超過了人類的慈愛。祝福上帝的聖名，因為我曾給予一切的好處，並因為他曾拿走的一切。可是這不是——這不是小煩惱，它能夠從老眼裏絞出眼淚來，我可已有這末多的年分沒有哭泣了。我的孩子——毀了的我的寶貝！願昏亂拿住——上帝恕我！我要說什麼話呢！你可以記憶，我的愛人，她是怎樣的好，怎樣的可愛呀；直到這個可惡的一剎，她的全副精神只在使我們快樂。讓她死了罷！可是她逃了；我們一家的光榮被她污辱了，我必要在別一世界上找尋我的快樂。可是，我的孩子，你看見他們逃跑的；也許他強逼她走呢？如果他強逼她，她也許仍是清白的。」——「唉，不，老爺子，」這個孩子說；「他只是和她接吻，還叫她是他的天使，她大

大地哭，靠在他的臂上，他們就很快的把馬車趕走了。」  
「她是個忘恩負義的東西，」我的老婆說，她哭得幾乎不能說話，「這樣的對待我們；關於她的愛情，她從沒受到至少的限止。這個邪惡的淫婦卑賤地拋棄她的父母，而並不曾有任何的激怒。論你白髮老人速歸墳墓，而我也隨即跟上。」

這是我們第一次的真正不幸，那一夜就這樣地消磨在愁怨的悲哀，和不能實行的猛烈感情中。我決定，無論如何要找到賣我們的人，不論他在那裏，責罵他下賤。第二天早上我們不見可憐的孩子早餐，在早餐桌上她往往以活潑與愉快給與我們全體的。我的老婆，如以前一樣，企圖以責罵寬舒她的心胸。「決不許，」她說，「那個最卑劣的門戶之沾污這扇清白的門。我決不再稱她為女兒了。不！她可以把羞恥帶給我們，她却決不能再欺騙我們。」

「妻呀，」我說，「不要說到這樣嚴酷：對於她的罪惡我的嫌憎正和你一般重大；可是這所屋子和這個心胸應該常常開着以容一個可憐的悔罪者回來。她因悔罪而回來得愈早，我們也愈歡迎她。因為最好的人在第一次也許要錯的；手段可加以誘惑，傳奇也傳播它的惑人力。這一次的錯誤由於孩子的老實；可是再做錯就是罪惡所造成了。是的，這個可憐的東西將為這個心胸和這個屋子所歡迎，雖然已被沾污着上萬的邪惡了。我們將重又聽見她像音樂般的聲調，我還要溺愛地靠在她胸前，如果我能找出她的悔過心。我的兒子，把我的聖經和我的手杖拿到這兒來；我將追尋她，不管她在那裏；我雖然不能把她從羞恥中救出來，我也許可以阻止她罪惡的持續。」

## 第十八章

父親這尋失去的孩子，要喚她回到道德之途。

雖然這個孩子不能描述手扶他姊姊進馬車的這個上等人的身材面貌，可是我們的疑心却全部加於我們的少年地主，他作這陰謀的品格太著稱了。我於是舉步向湯希爾堡進發，決定譴責他，如屬可能就帶回我的女兒；可是當我走到他的住所以前，我遇見一個我的教區中人，他說曾見一個年輕小姐很像我的女兒和一個上等人坐在一輛馬車中，照他的描述，這一個人，我只能猜是白哲爾先生，說他們很快地把車趕着。可是這一個消息還不能使我滿意，我於是跑到這位年輕的鄉紳那裏，雖然時間還是早得很，我却堅持着要立即見他；不久他即以頂頂坦白親熱的神氣出現了，對於我女兒的私奔好像十分驚愕，以其名譽為證，斷言他對於此事完全不知。於是我現在責備我以前的猜疑，只有把猜疑轉到白哲爾先生身上，我記得最近有好幾次他和她作秘密的商談；何況另一個見證的出現再不容我對於他的奸計有所懷疑了，這個人確說他和我女兒確向威爾斯進發，離開此間約有三十里，那裏是有許許多多戲班的。心境既已弄到這樣，我們總是易於輕率從事而不加以正當的思慮，所以我決不自己辯駁，不問這些話或許為意在引我誤入迷途的人所說，只是決定到那兒去追尋我的女兒和

她所愛的拐子。我起勁地跑上去，沿路詢問好幾個人；可是得不到消息，直到進城時我碰見一個人坐在馬上，我記起曾在鄉紳那裏看見過他；他確實的告訴我，說如果我追隨他們到距此三十里的賽馬會那裏，可以靠得住追到他們，因為他曾看見上一夜他們在那裏跳舞，並且好像全場都很歡喜我女兒的成就。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望賽馬場跑去，約在下午四時我走到場上。這一班人都有很光輝的外貌，大家一心一意在這尋着一樣東西，那就是快樂；我所追尋的是怎樣的不同呀，那就是要喚回一個失去的孩子的道德；我好像看見白哲爾先生在距我很遠的地方；可是，好像他怕會見，等到我走近時，他就混入人叢中去了，再也不看見了。

我現在想來再追尋下去也沒有什麼益處；就決定回家，因為這個清白家庭，需要我幫助呢。可是我心志之激動，和我所受之疲勞，使我發起熱來了。寒熱的朕兆我在離開賽馬場之前就知覺了。這又是一件不曾預料的打擊，現在我身距家庭有七十里之遠；所以只好在路旁的一家小酒店裏休養；這種地方，通常是貧窮人和經濟人的安息所，我耐心地睡下來，等待病愈。我沮喪地在這裏住了近三星期；終于我的體質恢復了，可是我不曾準備着付飯宿費的錢。從這一個環境中生出來的煩惱很可能使我舊病復發，如果沒有一位停步吃快飯的旅客供給的話。此人非別，乃是聖保羅教堂墳地旁仁善的賣書人，他曾寫過這麼多的小書給

孩子們：他自稱是小孩子的朋友，但是他却是全人類的朋友。他休息得不久，就要匆忙地離去了；因為他永遠有頂頂要緊的事務呢。他在那時正在搜集「一位湯麥斯屈列澄的歷史」的材料。我立即記起了這位善人的紅粒痣的臉：因為他曾刊印我反對教士續絃的書；我就向他借了幾塊錢，等我回家還他。於是我離開了客店，因為此時我還是羸弱，就決定每天行十里作安閒的行旅。

我的健康和平常的安靜差不多已復原了，我現在譴責我的傲氣，它曾使我拒絕上天的懲戒。人少有能知道他能夠忍耐的災禍以什麼為限，除非他遭到過；至於升上高度的野心，從下面看來是光明的；我們每升上一步就看見若干新鮮與黑曠的藏匿着的失望景象；因此當我們從快樂的高峯降下來時，雖然下面的憂愁之谷在起先看來黑暗而陰鬱，可是這勞苦的心志，還是注意它自己的娛樂，當我們下降時，仍找着令人滿意和愉快的東西。等到我們愈走得近時，頂黑的東西現出了光輝，而精神上的眼睛也已順應着它陰鬱的處境了。

我現在向前跑去，已跑了約有兩小時了，這時候我看見遠遠好像現出一樣東西，像是公車，我就決意趕上去；可是當我追到時，才知道是一輛巡遊劇團的車子，車子上面載着他們的佈景和其他舞臺上的傢伙到鄰近村上去，他們要在那裏表演呢。

這一輛車子只有一個駕車的人和一個班裏的人管着；其餘的戲子在次日趕來。古諺說，「路上有好伴侶就縮短了路程。」我於是就和這個窮戲子談話起來了：因為我以前曾有着舞臺經驗，我就像平常一般論著這種問題；可是我對於劇場的現代情形不大熟悉，我請教他現在誰是合時的戲劇作家，誰是當代的德來登與奧推？「我猜，先生。」這個戲子說，「現代很少有劇作家以為將他自己比之你所舉的兩個人為榮耀的。德來登和羅士。先生，已很不時髦的了：我們的風尚已退還了整個世紀；夫勒橋，本約遜，以及莎士比亞的一切劇本才是大家歡迎的東西。」——「怎樣？」我說，「難道現代還能以那種古老的對話，那種陳舊的幽默，那些誇張的人物，充滿在你所舉的著作裏的東西娛人麼？」——「先生，」我的同伴回覆，「大眾並沒想到什麼對話，幽默，或是人物；因為那種東西全不是他們的事；他們只是去尋快樂，當他們賞鑒了用約翰的或莎士比亞的名字的啞劇便覺得快樂了。」——「那末這樣，我猜，」我說，「我們的現代劇作家與其說是描摹自然不如說是描摹莎士比亞。」——「老實說一句話，」我的同伴說，「我不曉得他們描摹任何東西；並且公眾確也不向他們要求什麼描摹；這不是一篇劇本的構造，只要他們能夠介紹若干的跳躍和姿勢，就可叫人喝彩。我曾知道有一篇劇本整本沒有一點笑話，却是聳肩縮背地就滿堂歡迎，另外有個劇本因為詩人插入一段絞腸痛的瘡孽，也就沒有失敗。不，先生，康格來夫和法克哈耳照現代的風尚看來俏皮話太多了；



我們現代的對話却自然得多。」

到了此時巡遊劇團的車子已到了村上，看來這個村上先已知道我們將到，都出來看我們；因為我的同伴說，巡遊劇團的觀眾總是戶外多於屋內。我起先沒有想到我在這樣一班人中頗不相稱，直到後來，我看見一大堆的人圍着我才知道。我就愈快愈妙地躲避在供給班中人住的第一家小酒店裏，他們把我領到公共招待室裏，有一個穿得很好的上等人先跟我說，問我是否真的是班裏的教師，或只是我在戲裏假裝着的腳色？我把實情通知他，說我不屬於班中的任何一種人，他很謙讓地願意我和演員共享一杯甜酒，在喝酒時他很熱心地與很有興趣地討論着現代政治。我心中暗想他的地位至少不減議員；當他詢問着店裏有什麼東西作晚飯，還堅說演員與我該到他家去和他一起吃飯的時候，我的猜度差不多已確定了；經過一番懇請之後，我們卻應召而去。

## 第十九章

描寫一個人，他不滿意現在的政府，並且恐怕失去我們的自由。

招待我們的這所屋子坐落在離村不遠的地方，我們的

主人說，車子沒有準備，他領我們走去；不久我們就到達一所爲附近村間所僅見的華貴房屋。我們被邀到一間十分優美和時髦的房間裏；他出去分付預備晚飯，這時候這個演員向我使眼色，說我們真有運氣。我們的主人不久就回進來，佳美的晚餐就拿進來了，又介紹兩三個穿得很隨便的夫人們，開始很高興的談話。可是我們的主人首先高談着政治題目；他說自由是他誇說的同時又是害怕的。撤了桌布以後，他問我曾否看過最近的麤尼陀報；我回答沒有，「什麼，我猜也不會看過奧迪多？」他說。「也不會，先生，」我說。「那就奇怪了，很奇怪了，」我的主人回答。「現在我讀着所有講政治的報。日報，公衆報，利吉爾報，紀年報，倫敦晚報，白宮晚報，十七家的雜誌，兩家評論；雖然他們互相仇視，我却統統歡喜。自由，先生，自由是不列顛的誇口，我以我所有康華爾的煤礦發誓，我尊敬保護自由着。」——「那末可以盼望你是尊敬國王的？」我說。「是的，」我的主人回答，「如果他做我們要他做的事；可要是他仍照他以前所做的那般做下去，我決不再管他的事了。我一點也不說。我只是想。我能夠處置若干事物比他好一點。我並不以爲他有足夠的顧問；他該受凡是願意給他勸告的人的勸告，那末我們可有若干事物另變一個樣子了。」

「我願意。」我說，「那種擾亂的顧問只配枷號。幫助我們組織中弱的一面該是誠實人的責任，所謂弱的一方面就是神聖的王權幾年以來天天在那裏下墜，而國家失掉了

由此而生的一部分勢力。可是這班矇矓的還是繼續着喊自由，如果他們有一點重量，便卑賤地拿來投到天平秤上重的一方面去。」

「怎樣！」一位太太說，「難道我們活着還看見一個這末下賤這末卑鄙的人，做自由的仇敵，暴君的保護者麼？自由，是上帝神聖的贈品，不列顛人光榮的權利！」

「這是可能的麼，」我們的主人說，「現在還能找出主張奴隸制度的人麼？還有人卑鄙地放棄不列顛人的權利麼。先生，還有人這樣下賤麼？」

「不，先生，」我說，「我是講自由的，自由是上帝的神德！光榮的自由！那是現代談論中的主題。我願意大家都做國王。我也願意我自己作國王。我們天然都有登寶座的平等權利；我們原來是平等的。這是我的意見，並也是一組誠實人喚作利維勒斯的意見。他們自己要想建立一個大家都有平等的自由之社會。可是，阿呀！這件事却永遠不能做成；因為其中有若干人比較其他的人強壯，也有若干人較為狡猾，這一班人就做了其餘的人的主人；其可信一如你的馬夫騎你的馬，因為他是比馬狡猾的動物，那末如果這種動物比他更為狡猾與強壯就將反而坐在他肩上了。所以這是命運派定人類服從的，有些人生來命令人，有些人生來服從人的，如果必定有暴君的話，這問題是在於讓他們和我們住在一宅子呢，或是住在一個村上，或是還要遙遠地住在首都。現在，先生，聽到我一方面，我是天性憎恨暴君的臉

面的，他跑到越遠，我越快活。人類中大多數也是像我這般想法，就同心一意舉出一個國王來，國王一選舉立即減少了許多暴君，並把虐政放到離開大多數人民頂頂遠的地方。現在這班偉人，他們本身在選舉單一之暴君之前原也是暴君，天然憎恨着加諸其上的權力，而他們的重量必定永遠在較次階級上有極重的傾向。<sup>(3)</sup>所以盡力；減削君權是這班偉人的利益；因為他們從國王那里奪來的東西，原來只是歸還他們而已，他們替國家做的事只是傾覆這獨一的暴君，藉以恢復他們原有的權力。現在這個國家這樣地安好了環境，它的法律這樣地處置，它的富人有這樣的心思，大家都圖謀推行這件傾覆君主的事。第一，如果我們國家的環境這樣有利於積聚財貨，而使富者愈富，將使他們的野心更其增加。積聚財貨是必要的效果，講到現在的時候，從國外貿易流進來的富力要比從國內工業所生的來得多：因為國外貿易只有富人經營，才能得利，而他們同時還可以享有國內工業所生的利益，所以以我國論之，這班富人有兩條富源，而窮人却只有一條，爲了這個理由，一切商業國家的財富是得以積聚的；而一切這樣的人至是終必成爲貴族專制。還有，國中的法律也可以幫助積聚財貨；而維繫貧富的天然束縛遂由之而破裂；法律制定富人只能和富人結婚；或是有學問的人認爲沒有服務國家作爲議員的資格，只因爲財產的缺乏；於

是財產就成爲聰明人志願的目標：我說，靠着這些方法，和類似這些的方法，財富就聚起來了。現在這班擁有積聚起來的財富的人，除掉供給他們日常必需品和生活上的娛樂以外，別無其他方法使用他過多的財產，只是拿去買權勢；換句話說，造成這就是用錢買有窮人和貪財人，以及爲了麵包而願意忍受這貼身的暴政之折磨的人的自由，以之造成附屬品。因之每個富人大都在他周圍聚集了一圈頂頂貧苦的人；充滿着積聚財產說的政體或許可以和迪卡兒體系相比較，每個天體必有它自己的旋渦旋動。可是，誰願意在偉人的旋渦裏旋動的必定是這班奴隸，這班人類的謬種，他們的靈魂和他們的教育都適應于做奴隸，他們除掉曉得自由的虛名以外一點也不知道。可是畢竟還有很多的人民在富人的勢力範圍以外，就是，那一班介於很富與很窮之間的人；那些人所有的財產，以之抵抗鄰人權勢則有餘，自己施行虐政則太足。在這種人類的中間階級當中大概可以找出社會上所有一切的藝術，智慧，與道德。單有這個階級可稱爲自由的真正保守者，或許可以喚作人民。現在却遭遇着，這班人類的中間階級失掉了它在國內的一切勢力，它的聲音淹沒在這班謬種的聲音中；因爲如果現在把討論國事的「財產限止」比較憲法成立時認爲合格的財產減輕十倍，顯然的，大多數的謬種就將這樣地引進政治系統里來了，而他

們是永久環着偉人的旋渦轉的，則必聽從偉人的指揮。在這種情形之下，於是所有的中產階級只好以頂頂神聖的謹慎小心保守着至尊執政的特權，把偉人加之在下的中間階級之十倍壓力移開。這班中間階級可以比作城市，這班富人從事圍攻這城市，而執政者從外面急往解圍。當時這班圍攻者害怕有敵人推倒他們，自然只好向城里的人提出詭詐的條款，花言巧語的諂諛他們，把特權來取悅他們；可是如果有一天他們在後面打敗了執政者，對於居民，這一座城牆只是小小的防禦物而已。他們所希冀的只要回過頭去看着荷蘭，熱那亞，威尼司好了，在那里是法律管窮人，富人管法律。我是主張君權的，願意為君王死，君王神聖；因為如果人類之間有什麼神聖的東西，這必定是正式的君主；不論在戰時，與和平時，對他權力若有削減，就是侵犯人民的真正自由。自由，愛國，和不列顛的虛聲已經為害非淺；我希望真正的自由之兒女應該防止它們再做害事。我曾認得許多假裝作現代自由的伴侶的人，可是我不記得有一個在他的心里和家里不是暴君的人。」

我覺得我的熱烈之氣把這篇演說拉長到好禮節之外了；可是我主人的不耐煩。已屢次努力攔阻我了，現在再也不能忍住了。「什麼！」他說，「難道我一切的時間都在招待一個穿着牧師衣服的耶穌會徒麼？可是，我以所有康華爾

的煤礦爲證，快點滾出去，不然，我也不叫威金生了。」我現在覺得我說得太遠了，就請他寬恕我所說的熱烈話。「寬恕！」他回說，大怒地；「我以爲這種主義需要一萬次的寬恕。什麼！放棄自由，財產，並且像官報所說般，臥下來讓穿木屐的人騎麼！先生，我堅持着你該立即跑出屋子，以免更壞的後果。先生，我堅持着。」我正要重講我的抗辯；正在此時我們聽得跟班的叩門，而這兩位夫人喊道，「必定是我們的主人和太太回家了！」原來所有這些時間招待我們的只是個管家，他趁主人不在家，立意要出風頭，自己做一會兒的上等人；老實說，他所講的政治正也和大多數的鄉下紳士相似。可是現在再沒有超過當我看見這位紳士和他的太太進來時的混亂了；他們看見這樣一班人和這樣的高興，其驚愕也不減於我們。「諸位，」這位屋子里的真正主人向我和我的同伴說，「我的妻子和我是諸位最卑賤的僕人，可是我斷言這是一種不曾預期的恩寵，我們不勝感謝。」他們不曾預料我們一班人在這裏，可是我確知他們的來到更使我們不能預料呢，我覺得自己的可笑，一句也說不出了；這時，其次我看見走進房來是誰呢，原來是我親愛的阿拉皮拉韋爾小姐，起先她已有意嫁給我的兒子喬治，可是婚約解除了，這我已經講過的！她一見我就飛也似的奔到我懷中，非常的快樂。「我親愛的先生，」她說，「這是怎樣快樂的奇遇呀，我們得有這樣個不預料的訪問！我確知我的姑夫和姑母當他們知道獲得這位良善的普林洛斯博士爲賓客時將要

發狂似快樂了。」等到聽得了我的名字，這個老紳士和太太都很有禮地站起來，用着頂頂懇切的招待歡迎我。他們聽見我們這次拜訪的原來忍不住好笑；可是這位不幸的管家，起先好像要革除他，却爲了我的代求而饒恕了。

亞拿爾特和他的太太，（這所屋子就屬於他們的）現在堅持着要我留幾天；而他們的姪女，我的討人喜的學生，她的思想多少受過我的指導，也加入請求，於是我答應了。那一夜我住在一間華美的房里，下一天早上很早的韋爾模小姐就願意到花園里去談話，這一所花園是用現代的樣式裝飾着的。消磨了一些時光在指點此地的美麗以後，她看似不關心地問起最近曾聽到我兒子蓋治的信息麼。「阿呀！馬丹，」我說，「他已離家近三年了，從不會寫給過他的朋友或是我。他在那里，我不知道：也許我將永遠不見他。或重享着快樂了。不，我親愛的馬丹，我們將永遠不再見像我們曾消磨在威克斐火爐旁的快樂時光了。現在我小小的家庭分散得很快，貧窮不止把貧乏帶給我們，可是還帶着耻辱。」這個善良的女孩子聽了這段話流下了眼淚；我見她有這末多的感情，只好忍住我受害的許多細節不說。可是，這多少是對於我的安慰，當我察得隔了那些時間不會移動她的愛情時，並且自從我們離開她的村上以後，她曾拒絕好幾次的向她求婚。她引導我環遊園里的廣大改良，指出幾處散步的路和園亭，同時從每件事物上抓住一個暗示以詢問關於我兒子的新問題。照這樣子我們消磨了一個上午，直



等到打鐘召集我們吃飯，就在飯桌上我們看見我上述的這位巡遊劇團經理，他是來銷售「佳美的悔罪」的戲票的，這一齣戲就在當夜演出；和拉雪一角由一個從未登臺的年青人扮演。他似乎很熱烈地稱贊這位新演員，斷言他從未看見有誰有這樣超越的希望。他說演戲不是一天學得會的；「可是這位上等人，」他續說，「好像天生就做戲子的。他的聲調，他的身材，和姿勢都是可贊美的。我們偶然獲得他，在我們的旅行中。」這一番話多少鼓動了我們的好奇心，於是經過夫人們的請求，我被勸和他們作伴到戲院里去了。這家戲園原來是一所積穀倉。我同伴的這一班人無可爭辯地是本地的首領，所以我們受着頂大的恭敬，位置也在戲院的前排；我們在那里坐了一會好不耐煩地看到和拉雪的出場。這個新演員終於跑出來了；讓做父母的爲我設身處地着想我的感觸罷，當我看出這個腳色就是我不幸的兒子！他正要開始；此時把他的眼睛轉到聽衆身上，却看見了韋爾模小姐和我，立即站着不言不動。

佈景後面的戲子，認爲這個頓挫由於他天性的怯弱，嘗試鼓勵他；可是他非但不能做下去，却淚如泉湧地退到臺後去了。我不曉得這時我的感覺如何，因爲接續得太快了，不能描述，可是我不久就被韋爾模小姐喚醒了這場不愜意的幻夢。韋爾模小姐臉色蒼白，聲音震顫，要求領她回到姑夫家去。當我回家時；亞諾爾特還對於我們的非常行動還沒

有明白，等到知道這個新演員就是我的兒子後，就派他的車子請他來；其時因為他堅決拒絕重行登臺，已叫另一個戲子替他，我們不久就和他在一起了。亞諾爾特先生仁愛地招待他，我也照通常一般地高興接待他；因為我永不會假裝憤怒的。韋爾模小姐的招待是混合着看似不經意的樣子，可是我能夠看出她表演的深遠部分。她心思之混亂好像還沒靜下來，她說了二十句的眩暈似的話，好像很快活，又大笑自己的沒有意識。間或，她偷偷的看鏡子，好像因知覺她不可抵抗的美麗而快樂；常常問什麼問題却全不注意答覆。

## 第二十章

一個漂泊哲學家的歷史，追求新奇却失掉了滿足。

我們吃了晚飯後，亞諾爾特太太有禮地提議送兩個跟班去拿我兒子的行李，想先我的兒子似乎拒絕了；可是在她強迫要求之下，他必得告訴她，說一枝手杖和一個皮包就是他所有在地球上的一切堪以自誇的可移動的東西了。「怎麼，唉，我的兒子，」我說，「你離開我的時候是窮困；你回來時，我覺得你還是窮困；可是，我毫不疑心，你世面已看得多了。」——「是的，老爺子，」我兒子回答；「可是跟着

財運旅行不是保有財運的方法呢！真的後來我便中止了我的追求。」——「我猜，先生，」亞諾爾特太太說，「你的旅行記事該是很有趣的。旅行的最初部分我已常聽得我的姪女講過；可是在座的人若再得聞其餘，我們更爲感激。」——「馬丹，」我的兒子回答，「我敢保你聽時的快樂還沒有我因講述的虛榮而致之快樂的一半那末大；可是在整篇的敘事中，我不能答應你內有冒險，因爲我的敘述與其說是我所經歷的，不如說我所看見的。

「我平生第一件的不幸，你們大家都曉得了，是巨大的；可是雖然它使我憂愁，却不能使我灰心。從沒有人能比我的希望心更其巧妙。第一次我覺得幸氣不佳，另一次我更其期望她；現在我已在她輪子的底下了，每一次新的轉動就要升高我，再不能壓低我了。於是在一個美妙的早上，我向倫敦前進，並不會爲了明天而不安，好鳥在路旁歡唱；我想着倫敦是一個市場，在那裏各種才幹確能遇到識拔與獎賞，以此自己安慰自己。

當我到達京城時，老爺子，我的第一件事是把你的介紹信送給我們的表兄弟，他自己的景况也不比我好多少。我的第一個計劃，你知道的，老爺子，是當中學的副教員，我請他對於這個事務加以指導。我們的表弟兄聽得這個提議，真正冷笑了一下。「噯，」他說，「真的，這是爲你安排的很好的生涯。我自己曾在供膳宿的學校里當過副教員；我幾乎一條繩吊死，否則寧可做監獄中的副獄吏！我早起晏睡：挨校長的呼喝。校長太太討厭我的醜臉，在校中受學生的煩惱

永不准出外去應酬。難道你確信配在學校里辦事麼？讓我稍微考試你一下。你會從小當過這件事務的學徒麼？」——「不。」——「那末你不配進學校。你能替學生梳頭麼？」——「不。」——「那末你不配進學校。你會出過痘子麼？」——「不。」——「那末你不配進學校。你能三個人同睡一床麼？」——「不。」——「那末你不配進學校。你有一個良好的胃口麼？」——「是的，」——「那末你不能在學校里辦事。不，先生，如果你要找一個溫文，舒服的行業，立下七年的關書，做一個磨刀匠的學徒，替他轉磨輪器；無論如何不可進學校。來罷，」他繼續着說，「我看你是極有精神和略知學問的年青人；你看像我般做一個著作家你以為如何？無疑的，你曾在書上讀到天才在這件買賣上餓死的，現在，我將給你看看京里的四十個很蠢的人，靠着著作而過着優裕的生活。凡是誠實而遲緩認真的人，他們平淡地，蠢笨地寫下去，都寫着歷史和政治，而得得贊賞；這一班人，先生，如果當時學了補鞋匠，他們的一生就只會補鞋，可永遠不曉得製鞋。」

「既然曉得副教員的品格並不是上等階級，我就決定接受他的提議；我對於文學家來極其尊敬，恭敬地歡迎這條古代之母的格賴街。我光榮地想要追蹤德來登與奧忒維。在我之前曾走過的故轍。我把此地的女神視為智慧之母；並且和世界交接畢竟可把良好的見識給予我們，她遺留給我們的貧窮我當作天才的乳母。我一坐下來就有這些大思想，既已覺得剩下來講的好問題都在錯誤的一方面了，我決定要寫一本完全新鮮的書。我於是聰明地裝點了三條自相矛

盾之論。這三條奇論實在是假的，可却是新鮮的。真理的珍寶已是往往給別人運輸進口了，再不剩下一點給我除非是若干眩耀的東西，這些東西從距離很遠的地方看來是全然相像的。看呀，天，當我著作時止於我筆尖上者是如何覺得鄭重呀！整個的學者世界，我毫無疑慮會起來反對我的體系；可是我已準備反抗整個的學者世界。我一半安心地坐着，像一只豪豬把筆尖向每一個反對者放射。」

「說得好，我的孩子，」我說；「你討論的是什麼題目呀？我希望你沒有遺漏一夫一妻制的重要。可是我攔着你了：講下去。你刊行了你的奇論：好的，對於你的奇論學者世界說什麼話呢？」

我的兒子回答，「對於我的奇論學者世界一點也不說什麼；一點也不說，老爺子。他們每人都忙於贊揚他的朋友和自己，或是責備他的敵人；不幸地，我兩者都不是，於是挨着最嚴酷的磨折——漠視。」

「有一天我正在一家咖啡店里沉思我奇異的命運，一個矮小的人忽然跑進室中，坐在我對面的隔房里，經過一會開場白之後，他知道我是個文士，就摸出一束提議來，請我捐助刊行普魯波歇斯的有註本，他正要公諸於世。這個要求必需要引起一個答覆，我說我沒有錢，我這退讓却引起他詢問我希望的性質。他說，『我看你對於京里是不熟悉的。我將告訴你京城的一部分試看這些提議；在這提議上我已度着十二年很舒服的生活了。恰當一位貴族旅行歸來時，一

個克利奧人從牙買加到來，或是一個富孀從她鄉下的住宅里來，我就強求他捐助。起先我以諂諛攻她的心，然後乘機把我的提議吐出。如果他們在第一次就毫不遲疑地捐助，我就又請求他們出著書題記費；如果他們給了我，就又打動他們把他們的徽章刻在書面。這樣地，」他繼續着說，「我靠着虛名生活，却嘲笑着它。可是，我們私下講，我現在太出名了；我很歡喜借你的臉用一會兒；一個很出名的貴族剛從意大利回來；他的門房認識我的臉；可是，如果你把這本抄本詩帶去，得有成功，那末我以生命為誓，我們平分所得。』」

「上帝保佑我們，喬治，」我說，「難道這就是現在的詩人的業務麼？難道他們天才卓越的人這樣卑躬屈節地去求乞麼？他們能夠若是沾辱他們的職業，把贊賞作不正當的買賣以求食麼？」

「吓不，老爺子，」他回說，「一個真正的詩人決不會這樣地卑賤；因為，不論那裏有天才，因就不論那裏有傲氣。我現在描寫的這班東西只是會作詩的乞丐而已。真正的詩人，為了名譽他對於每種艱苦都以勇敢對付，同樣他也畏懼人家的輕侮；只有那班不值保護的人是卑屈地懇求的。」

「我的意志素來驕傲，不肯卑躬屈節地做這等受辱的事，可是錢太少了，不能企圖作第二次的冒險以求聲譽，我現在必得定一個中間辦法，以著作求食。可是對於這個職業我也是不夠資格，因為只有勤苦才能穩保成功呢。我不能壓制我要名譽的潛在之情；通常我把時間消耗在力圖優美上；這種文章是篇幅不長的，如果用以作多量的生產，寫

平庸的文章比較利益要大一點哩。我的於是短文具載於期刊間，沒有人注意也沒有人知道。公衆忙著的事要比觀察我體裁的流暢素樸，文句的諧和重要多哩。一張又一張的歸於湮沒。我的論文都埋沒在自由論中東方故事，和治癩犬咬的方子之間；其時費羅多斯，費賴萊雪斯，和費萊羅昔羅斯都寫得較好，因為他們比我寫得快。

「於是我現在除掉和像我般的失望作家聯絡以外，並無他人，他們互相稱賞悲歎，和藐視。在每個著名作家的文章里我們察得使人滿意者正與其優點相反。我覺得沒有別個天才使我歡喜。我的不幸奇論已全部把安慰之源風乾了。我不能高興閱書，也不能高興著作；人家的卓越我所嫉妬，而寫作却是我的賣買。

「正在陰鬱的思想之中，有一天我坐在聖詹姆士公園的凳上，一個氣象高華的少年紳士走近我來，他從前在大學裏是我很親密的朋友。我們互相見禮，都有些遲疑；他差不多羞於和這樣一個衣衫襤褸的人認識，我却怕他拒絕。可是我的疑慮立刻消釋了；因為尼特湯希爾終究是脾氣很好的人呢。」

「你說些什麼，喬治？」我攔說，「湯希爾！不是他的名字麼？當然除了我的地主以外，不會有別人的。」——「上帝保佑！」亞諾爾特太太說，「湯希爾先生是你的近鄰麼？他已好多時成爲我們家庭的朋友了，我希望他不久就要到這裏來。」

「我的朋友第一件事是，」我的兒子繼續着說，「是把他自己的很精美的一套衣服改變我的外觀，於是他答應我坐在他一桌，身分是一半朋友，一半手下人。我的職務是伺候他到拍賣場，當他坐着畫照的時候，引起他的精神，坐在他馬車的左邊，如果沒有人坐的話，當他有意思取樂的時候，就幫助打房間，正如成語所謂。除此之外，在這個家庭里我還有二十件其他的小職務。我還做着許多不用分付的小事：帶開瓶鑽，做所有管家的孩子的寄爸爸；分付我唱歌就要唱；永遠不准發怒，常要卑下；並且如若我能夠，要十分快樂。

可是這個光榮的職位，我並非沒有敵人。一位海軍大佐，天生就適合於這個地位的。他的母親從前是一個有錢人的洗衣婦；因之他老早就習得卑劣和世傳的風尚。這個人畢生研究着如何認識貴族，雖然因為他的蠢笨好幾次被人家革除，可是他還找到不少人，他們和他一樣地愚蠢的，答應了他的殷勤。諂媚是他的行業，他把諂媚練習得十分純熟；我便見得不靈和僵硬了；我的愿主對於諂媚的願望日有增加，因之每個鐘點便多認識他的缺點，我也更不願意諂媚他了。於是我有一次全然把這個地位放棄，讓給這位大佐。其時我的朋友正有一件事發生，要我幫忙。這種事情總不過是替他和一位上等人決鬥，這個人假裝着他的姊妹曾被她侮辱。我毫不遲疑地接受他的要求；雖然我看你對於我的舉動不開心，可是，為了友誼上的不可免的債務，我不能加以拒絕呀。我擔任了這件職務，打敗了我的敵手，不



久以後就知道那個女人，只是個娼婦，那個當她硬漢的人是個騙子。這一段的服務，他重又對我說了頂頂熱情的感謝話；可是，不多幾天我的朋友出京去了，他不曉得使用我做別的事，只好把我薦給他的叔叔，威廉湯希爾爵士又是一位很高貴的貴族，他在政府里有一個位置的。等到他去了以後，我的第一件事是帶着他的介紹信到他叔叔那裏去，這一個人道德齊備的品格是大家都知道的，並又公平。我受着他一個僕人的招待，帶着頂頂客氣的微笑，僕人的容貌總是傳導着他們主人的仁慈。招待我進了一個大房間，不久威廉爵士就跑到這兒來會我了，我把面陳的話和信都交給他，他讀了信，停了幾分鐘，說道，『先生，請你告訴我你替我的親屬做些什麼事，得到這種熱心的介紹？可是我猜，先生，我猜度你的優點；你會爲他決鬥；這樣你就希望從我這裡得到替他做惡事工具的酬報。我願意誠懇地願意，我現在的拒絕可以算是對於你罪惡的懲罰，可還有，也可算是引你悔過。』這番嚴厲的責備我耐心忍受，因爲我知道它是對的。現在，我全部的希冀只有放在給予一個偉人的信上了。說到貴族的門口都是永久糾纏着乞丐的，大家都準備投進某種祕密的請求，我覺得不容易得到進去。畢竟我把我所有的財產之半賄賂了這個僕人，後來我被招待到一間寬敞的房間裏了，我的信在先已呈上爵爺鑒核了。在此急切的時間，我很有充足的時間觀察四周。每件東西都很華美，裝置得很愉快；圖畫，器具，鍍金的傢伙，把我嚇呆了，使我對於物主的

觀念提高。噫！我自己想，所有這些東西的主人必是怎樣的偉大呀，他的頭腦中裝着國事，他的房屋炫耀着王國一半的財富！當然他的才能是莫測高深的了！正在驚懼地思想着的時候，我聽得有一種腳步聲很重地跑向前來。噫，這是偉人自己了！不，這是一個女僕。不久又聽得有陣腳聲。這必定是他了！不，這只是偉人的隨身僕人。終於爵爺真的出現了。他說，『你就是帶這封信來的人麼？』我鞠躬答應着。『我從信里知道，』他繼續着說，『里面說』——可是正在這一刻，一個僕人送上一張卡片；他就不管什麼跑出這間屋子，只剩我在間中咀嚼我自己的快樂。我再也不見他了。直到後來一個跟班告訴我說爵爺在門口上車了。我立刻跟出去，我的聲音和三四個聲音聯起來，『他們也像我般請求恩惠的。可是爵爺去得太快了，他大踏步跑進了車門，其時我大聲喊他告訴我可有回音。他此時已經進車，喃喃地答了一聲，我只能聽到半句；另外的半句已消失在他車輪的轉響中了。我伸長了頭頸站了一會，擺着細聽光榮之聲的姿勢，直到後來，四面一看，已單剩我一個人，在爵爺的門口了。

「我的耐心，」我兒子繼續着說，「現在都已消盡了。受着上千種我所遭遇的侮辱之刺激，我願意自棄於世，只少海灣接受我。我把自己看作下賤的東西，上天已計劃着把我拋在她的垃圾房里，就在那里黑暗中朽腐下去。可是我還

剝着半個畿尼，我想這一點兒運命該不再剝奪我了；可是要它確定，我決意立刻跑去花掉它。趁我有的時候，以後就聽天候命了。我懷着這個決心沿路跑去，忽見克立斯普先生的辦公室大開着好像歡迎地招待我在這間办公室里，克立斯普先生仁愛地把每年三十鎊的慷慨的諾言供給所有皇帝陛下之子民，他們所有對於這個諾言的酬報是他們的一生自由，和答應讓他運到美洲去當奴隸。我是樂於找到一個能夠消失我絕望之懼的地方，就跑進了這個草廬，因為它的外貌像是一所草廬，像僧道的誠心脩道般。這兒我找到若干可憐的傢伙，大家都有像我般的環境，希望着克立斯普先生的到來，現出英國人的忍耐性的大概。每個不馴良的靈魂都在和命運作對，在自己的心里痛恨着她的傷害：可是克立斯普先生終於跑下來了，我們所有的喃喃之聲都停止了。他屈尊地帶着一種特別贊賞的神氣注意我，真的一月以來他是第一個帶着笑臉和我談話的人呢。經過了少許的問詢之後，他覺得我對於世界上的無論何事都配做。他停了一會，替我想最適當的方法，還拍他的額角好像想出來一般，告訴我正在此時布錫爾維尼亞議會要遣使到芝加沙土人那里去，他可以籍他的力量替我謀一個祕書，我自己心里知道這個傢伙在說謊，可是他的諾言使我快樂，言語里面有什麼東西很華貴似的，我於是和他平分我的半畿尼，一半跑去加在他的三萬鎊上了，另外的一半我決定跑到隔壁的酒店里去，要比他過他快活。

我妄下這個主意往外跑，却在門口遇見一個船主，我和

他以前本來有些相識他就同意和我一起去喝一杯甜酒。我是向來不會隱藏我的景况的，他告訴我要是聽了這個辦公室主任的諾言，那你就快要毀了；因為他只在打算把我買去開懇罷了。『可是，』他繼續着說，『我想你不必航行那末遠，也可以很容易地得着吃麵包的安樂之途。聽我的勸告。我的船只明天要開到安斯德頓去；你就趁上她當搭客好麼？你一登岸，所做的是教荷蘭人念英文，我保證你得到足夠的學生和足夠的金錢。這時候我想你是懂英文的。』他又說，『否則真該死了。』我自負地確言我是懂的；可也表示着疑慮，荷蘭人是否願意學英文呢。他賭咒確言，說他們歡喜得要發狂；由於他的確斷無疑，我就同意他的提議了，就在下一天上船到荷蘭去教荷蘭人英文。風很順利，我們的航行也短，當我把我一半的動產付了船錢以後，我覺得自己好像天上跌下來一般，在安斯德頓的一條大街上做個異鄉人。處在這個境地，我不願意讓教書的時光白白空過。於是我詢問兩三個我遇見的人，看他們外貌好像頂頂有把握的；可是却不能使我們互相了解。這一層我一直沒有想起，直到此刻才知道要教荷蘭人英文，必需先要由他們叫我荷蘭文。我怎麼會忽略這樣顯而易見的一個障礙，自己也覺希奇；可是我確已忽略它了。

「這個計劃這樣就爆掉了，我頗想重返英國却碰到一個愛爾蘭學生，他正從魯文回來。我們的會話轉到文學問題上去了——因為，說一句閒話，當我講到這種題目的時候可

以見到我總是忘掉我環境之不佳——從他那裏我知道整個的一所大學中沒有兩個人懂得希臘文。這一件事我頗為奇怪。我立即決定旅行魯文，就在那里教希臘文；這個計劃我的同學甚為贊成，他還吐露若干的暗示，說由此也許可以發財。

「下一天早上我勇敢地出發了。天天減少我動產的擔負，正像伊索和他一籃的麵包；因為我旅行時要付房飯錢給荷蘭人的。當我跑到了魯文，就決定不要鬼鬼崇崇的去見下級教授，却要光明正大地向校長自身獻出我的本領。得了允許，我跑到校里去自薦為希臘文教師，我還說這一科是大學里需要的。這位校長起先好像疑心我的能力；關於此點我要教他信服，叫他挑造任何一段希臘文家的文章就可翻做拉丁。他見我對於我的提議十分認真，他就這樣對我說：「你看我，年青人：我從不曾學過希臘文，我却也不覺得有所缺乏。我沒有希臘文也戴了博士帽，穿了博士衣，」沒有希臘文也有每年一萬弗羅令的薪俸；沒有希臘文也胃口甚佳；總之；他繼續着說，「因為我不懂希臘文，所以我也不相信其中有任何好處。」

「我現在想要回來也離家太遠了：所以我決定向前進；我對於音樂略有所知，嗓子，也不錯。現在我只好把以前當作娛樂的東西變作當時生活之道。我經過法蘭德的善良農人之間，還經過貧而能樂的法國人之間；我總覺得他們的活

撥正與他們的貧乏成比例。當時我在日落後便跑到一家農民人家去，我就表演一只最愉快的調子，不但獲得一個住所，還夠我明天的盤纏哩。我有一兩次企圖表演給時髦人聽可是他們總以為技術不悅耳；連很微細的酬勞也不給我。我看這件事太奇怪了，因為，當時我在景况好的時候爲了個人樂娛而表演給同伴聽時，我的音樂從不會不獲致他們於狂喜的，尤其是女人；可是現在這是我唯一的生計了，却就接受着輕藐；世界怎樣輕視那些人家恃以爲生的本領呀。

「照這樣子我進向巴黎去，並無計劃，只是左右觀看再向前進。巴黎的人民很歡喜有錢的異鄉人，却不甚歡喜有知慧的異鄉人。我兩者都不能誇口，所以不能討人家的恩惠。在城裏環行了四五天以後，觀看頂頂好房屋的外面，我準備離開這個出賣招待的所在；當時，我經過一條大街，在那裏恰巧遇見了你在先介紹我去的這個表弟兄！這次的會見很合我意，並且我相信不至討他厭。他詢問我旅行巴黎的本意，還告我他自己在這裏的職務是爲倫敦的一個紳士收集圖畫，勳章，雕刻的寶石，以及各式的古董；這位紳士剛才發了財，踏上了這個風尚。我明白了我表兄弟還充這件職務，更其驚愕，因為他自己曾屢次告訴我他對於此事是一點都不懂的。我詢問他怎樣會突然學得賞鑒家的藝術，他告訴我再沒有更便當的事了。全部祕密只要嚴格遵

守着兩條規則好了：一條是常常說如果畫家畫得更辛苦一點總該還要好一點；另外一條是贊賞比愛屈羅·比羅勤諾的手筆。「可是，」他說，「我以前曾教你怎樣在倫敦當作家，現在我擔任教導你巴黎當圖畫掮客的藝術。」

我毫不遲疑地同意了這個提議，因為這是生計，現在我全部的志向只是謀生。於是，我跑到他的寓所里，籍其幫助把衣服換好，隔了一會之後，和他同伴到圖畫拍賣場去，英國的文人雅士都在那裏購買。他和那班時髦人很熟識，我頗以為奇，他們大家都請教他鑒別各種圖畫或徽章，好像賞鑒的正式標準般。他在此時利用我的幫助，如果有人問他的意見，他就很莊嚴地拉我到旁邊問我的意見，聳聳肩，裝作有知識樣子，再回來，告訴這班人他對於這末重要的事務不能發表什麼意見。有時他也偶或作更確實的斷定。我記得曾看見他在發表他的意見，說這張圖的顏色不夠和勻；很從容地拿起恰巧放在旁邊的蘸着棕色油漆的刷子，在衆人面前很安靜的塗在畫上，還問他把色彩改良了麼。

「當他在巴黎把他的事辦完了之後，他竭力替我介紹給若干名人，說我是合於當旅行教師的人，隔了一時，一位紳士帶了他的被保護人到巴黎來，要叫他周遊歐洲就用我充當此職。我是當這位少年紳士的管理者，可是有條約說總該答應他自己管理自己。我的學生，在事實上，對於

管理錢財比我要多了解許多。他是二十萬鎊財產的繼承人，由一位西印度的伯叔傳給他的。而他的保護人，要使他管理這筆財產的資格，叫他當一個律師的學徒。因些貪財是他頂估勢的情欲。在路上，他所有的詢問都是怎樣可以省下許多錢。所買的東西是否能在倫敦售出時獲得利益。路上的珍奇東西，若是不用花錢就可以看，他就毫不遲疑地去參觀；要是參觀得花錢，他總說人家告訴他這些東西是不值一看的。他付賬時總是說怎樣可驚的旅行費呀！雖然他統共只有二十一歲哩。當他到了勒洛潭時，我們步行去看碼頭和停泊的船只，他詢問由海路回英國的費用。人家告訴他較之從陸路回去要省得多。他於是再也不能抵抗這個引誘；就此，把到時應付的一小部分的薪水給了我，和我分別，只帶着一個僕人上船到倫敦去了。

「我於是現在又重復被人家遺棄在大地上了；可是這也是我經慣的事情。可是，在此國中，每個農人都是比我好的音樂家，所以我的音樂竟是毫無用處，到了此時，我學得另一種本領，也能賴以濟事，這就是辯駁的技巧。在所有的外國大學裏和寺院裏當是定了日期，定了哲學上的題目，每個外來的辯駁家都可參加；如果這位戰士反駁得靈巧他就能要求金錢的賞賜，一頓飯，和夜裏的一張床。於



是照這樣子，我轉戰前向英國去，沿路跑過一城又一城；很親近地考察人類；我也許可以如此說明，是看一張圖畫的正反面。可是，我的心得却很少；我覺得君主是適於窮人居處政府，共和却適於富人。我覺得在任何一國中，財富就是自由的別名；沒有人自己那末歡喜，自由却不要社會上的個人意志服從他的意見的。

「等到我到達英國，我決定首先向你請安，於是登記做志願兵，加入即將出發的遠征隊裏；可是在我下鄉的旅行中，碰見一個舊相識，我的決心就改變了，我知道他是屬於一個喜劇班裏的，這個班子正要到鄉下去做夏令的巡遊戲。這個班子好像並不多大不贊成我搭班。可是他們都告訴我，說我所志之事是一件重要的工作；羣衆是個多頭的怪物，只有這種有很好頭腦的人才能討他們的歡喜；表演不是一天就能學會的；近百年來，要是沒有流傳下來的聳肩，就不能討歡喜，舞臺上久已有這種聳肩了，却只能在舞臺上看見。第二件的困難是派我演腳色，因為每個腳色却派定了。我從一個腳色到另一腳色趕來好久，後來才派定我當刺雪，現在諸位的到臨就愉快地中止了我的表演。」

## 第二十一章

敗德之人相交不能長久，只有互相滿意的一時。

我兒子的敘述太長了，不能一時講完。那天晚上開始了第一部分，下天中飯後他結束了其餘部分，其時湯希爾先生的馬車出現在門口，大衆的愉快之意好像停了一會。這個管家在這個屋子裏已成為我的朋友了，附耳告訴我，這位鄉紳已向韋爾模小姐求過好幾次婚了，她的姑母和姑夫都很贊成這件婚事。湯希爾先生進來時，看見了我的兒子和我，好像要驚退回去；可是我把他當作詫異，並不是不高興。可是，當我們趨前和他行禮時，他以頂頂祖白的誠意給我們回禮；隔了一會之後，他的到臨適足以增加大衆的興趣。

茶點之後，他叫我到旁邊，詢問我女兒的事；等到我告訴他，說我的探詢全無成功，他似乎大為驚異；還說他一向常到我家去，要想安慰我的家屬，他們在他離開時很安善。他於是詢問我已否把她的不幸通知韋爾模小姐，或是我的兒子，我回答他現在還沒有告訴他們，他大大贊成我的慎重小心，希望我極力保守祕密。「因為無論如何」他說，「這是宣泄自己的耻辱；也許麗繁小姐不至像我們所想般那末犯罪呢。」我們講到這裏被一個僕人攔住了，他跑來請鄉紳去會同跳舞；他似乎對於我的家舉很關切，他

去了後，我很快活。他向韋爾模小姐求親顯然不會弄錯；可是她好像並不十分歡喜，她所順受者，與其說是她自己真正的意向，不如說她順從姑母的意思。我甚至很滿意地看見她不措以仁愛的眼光注向我不幸的兒子，這種眼光是另一個籍財產與勉力所不能強求的。湯希爾先生看來很鎮靜這却使我甚為驚異。我們現在因亞諾爾特先生的執拗的懇請，在這裏住了一個星期，韋爾模小姐對於我兒子的柔情表示日有增，而湯希爾先生對他的友誼也似依此為比例的增加。

他以前曾頂頂仁愛地告訴我們願為我們出力服務；可是現在他的慷慨大度已不限於諾言了。我打算離開此地的早上，湯希爾先生跑到我這裏來。帶着真正愉快的臉色：告訴我有一個位置他已為他的朋喬治辦到了。有一隊聯隊正要西印度去，他已替喬治謀到一個海軍少尉，他只答應了一百鎊，他的面子足以減少其餘的兩百鎊了。「至於這點瑣細之勞，」這位青年紳士繼續着說，「我除了以服務朋友為樂外，不希望其他的酬勞；講到要付的一百鎊，如果你不能自己籌劃，我可以幫助你，你閒時還我好了。」這種恩惠我們缺乏表示我們感情的言語。我於是立即出了這筆的借據，表示着許多的感激，好像永不想歸還般。

喬治在次日告辭到京裏去就職，遵從他慷慨的恩主之

指導，他考慮得來極宜快去，以免恰在此時另有人以更大的利益之說踏上這個位置。於是下一天早上，我們的年輕兵士很早就準備告辭，我們之中只有他個人好像毫不關心。不論將來會戰時的疲勞與危險，也不論遠離的朋友和愛人——因為韋爾模小姐是真愛他的，都不足以沮喪他的精神。當他和許多人作別時，我把我所有的東西都給他——我的祈禱。「現在，我的孩子，」我說，「你要去為本國作戰了，記牢你勇敢的祖父怎樣地為他神聖的君王作戰，這時候在不列顛人之間忠君就是一種道德。去罷，我的孩子，除了他的不幸之外，你要一切做效他；如果也有這樣的不幸，要和法克蘭爵士一起死的話。去罷！我的孩子，如果你陣亡了，雖是遙遠，暴露，沒有愛你的人的哭泣，頂珍貴的眼淚却就是上帝降在沒有埋葬的兵士門頭上的甘露呢。」

下一天早上，我告別了這家良善的家庭，他們曾仁愛地款待我這末長久，對於湯希爾先生，因為最近的恩惠不免有若干感激的表示。我在快樂的享受中和他們告別，這種快樂是由富裕而有好教養所致的。我望家裏還去，再也不能希望找到我的女兒了，只是向天歎息，請寬恕她而已。我現在離家約在二十里之內了，就雇了一匹馬駝我，因為我至今還很羸弱哩；希望不久就能看見地球上我最親愛的人，以此自慰。可是天要夜了，我就寄宿在一家路旁的小公寓里，請店主一起喝杯酒。我們坐在廚房的爐旁，此處是全屋子裏頂好的房間了，我們談到政治和村上的新聞，忽

而在另一題目上講到了少年鄉紳湯希爾，這位店主人告訴我，人家憎恨他的程度正和戀他的叔叔威廉湯希爾爵士一樣，爵士有時也下鄉來。他繼續着說，湯希爾的全部研究即在於陷害這班招待他到他們家裏去的人們的女兒；隔了兩三星期的擁有，就毫無酬報地把她趕走，讓她淪落在世界上。我們正這樣繼續談話時，剛才出外兌換錢的他的妻子回來了，看見她的丈夫享受着快樂而她却無分，就用發怒的聲調詢問他在那裏做什麼；對於這句話他只以一種嘲笑的方法回覆她——飲酒祝她康健。「西蒙特先生，」她說，「你待我太薄，我不能再忍受了。這兒有四分之三的事情留着我做，還有一部分却留着還沒做完，而你却除了終日和客人狂飲以外一點也不做；然而，要是有一匙的酒能夠治好我的熱病，我也從不曾嚐到一滴。」我現在覺到她命意所在了，就立即倒一杯給她，她有禮地接受，喝着祝我的康健「先生，」她續說，「我不值爲了這杯酒而發怒，可是當全屋子像倒翻了的時，我却忍不住了。如果要和主顧或是客人討債，一切的担子都堆在我背上；他寧可把酒鍾吞下去也不願動一動。現在樓上我們還有個年輕婦女，寓居在這兒，由於她的過分客氣，我就不相信她有錢。我確知她錢討得太慢，願意她要放在心上才行。」——「提醒她又有什麼用呢。」這位主人說；「也許她是愈慢愈穩當呢。」——「我不曉得，」老婆說，「我只曉得她已住在這裏兩星期了，她的錢我一文也沒見過。」——「我猜，親愛的，」他說，「我們可以全數收清。」——「全數收清，」另一個人說，

「我盼望我們總能到手；我已決定就在這一夜要她付清，否則連人帶行李一起趕出去。」——「考慮一下罷，我親愛的。」丈夫說。「她是個上等女人，該當尊敬的。」——「講到這一件事」老隴娘說，「上等和平常，立刻教她走。上等原是好東西，可是我這一面，旅館的招牌上從不曾得到」[上等]的好處。這樣說着，她奔上狹窄的樓梯，這一條梯子是從廚房通到上面的房間的，不久，由於她聲音的高響，和她責罵的嚴厲，我就知道她的寓客沒有錢。我能夠很清晰地聽她的責備——「出去，我說！立刻出去！你這個無耻的流氓，否則我將給你一個記號，最近三個月決不會好的記號！什麼！你這個虛有其表的賤物，跑來住了誠實人家的屋子却不帶一文錢！走罷，我說！」——「吓，親愛的馬丹，」這個客人說，「可憐我罷，可憐一個窮苦而被遺棄的人過一夜罷」以後我死了就好了，我立即知道這個聲音是我被毀了的女兒奧麗繁。我飛奔上去救她，其時這個女人正抓住她的頭髮拖下來呢。我立即把這個伶仃孤苦的，拖到我的懷中。「歡迎！無論如何歡迎你，我最親愛的失掉的人呀，我的寶貝，到你老父的胸前來吧！雖然這個惡棍遺棄你，可是世界上還有個人永不遺棄你的；雖然你有一萬次的罪惡要承認，他也將一切寬恕你。」——「吓，我自己的親愛的，」——她停了幾分鐘不能再說下去，「我自己頂頂親愛的好爸爸呀！天使也不比你更仁慈？我怎樣能消受這末許多呢？這個惡棍，我恨他，也恨自己，沾辱了這末多的好處。你不能寬恕我；我知道你不能。」——「是的，我的孩子，我從心裏寬恕你；只要悔過，我們大家還能夠快樂。我們還能夠看見許多快樂的日子，我的奧麗繁」——

「唉！不會的了，老爺子，不會的了！我的薄命餘生必定是外邊得到醜名，家裏得到羞辱。可惡，阿呀！爸爸，你的面色好像比平時更灰白了。難道我這樣個東西能使你這樣不舒服麼？當然，你有很多的智慧，不至於把由於我的罪惡而致的愁苦拖在你自己身上的！」——「我們的智慧，年輕的女子呀——」我回答，「噯，爲什麼這樣冷酷地稱呼呢，爸爸？」她說。「這是你第一次用這樣冷酷的稱呼喚我呢。」——「我請你寬恕。我的寶貝，」我回說；「可是我正要說；智慧抵抗困難是很慢的防禦而已，雖然到底確可抵禦。」

現在這個老鬪娘回來問我們是否要揀一間更上等的房間；我們說要的，她就領我們到一間房間裏去，在那裏，我們的談話更自由一點。當我們兩人講了一會，講得好像安靜許多之後，我忍不住要她敘述怎樣一步步地引她到現在的可憐情況。「那個惡棍，老爺子」她說：「自從第一天我們會見，就光榮地却又祕密地向我求婚。」

「惡棍，真的！」我說，「可是它多少使我詫異，怎麼像白哲爾先生般一個有良好意識和頗似顧名譽的人會犯這樣極其卑劣的罪惡，跑進一家人家，就害了這一家。」

「我親愛的爸爸，」我女兒回答，「你的猜度出奇的錯誤了。白哲爾先生從不曾嘗試欺騙我。反之，他每有機會總私下勸告我不要相信湯希爾先生的奸計，我現在知道，這個人實在比他所說的還要壞」——「湯希爾先生，」我攔着說，「會這樣麼？」——「是的，老爺子，」她回說，「就是湯希爾先生，他雇用兩位太太，他這樣稱呼她們的，可是在事實上是京裏的妓女，沒有教育，也沒有憐念，用計騙我們上倫敦去。她的奸計，你也許記得，要是沒有白哲爾」

先生的信確會成功的。白哲爾先生的責備是說他們的，我們却自己引在身上。他怎麼會有這樣多的勢力來打敗他們的志願，在我，至今仍是祕密；可是我深信他永遠是我們頂頂熱心的，頂頂懇切的朋友。」

「你使我驚訝，親愛的。」我說：「可是現在我覺得我開頭對於湯希爾先生的卑劣之疑慮是很可靠的：可是他安穩地勝利了，因為他是富人，我們是窮人。可是告訴我，我的孩子，當然這不是細微的誘惑，才能這樣。抹去一切你所有之這種程度的教育，和這樣有德的品性？」

「真的老爺子，」她回答，「他得有成功者，由於我願意使他快樂，却不是為我自己，我知道我們的婚禮，由一個天主教神父執行的，是不能束縛的，因之我除了他的名譽以外別無可以信託他的地方。」——「什麼！」我攔說，「難道你們真的由一個神甫執行婚禮的麼，他授過聖職的麼？」——「真的，老爺子，」我們是這樣，」她回答，「雖然我倆都發誓隱匿他的名字。」——「那為什麼，我的孩子再到我懷裏來罷；現在比之從前要加一千倍的歡迎你；因為在一切意向和目的上你總是他的妻子了；所有人類的法律，就使寫在硬石版上也不能稍減那個神聖結合力量。」

「阿呀！爸爸，」她回答，「你還不十分曉得他的歹惡哩；就用同一的神父，他早已和六個或八個的妻子結婚過了，她們也正像我一般，受了他的騙，被他拋棄了。」

「他這樣麼？」我說，「那末我們必要把這個神父絞死，明天你該告發他，」——「可是，老爺子。」她回說，



「那是正當的麼，如果我會誓守祕密的？」——「親愛的，」我回答，「如果你已發此諾了，我不能也不願，引誘你破壞它。就算此事或許與公衆有利，你也不能告他。在一切人類的定例中，容忍小惡以存大善：好如，就政治上說，可以捨棄一省以保一國；就醫藥上說，可以割去一部肢體以保一身。可是在宗教上有一條成文的不能變的法律，永不作惡事。而這一條法律，我的孩子，是對的；因為如若不然，如果我們犯一小惡以存大善，某種罪惡就能惹起對於無定利益之希冀。雖然這種利益確然立即隨在後面，可是在行惡與這種利益之間：就可稱為犯罪，也許就在此際我們長逝了，担認我們所做的事呢。則人類行為之記錄就從此完畢了。可是我攔着說了，親愛的往下講罷。」

「下一天的早上，」她繼續着說，「我已知道對於他的真誠我所有的希望是怎樣的小呀。就在那天早上，他把我介紹給兩個不幸的婦女，她們也像我一般，受了他的騙，可是她們滿意地過着賣淫生活。我愛他太深切了，不能忍受他的愛情中還有這兩個仇敵。就要在喧嘩的快樂中努力忘掉我的不名譽。打了這個主意，我跳舞，穿衣服，和說話，可是仍舊不快活。來訪問的紳士們告訴我每一剎我都有媚人的力量，這種話只是適以加增我的悲哀，因為我已把所有的媚人力量拋棄了。這樣我一天天的更愁苦，他也一天天的更驕橫，直到後來這個魔頭聲言要把我獻給一個他相識的副男爵。我也不用描寫，老爺子，他怎樣忘恩負義的毒螫我；對於這個提議，我的回答幾乎要瘋了。我要分離。去時他送一袋錢給我，可是我憤怒地丟在他身上，我對他

發了一陣大怒，好一會兒全不覺得我處境的悲慘。可是不久我四周觀念，就明白自己是邪惡，下賤，犯罪的傢伙，世界上沒有一個朋友可以向他求助。正在此時，忽而達到一輛車子經過，我就佔了一個位置，我的唯一目標只在於遠離這個所恨所厭的惡人。我在這兒下了車；自從到此以來，我自己的愁煩和這個女人的凶狠就是我唯一的伴侶。我和媽媽，妹妹一同度着的快樂時光現在對我都成愁緒。他們的愁苦已甚；可是我的愁苦更甚；因為我的愁苦還夾着罪惡和不名譽哩。」

「忍耐一點，我的孩子，」我說，「希望將來會轉好一點。今晚安歇一會，明天我帶着你回家見你的母親和其餘的家族，你可以從他們那裏接受仁愛的歡迎。可憐的女人！這件事使她很悲傷；可是她仍是愛你，奧麗繁，就將把它忘了。」

---

## 第二十二章

以愛情為根本而犯的過失易於寬恕，

下一天早上我帶着我的女兒在後面，出發回家。我們沿路跑時，我努力以各種的勸誘以寧靜她的悲傷和恐懼，還替她壯膽，要她決心忍受着去見她得罪過的母親。沿路經過美麗的村景，我每有機會總說上天如何仁愛我們，比之

人愛人爲甚；天降的災禍實是很少。我對他斷言，她決不能發現我的愛情稍有改變，在我活着的時候，我的壽命還很長哩，她可以倚之爲保護人與教導人。我又替她壯膽，要抵當世界上的譴責，告訴她書是愁悶中的甜蜜而不會譴責人的好伴侶，因之，即使它們不能使我們有愉快的生活，至少它能教導我們忍受它。

我們乘坐的這匹雇來的馬要在那天晚上放到路旁的一家小客店裏，其地距我家約有五里；因爲我願意我的家庭準備歡迎我的女兒，就決定那一晚留她在客店裏，下天早上伴着我的女兒莎菲再回來接她。我們到達指定的寄宿處時，天剛要夜；看她有了一間很好的房間，還分付老闆娘替她預備適宜的飯菜以後，我和她接吻，就向家進發。現在我的心中把握着新鮮的快樂感覺，愈是走近這安靜的家庭就愈甚。正像一只離巢的受驚鳥，我的愛情比我還要急促地出發，已經奮飛圍着我的小朋友，帶着一切狂喜的希冀。我搜集了許多所要說的慈愛話，預料着我要接受的歡迎。我早已覺得我老婆的溫柔的擁抱，還微笑着我的小兒子的歡心，因爲我走得慢，天快要夜了；日間做工的人都回去休息了；每間草房裏都漏出燈光；除了高啼的公雞和遠遠的守夜犬的吠聲以外，一點聲音都聽不出。我走近了我愉快的家庭，當我行到不到八分之一里的地方，我們忠心的狗已奔來歡迎了。

此時已近半夜，我去敲我的門。一切都是靜默無聲我

的心中充滿着說不出來的快樂，這時候，我驚駭起來了，我看見這所屋子射出光燄，每個空隙都被火照得通紅！我喊了一聲高而震顫的大叫，就毫無知覺地倒在地上。這一聲驚起了我的兒子，他這時還睡著哩，他，看見了火燄，就立即喚醒我的老婆和女兒，大家都奔出來，衣服都沒有穿，嚇得神志喪失，他們的痛號喚醒了我。可是此時只是可怕的新象現，火燄已抓住我的屋頂，一部一部的不斷地往下跌，一家人都站着沉默着悲痛，看來倒像以火燄為樂。我輪流向他們看了一會，又看看火，於是再向四周一看找我兩個小的！可是不見他們。「吓，苦呀！在那裏，」我說，「我的小兒子在那裏？」——「他們在火裏燒死了，」我老婆說，安靜地，「我要和他們一起死。那一剎我聽得裏面兩個孩子在喊呢，他們剛被火驚醒。這時候沒有東西能夠止住我。「那裏，我的孩子在那裏？」我說，衝過火燄，衝開他們圍困在裏面的門；「我的孩子在那裏？」——這裏，親愛的爸爸，我們在這裏！」他們一起喊，這時候火燄正射到他們臥着的床上。我把兩個都挾在臂上，盡力快快地帶着他們出來，這時，我剛才跑出，屋頂就倒下來了。「現在，」我說，舉起我的兒子。「現在讓火燒下去罷，讓我所有的東西全燬罷；他們在這兒了——我已救出了我們的珍寶！這兒，我最親愛的，這兒是我們的珍寶！我們還該快樂。「我們吻着我們的小寶貝足有一千次；他們抱住我們的頸項，好像也和我們一般快樂，這時候他的母親輪流笑着哭着。

我現在像一個安靜的旁觀者站着看火，隔了一會，才開始發見我的臂膀直到肩上都燒傷得很利害。於是我的能力再也不能給予我的兒子任何助力了，既不能試行救出東西，又不能防止火燄燒到我們的穀上。到了此時，鄰居都驚醒了，都奔來幫助我們；可是他們所能做的事也是像我們般站着，做一個安靜的旁觀者。我的東西，其中有我為女兒存儲起來紙幣全部被燬了，只有一只放着若干紙張站在廚房裏的箱子，還有幾件更不重要的東西，我的兒子在起頭時帶出來的。鄰居們都來相助，使我們稍減其窘狀。他們把衣服帶來給我，還把廚房裏的用具安排在一間外室：因一到天明我們已有另一所可憐的住所來休息了。我親愛的緊鄰和他的孩子懇懇備至地供給我們各種必需的東西，並想出許多天然仁愛的慰籍。

當我們一家人的驚懼消退之時，要曉得我久稽在外之原因的好奇心就開始了。於是我很詳細地告訴他們，進來叫他們準備着歡迎我失掉的一個，雖然現在我們除了愁苦別無他物可以分給她，我還願意歡迎她回來共享我們所有。沒有我們最近的災禍，這件事情辦起來更要困難，因為這場災難已降低了我老婆的傲氣，並且由於更劇烈的痛苦，減弱了好些。我的臂膀痛得很利害，不能自己去接我可憐的孩子，就派我的兒子和女兒去，他們不久就扶着這個可憐的犯人回來了，她沒有勇氣仰起來看她的母親。我的教

導總不能引她完全恢復感情；因為女人對於女人的過失意識要比男子強得多，「噯，馬丹！」她母親說，「你經過這未繁華之後到這裏來，可是這裏只是個苦地方，我的女兒莎菲和我對於一位曾經只和出衆的人們來往的人，所能供給的招待是很不足道的。是的，麗繁小姐，你可憐的父親和我近來受害甚大；可是我希望上帝寬恕你。「在這種接待中，悲傷的犧牲者站着灰白了臉和震顫着，既不能哭，又不能回答；可是我對於她的痛苦不能再繼續做沉靜的旁觀者了；是以我的聲音和態度裝出嚴厲，這樣一來立即會跟着服從的——「我懇求你，女人，現在我的話只說這一次了。這兒我給你帶回一個可憐的被騙的無所歸的人——她回來盡她的責任，要求我們也復活我們的慈愛；真正的艱苦生活現在很快到來了，加在我們身上；讓我們從此不可相互的不和以增加它們。如果我們和諧地生活在一起，我們也許仍可滿意，因為我們人多，足夠抵抗詆毀的世界還可使人人有歡容。上天的慈愛答應世人悔過，讓我們依照他的例子罷。上天，我們確知，更歡喜看見一個悔罪的罪人，比之喜見九十九個有循規蹈矩的行為的人為甚；這是對的；因為我們要突然停止跑下地獄之路的一次努力，即其本身對於道德上的努力已上於做一百件的公道事了。」

## 第二十三章

只有犯罪的人才長久而充分的愁苦。

我們現在需要若干的氣力以謀我們現在的居室之舒服。

我們不久就重又可以享受以前的安平了。我自己不能幫助我的兒子做平時的工作，就把救出來的幾本書讀給我的家人聽，特別爲了要他們的思想有樂趣，所讀的都是些足以使他們心境寬舒的。我們的好鄰裏，也天天到來講着頂頂仁愛的感籍，又定了一個時間，他們大家都來幫助我修補以前的屋子。誠實的農夫威廉在這些來拜訪的人中也不肯落後，真誠地貢獻他的友誼。他甚至還向我的女兒重提他的求婚；可是她用這種態度來拒絕他，使他完全遏制了他將來的懇求。她的憂愁好像永無停止於我們的小小社會中；過了一星期只有她一個人還沒有恢復她的愉快。她現在失去了沒有沾污的清白，以前即以此教她自尊，和找尋快樂以娛人的。現在焦慮是她精神上強固的所有物；她的美麗和她的身體開始損傷了，並且忽略更足以減損它。加於她妹妹的每個溫柔的形容詞就能使她心裏悲傷，眼中流淚；現在雖然醫好了一種罪惡；却在原處又種植了一種，她從前的罪犯雖已因悔過而驅逐出去了，却留着妬忌在後面。我以上千種的方法努力減少她的思慮，因爲關心了她甚至忘掉我自己的痛苦，我收集歷史上可以悅人的經歷，記得起的和因讀書而想及的。「我們的快樂，親愛的，」我說，「是在上帝的權力中，她能夠把快樂帶來，用着上千種的不見的方法，這種方法足以欺騙我們的先見。如果必需要用例子來證明它，我將說一段故事給你聽，我的孩子，這是一位莊嚴的歷史家告訴我們的，雖然有時有點傳奇式。」

『馬蒂爾達，很年青就嫁給一個尼普列頓的上品貴族，在十五歲上她就成爲寡婦和一個兒子的母親。有一天她站

在一間房間的窗口前撫弄她的兒子，這個窗口是臨伏爾托 普河之上，這個孩子，突然的一跳，就從她的懷抱中跳下水去了，一會兒就不見了。這位母親，刺激着一剎的驚愕，想法要拯救他，也就跟着跳入河中；可是，再也不能幫助這個嬰孩，他自己大為困難地逃到對岸。恰在此時有幾個法國兵在搶掠那面的地方，就立即俘虜了她。

這時候法國和意大利正在作戰，都是頂頂殘暴的，他們就立即要作那兩個極端的罪惡，肉慾和凶暴。這個卑劣的決定，畢竟有一個少年軍官反對，雖然他們的退軍需要極頂迅速之時，他還把她帶在後面，把她安全地帶到他的故鄉。她的美貌起先抓住了他的眼；不久以後，她的德行却抓住他的心。他們就結婚了；他升到很高的職位；他們同居了好久，並且很快樂。可是軍人的快樂決不能持久的。過了幾年之後，他指揮的一隊軍士遇到一次敗退，他被迫躲到城裏，這裏他和他的妻子曾住過的。這兒他們受了包圍，終於城給打下來了。歷史上很少能舉出比之在那時法意兩國所互相施行的殘酷更多的例子。這次由戰勝者決定要把所有的法國俘虜行盡處死；尤其是這個不幸的馬鐵而達的丈夫，因為他是延長攻圍之期的主要人物。

大抵，他們的決定是一經議決就立即執行。被俘的軍士引上前，劍子手拿了刀站着準備，其時旁觀者，在陰鬱的



靜默中，等候着命運的發動，這種命運現在暫時虛懸着，只待當裁判官的大將發暗號。正在這個憂慮與希冀之間。馬鐵爾達跑來和她的丈夫和救命者作最後的分別，悲歎她薄命的處境，並說命運之殘酷會把她從伏爾太諾河中救起她早時的溷死，却使她旁觀着更大的災禍。這位將軍是個年輕人，對於她的美貌引起驚愕，還可憐她的苦惱；等到他聽見她提起以前的危險，他的感情更強了。原來他是她的兒子，她因之而受着這末許多危險的嬰孩；他立即承認她是他的母親，就跪在她的足前。下面的事也容易猜度；這個俘虜是放了，一切的快樂，愛情，友誼，與在地上應盡的責任，都連結起來了。」

照這樣子我企圖取悅我的女兒；可是她聽時心志不一；因為她自己的不幸獨佔了她以前所施於他人的憐憫，並且沒有一樣東西可以使他安心。和衆人一起時，她怕細視她；一個人的時候她又只好找煩惱。這樣就是她慘苦的情狀。這時我們接到了一個消息說湯希爾先生就要和韋爾模小姐結婚了；我老是疑心他對於韋爾模小姐有真正的愛情，雖然他一有機會總在我面前表示他細視她的人品和財產。這個新消息只是加增可憐的奧麗繁的苦惱；因為這樣窮凶極惡的破壞信義已超過她勇氣所能支持的程度了。我決定要多獲得消息，如屬可能就要打敗他計劃的完成，因之派我的兒子到韋爾模小姐那裏去，所受的指揮是要知道報告的實

情，和送信給章爾模小姐告訴她，湯希爾先生對待我家的行爲。我的兒子遵命而去，三天回來，告訴我們這件事是真的；可是他覺得無法送信，因此他只好留在那裏，因為湯希爾先生和章爾模小姐要周遊全村。他說，他們不多幾天就要結婚了，曾經在教堂裏一起出現，就是他在那裏時的上一星期日，大大的光輝，新娘有六個年青小姐伺候，他也有同樣數目的男子伺候，他們婚禮將近使全村充滿着喜氣，他們常常同坐一輛頂頂華麗的馬車出外，這種樣子村上還在許多年前見過哩。所有兩家的朋友，他說，都在那裏，特別是鄉紳的叔叔，威廉湯希爾爵士，他負着良好的聲譽。他還說，那裏除了快樂歡笑以外，別無他事；全村都稱贊這位年青新娘的美麗和新郎的健碩，他們無限的互相親愛；結論是他不禁想到湯希爾先生是世界上一個頂頂快活的人。

「爲什麼，如果他還能這樣就讓他這樣。」我回說，「可是，我的兒子，看這張稻床和不蔽風雨的屋頂，那些發霉的牆和潮濕的地面吧，看我的可憐身這樣地受了火傷，我的孩子環着我討麵包吧。你到家裏來所受的是如此；我的孩子，可是這裏，這裏你可以看見一個一千個世界不易其地位之人。吓，我的孩子！只要你能夠和你自己的心交往，曉得它是怎樣高貴的伴侶，那你就不關心於無價值的浮華與光輝了。差不多大家都曾領教過，稱生命爲過路，而他

們自身爲過客 這個譬喻還可以改良，當我們看見善人之時，都是快樂而寧靜，正像旅客之歸家；惡人不過偶一快樂，正像旅客之講戍。」

我對於我可憐的女兒的同情攔住了我往下說，因爲這件新的患難已威壓着她了。我分付她的母親扶住她，隔了一會才恢復過來。那時候她見得較爲安靜一點，我想她已獲得某種程度的新決心可是外貌欺騙了我；因爲她的安靜是由於過度怨憤的困乏。我仁善的教區中人慈善地供給着食物，似乎其餘的家人都瀰漫着新的樂意，我看見他們重新活潑與安心也不無可喜。若要壓制他們的滿足慰藉他們牢固的悲哀，或是加增他們沒有覺得的悲哀負擔，這些都是不公道的事。於是重又輪說故事，要求唱歌，樂趣居然不惜隆尊地翱翔於小小住所裏面了。

## 第二十四章

### 新災難

下一天早上太陽升起來，在這個季候裏特別地暖，因此我們大家同意一起到金銀花堆旁吃早飯；我們剛坐在那裏時，我的小女兒，因我的請求，以她的聲音和四周樹上的音樂會相應和。我可憐的奧麗繁就在這個地方第一次遇見鄉紳的，每一種景物都足以喚回她的悲哀。可是那種被愉快的景物激起的，或是由於和諧的聲音鼓動的悲哀，非但

不傷害心地，反而可以安謐它。她的母親，在此時間，也覺得一種可喜的苦惱，就哭了，像先前一般的愛她女兒。「我美麗的奧麗繁，」她說，「讓我們聽一段悲哀的短調，你的爸爸還未歡喜它呀；你的妹妹莎菲已唱給我們聽過了。你也唱一段吧，孩子，它會使你的父親開心呢。」她以一種足以動我的可憐的形態答應了。

美女屈節爲姦事，  
知其欺騙嫌太遲，  
符咒不能解所悲，  
藝術安可瀾其罪？

唯一一術足蔽罪，  
十目所視可掩羞，  
並使所歡啓悔心，  
胸中隱痛無窮期，  
其術伊何唯一死。

她唱完了後一段時，由於悲哀的聲音如有物梗塞般，却特別地柔和。這時遠遠的看見湯希爾先生的馬車，很使我們驚訝，尤其增加我大女兒的不安，她要遠避她的負心人，就和她妹妹回到屋子裏去了。不多幾分鐘，他已下了車，走向我們所坐的地方，仍舊以他平時的親密神氣問我好。「先生，」我回答，「你現在的厚顏適足以更加重你品格之卑賤；以前你膽敢這樣在我面前出現我必要懲罰你的無禮。可是現在你安全了；因爲年齡已冷掉我的情感，並且我的職業也束縛着它。」

「我親愛的先生，」他回說，「你所說的話我很驚訝；並

且我也不了解你意義是什麼！我望你不以為你女兒最近和我出外遊行有犯罪的性質。」

「去罷，」我說，「你是個下流人，一個可憐的下流人，完全是個說謊者，可是你的下賤，保全你不使我發怒。可是，先生，我是一個家庭的後裔，這個家庭是不能忍受這種事的；所以，你這個邪惡的東西！為要滿足你一剎的情慾，却使一個可憐人終身受害，污辱一個除了榮譽別無其他資產的家庭。」

「如果她或是你，」他說，「決定要愁苦，我也無從為力。可是你們仍舊可以快樂；不管你的意見當我怎樣，你將覺得我是永遠準備幫助你的。在短時期中我們就能把她嫁給別人；並且，尤其是，她可以忘掉她的愛人；我確言。我是永遠繼續着真誠關心她的。」

我覺得我所有的怒氣被這種新鮮的下賤提議激動了；因為雖然在巨大創傷之下心境常能安靜，而細小的惡劣行為却能無論何時透入靈魂深處，刺得它發怒。「我不要見你，你這個鄙夫，」我說，「不要再站在我的面前令我感到侮辱。是個我勇敢的兒子在家裏，他必能忍受這種傷害；可是我老了，無能為了，什麼也不好做了。」

「我覺得，」他說，「你一定要我說不願說的凶話麼。可是，我已告訴你從我的友誼上說來也許還有希望；也合當告訴我若發怒將有什麼一種結果。你上次的借據已過戶給我的代理人了，他恫嚇得很凶；我也不曉得怎樣去防止訟事，除非我自己付清這筆錢；而這件事因為最近在我訂約結婚以前，已曾花費了不少；所以也不容易辦到。並且

我的總管說要因為欠租而趕走你的牛羊。他當然明白他的責任；我對於這種性質的事情是從不干預的。可是我還願意為你服務，甚至願意你和你的女兒在我結婚時到場，不久我即將和韋爾模小姐行禮了；這是我美麗的阿賴皮拉自己的請求，我希望你們不會拒絕。」

「湯希爾先生，」我說，「聽我說末一次話：除掉和我女兒以外你跟任何人結婚，我決不答應的；就使你的友誼能夠抬舉我登寶座，或是你的憤怒可以抑我入墳墓，兩樣我都藐視。你已痛苦地，無可救藥地騙了我一次。我心裏倚仗你的信譽，却已覺察它的卑賤無耻了。再不要希望我的友誼了。去罷，享受你財產所能給你的——美貌，富裕，健康，和快樂罷。去罷，留着我受着貧乏，耻辱，不安，和悲傷罷。可是，像我這末窮賤，我的心却仍是維持着它的尊嚴；你雖然能夠得到寬恕，可是你將永久受我的藐視。」

「如果這樣，」他回說，「候着罷，你將要覺到這種無禮的效果，我們不久就能明白誰是適合於這句罵人的話的東西，你或是我。」說完了他立即離去了。

我的老婆和兒子，這次談話他們也在場，好像很怕他的恫嚇。我的女兒知道他已去了，也跑出來要知道我們談判的結果；等到知道了時她們的驚愕也不減於餘人。可是講到我自己，却全不理會他惡毒的頂點——他早已打擊了一下，現在我站着準備迎接各種新結果——不管怎樣地拋擲，還有一個尖頭以接待敵人。

不久我們就知道他不是虛聲恫嚇；因為下一天早上他的總管跑來要求我付年租，因為我早經敘述的災禍紛紛而來，所以沒有能力付清。我的不能付租之結果是他把我的家畜在當天晚上趕走，他們估了價。在下天就以半價賣掉。於是我的老婆和孩子現在都勸我答應任何的條件，總比招惹破家之禍好些。他們甚至求我仍舊答應他再來拜訪，還用着他們的辯才描摩我行將忍受的災難——現在這種嚴寒的季候裏監獄的可怕，還恐怕我新近所受的火傷要危及健康，可是我仍是堅定。

「什麼，我的寶貝，」我說，「爲什麼你們這樣地企圖勸誘我做不正當的事呢？我的責任已教我寬恕他，可是我的良心却不容許我贊成他。你們一定要我向世界贊美他，而心中譴責麼？你們一定要我馴順地坐着諂媚我們的無耻的害人精麼；爲了要避免牢獄，却不斷地受着更困人的精神幽禁的束縛麼？不決不！如果我們趕出了這所屋子，只要我把握住正理，無論我們丟到那裏，我們仍能退休到一間好看的房間裏，在那裏我們能夠無柰無惱地，快樂地環觀我們自己的心。」

這樣我們消磨了一夜。下天早上，因爲夜間雪下得很多，我的兒子很早就去掃雪，在門口開一條路。他做得不久，就灰白了臉，奔進來，告訴我們，說有兩個不認識的

人正向這座屋子跑來；他知道這兩個人是法警。

他正說時他們進來了，走近我睡着的床前，先告訴我他們的職業和事務，隨後就把我拘捕，分付我準備和他們一同到村裏的牢獄去，距此約有十一里之遙。

「我的朋友，」我說，「在這嚴寒的天氣裏你們跑來帶我入獄；並且此時特別的不幸，因為我的一只臂膀最近灼傷得很利害，使我發一些輕微的熱度，我要穿上衣服，並且我現在又老又弱，不能在這種深雪中步行得那末遠；可是如果一定要這樣——」

我於是轉向我的老婆和孩子，分付他們集我們所剩的一些東西，準備立即離開這個地方。我請求他們要迅速，還願意我的兒子幫助他的大姊姊，她，自從知道她是一切災禍的原因，就暈倒了，在無知無識中失去一切的愁恨。我鼓勵我的老婆，她灰白而震顫着，緊抱着我們的受了驚的小孩子在她懷中，他們沉默地倒在她胸前，怕向四周看這兩個陌生人。就在此時，我的小女兒預備着我們的離屋，她受了幾次的催促，約摸一個鐘點我們才預備好離屋。

---

## 第二十五章

不管環境好像怎樣的受苦，仍有若干  
種的舒服跟隨着。

我們從這個安靜的鄰里向前進發，慢慢地跑着。我的



大女兒因為慢性熱病而衰弱了，這個病已起了好多天，她的身體全給損害了，有一個法警有一匹馬，就仁慈地把她帶在後面；就是這班人也不能完全消滅他們的人性。我的兒子手裏牽了一個孩子，老婆也牽了另一個；我靠着我的小女兒，她的眼淚不為她自己流，却是爲了我的苦惱。

我們現在離開我素居之所約有兩里路了，這時我們看見有一羣人在我們後面奔來大喊，共計約有五十個我教區裏的窮民。這一班人說着可怕的詛咒話，不一會要抓住了這兩個法警，誓言他們決不能看他們的牧師進獄，只要他們有一點血，也要爲保護我而流，正要大爲嚴厲地對待他們，如果不是我立加阻止，那結果就要看命運如何了，我很費了一些事才從發憤的羣衆中救出這兩個法警。我的孩子，他們以爲現在我一定可以遇赦了，現出不知所措的快樂，不能壓住他們的狂喜了。可是立刻他們就醒悟過來，等到聽得我告訴這班窮苦受迷的人，他們之來是以爲來幫助我的。

「什麼！我的朋友，」我說，「難道這就是你們愛我的方法麼？難道這就是我在講臺上講給你們聽的教訓而要你們聽從的麼？這樣公然反對着法律，你們既毀了自己又毀了我麼？告訴我引誘你們這樣做的人是誰？誰是你們的領袖？老實說一句話，他將覺得我的憤怒。阿吓！我親愛的被欺的羣衆呀，回復你們對於上帝應盡之責任，對國家，對我。也許，我還有一天在這兒看見你們，更其快樂。並且幫助你們，使你們的生活更其快樂。可是至少要讓我安心，

等到聚集我所牧的羊羣入於永生之域時，這兒的人一個也不少才是。」

他們現在看來都後悔了，心一軟就流出眼淚來，跑來，一個又一個地和我道別。我溫和地一個個握手，替他們祝福，直向前去再沒有碰到阻攔。不到夜我們就跑到鎮上，或者還是說村莊吧；因為它只有很少的幾間下等的房屋，從前的富麗都已消失了，除了監獄之外，鎮上古代優越的記號一點也沒有保存。

進了鎮我們投宿在一家客店裏，就在那裏我們吃一點早已備就的食物，我和我的家照着平時的愉快樣子一起吃飯。等到看見他們這一夜可以合適地過宿之後，然後隨着執行官的手下人到監獄裏去，這所屋子以前是爲了戰爭目的而建築的，有一間大房間，堅固地裝着鐵欄，鋪着石塊，一晝夜之內在某幾個鐘點內囚犯和錢債案犯統在一起。這幾個鐘點之外，每個犯人都有一間分開的小室，就關在那裏過夜。

我預料剛一進去除了悲號和各種愁苦之聲以外，是不能覺到什麼的；可是竟大謬不然。這班囚徒好像都有同樣的意見，要在快樂和喧嘩中忘掉思想。他們告訴我剛進來需要出照例的小費！我立即答應了這個要求，雖然我所有的很少的錢也快都完了。這一筆錢立即用出去買酒，於是整個的監獄立刻充滿着擾亂，大笑，和亵聖的話。

「怎樣，」我自己對自己說，「人家那麼邪惡地在尋樂，我爲什麼悲傷呢；我覺得只是和他們一起鬧着，我以爲尋樂的理由還要比他們多呢。」

這樣想着，我就努力去尋樂；可是樂趣始終不能生出來，因為這番努力本身已是痛苦了。這時我以沉思的姿勢坐在監獄的一角，有一個同囚的人跑來，坐在我旁邊同我交談。我平生有一條不變的規矩，要是有人願意同我講話，我是從不想避免的；因為如果談得好，我可以得到他教導的利益；如果談得不好，他可以得到我教導的幫助。我覺得這個人是個懂事的，雖不會學問，意識却很強，可又練達世故，這是人家所稱的，或是更適當地說來，就是練達在錯誤一方面的人類本性。他問我已否注意到預備我的床，這一件事情我從不曾注意過。

「那是不幸的，」他說，「因為你一點沒有，只得到一點乾草，而你的房間是又大又冷。可是你頗似個上等人，我以前也是個上等人，我一部分的被褥很誠懇地給你用。」

我謝了他，說明我的驚愕，在不好牢獄裏居然找到這種人道主義；並且要讓他知道我是個學者，「古時的哲人好像懂得同患難的伴侶之可貴，他曾說過，如果能夠為我留下一個朋友，就是取完天下的財物我也不以為意；並且在事實上。」我繼續着說，「如果只讓人孤獨成什麼世界呢。」

「你談到了世界，先生，」我的同伴者回說；「世界已經老髦不堪了，可是世界創造之理却迷住了歷來的哲學家，關於世界創造有什麼意見他們不會討論過的呢！薩可尼屯、漫涅托，比魯蘇斯，和奧西拉斯，羅凱納斯，他們的企圖都一無所成。最後的一位曾說過這句話：——「宇宙萬物，

無始無終，」這一句所含的意思是——「我要請你寬恕，先生，」我說，「攔着你這未大的學問；可是我想這所有的話以前都曾聽過了。我是否曾在威爾橋市集上榮加識荆，你的名字是不是叫愛弗萊金根生？」我這一問，他只有歎氣。「我猜你必定記得，」我又說，「一位普林洛斯博士，你會跟他買一匹馬的？」

他現在立刻記起了我，因為地方的陰暗，天又將夜了；在前使他不能分辨我的形貌。「是的，先生，」金根生先生說，「我很記得你；他買了一匹馬，却忘了付馬錢，你的鄰里法蘭巴洛是在下次的巡回審判時我唯一可怕的原告；因為他誓必告我的鑄造偽弊。我真心的抱歉；先生，我會欺騙過你，還真的欺騙過別人；你看；」他繼續着說，指着他的鑰鑰，「我的弄把戲已將我弄得這樣了。」

「好的，先生，」我說，「你的仁愛給我幫助，而你卻並不希望什麼報酬，我却要努力緩和或全部壓住法蘭巴洛的憑證以報答你。一有機會就派我的兒子到他那裏去辦這件事；我毫無疑惑，他可以答應我的請求；至於我自己的證據你放心好了。」

「好的，先生，」他說。「只要我能夠報答你多少就多少。今夜你可以分我一大半的被褥，在監獄裏我將幫助你，照管你，在這裏我有一點勢力。」

我謝謝他，却不禁驚愕現在他的面貌變得那末年輕；

因爲以前我見他時他的現狀至少有六十歲。「先生，」他回答，「你對於世界上認識得很少，我在那時戴上了假髮；我曾學得假裝的藝術，從十七歲到七十歲。唉，先生！假使我只用學習行騙的一半苦心來學商業，現在我也要成爲富翁了。但是，我雖是個無賴，也許，當你想不到的時，仍可作你的朋友呢。」

現在，我們的談話給進來的獄卒攔住了，他是來點名，還鎖上夜間的門，還有一個人拿了一束乾草，料理我的床舖，領我走過一條黑而狹的衙堂，跑進一間像公共監獄般舖設的房間，就在房間的角落裏，舖着我的床和我的同囚者給我的被褥；舖好了以後，我的指導者很客氣地給我道晚安，我照平時的样子沉思一會，頌讚了上帝之後，我就躺下，安睡，直到天明。

## 第二十六章

監獄裏的革新——要法律定得完全，應該有賞有罰。

一天早上我很早就被我的家人喚醒了，我看見他們在我的床邊流淚。看來我們四周各樣東西的陰暗之狀驚嚇了他們。我柔和地譴責他們的憂愁，告訴他們我從沒有這樣好睡過，於是再問起我的大女兒，因爲她在其中。他們告訴我昨天的不安和疲勞增加了她的熱度，大家議定還是留

她在店裏的好。我的第二件事是派我的兒子去借一兩間房間以居我的家人，既要近監獄，又要舒服。他遵命出去，可是只能找到一間房間，用很少的租費借來住他的母親和姊妹，禁卒頗有慈心，答應讓他和他的兩個弟弟和我一起住在監中。於是在房間的角上爲他們準備了一張床，我以爲可算很便利的了。可是我還要先知道我的兩個小孩子是否願意睡在這個一進來就嚇着他們的地方。

「好的，」我說，「我的好孩子，你歡喜你的床鋪麼？我希望你不怕住在這間屋子裏，看來那麼黑呢。」

「不，爸爸，」迪克說，「有你住着的地方，我不怕睡在那裏。」

「我還只有四歲哩，」別爾說，「可是我歡喜你爸爸所住的地方。」

此後，我就分派各個家人做他們應做的事。我的女兒特別派她去注意她姊姊的日見沉重的病體；我的老婆伺候我；我的小兒子讀書給我聽：「至於你呢，我的兒子，」我繼續着說，「靠着你手上的工作，我們大家希望得以過活。你的工資，做一個日工，也可很夠了，只要適當地節省，就能維持我們，並還很舒服哩，你現在已十六歲了，還有力氣，力氣可以使你作很有用的事情，我的兒子；可以把你的無告的父母和家庭從饑荒裏救出來。今晚就去找尋明天的工作，每夜把你應得的錢帶回家來，以供給我們。」

我這樣教導了他，把其餘的事都安排好了。就跑下公共監獄裏，在那裏我可以享受更多的空氣和地位。可是我

在那裏住不長久，因為四周的咒罵，下賤的話。和凶暴的舉動都來侵襲我，重又把我趕回自己的房間。這兒我坐了一會，默想這班狂愚的惡人，他們以為所有的人類都是伸開了臂膀在反對他們，他們努力要使自身成為未來的和巨大的敵人。

他們的無知無識鼓動我最高的憐憫心，却把我自己的不安從我心裏抹掉了。並且這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企圖感化他們。於是我決定再回去，不管他們的藐視，憑着我的堅忍不撓之心要勸告他們，和征服他們。於是我重又回到他們那兒，我把計劃告訴金根生先生，他暗暗的好笑，可却把來告訴別人。這個提議他們很高興地接受了，因為他們現在除了源於嘲笑或作敗德之事的樂趣以外，別無其他的來源，而我這提議却可以供給新的樂趣。

我於是讀一段主禱文給他們聽，聲音高而自然，我見我的聽衆在這時候十分取樂。附且說着下流話，學着悔罪的呻吟歎息，做眉眼，和咳嗽，輪流地發着笑聲。可是，我繼續着本來的莊嚴讀下去，覺得我所做的事也許能替若干人補過，可是自身是染不到污穢的。

讀完之後，我就勸戒他們，起先只好算是娛樂他們，不能算作譴責。我先說明除為他們的好以外別無其他動機引誘我做這件事，我是他們的同囚者，傳道是不能得到什麼的。我很難過，我說，聽得他們這樣地虔敬；因為他們這樣：一無所收穫，並可失去許多：「因為你們該確信。我

的朋友，」我說，——「你爲你們是我的朋友，不管世界也許不承認你的友誼，——就使你們天天賭了一萬二千次咒，你的錢袋裏不會有一辨士放進去的。那末時時刻刻呼喊著魔鬼，請求他的友誼有什麼用處呢？並豐尔早已知道他怎樣卑劣地利用你們呀！這兒他一點也沒有給你們，你們知道的；除了一嘴的賭咒和一副空肚子以外；並且，照我所知，以後他也沒有好處給你們的！

「如果我們和一個人交往，却待我們不好，自然我們要到別的地方去了。難道不值得嘗試和另一個主人交往，看他怎樣待你們，至少，公正地答應你到他那裏去？確然，我的朋友，世界上一切的愚蠢人再沒有像他一般的愚蠢了。他搶了一家人家之後，却到捕役那裏去求保護。現在你所做的較爲聰明麼？這一個人已經把你們賣了，你們却要從他那裏得到安慰，向一個較之任何捕役尤爲惡毒的人請求；因爲他們不過先騙你，隨後吊死你；可是他騙你，吊死你，最壞的是，等你吊死之後，還不讓你放鬆。」

等我講完了時：接受着聽衆的稱譽，有幾個跑來跟我握手，誓言我是個很誠實的人，他們願意再和我相見。我於是答應明天再作演講，真實的，在這兒我頗存改善之希望；因爲我的意見常以爲沒有人會錯過補過的時間，每一個心都攤開着受譴責的箭幹，要是射箭手能夠取得適當的鵠的。我既以此滿足我的意思，就回到了我的房間裏，在那裏我的老婆已準備好一頓節儉的飯菜了，金根生先生也請



求把他的飯加在我們一起，也分享着談話的快樂，他惠然如此表明。他至今還沒有見我的家人，因為，他們從狹弄的門口進到我的房間裏，這是我已經說過的了，藉此免得被同囚者看見。金根生第一次見面，就好像很驚訝我的小女兒的美貌，她的沉思的神氣又提高了好些美麗。我的兩個小孩子也頗受他的注意。

「阿呀！博士，」他說，「這班孩子太好看了，太良善了，不該在這種地方。」

「什麼呀，金根生先生，」我說，「謝上帝，我的孩子們道德尚屬可嘉，如果他們道德好了，別的也就不管了。」

「我猜，先生，」我的同囚者回說，「你的小家庭全部在你旁邊，可使你有偉大的安慰罷。」

「安慰，金根生先生！」我回答，「是的，這果真的安慰，無論如何我不能沒有他們；因為他們能夠把暗牢弄得好似王宮。此生中足以傷害我的快樂的只有一樣，就是傷害他們。」

「那麼我怕，先生，」他說，「我多少有點罪戾；因為我想我是明白的」——看着我的兒子摩西——「他是被我傷害的一個，我要求他寬恕。」

「我的兒子這才記起他的聲音和相貌，雖然以前他曾見過他僞裝，就和他握手，帶着笑寬恕了他。「可是，」他繼續着說，「我終不禁奇怪你怎樣能看出我的臉，會當我易於受欺的人。」

「我親愛的先生，」另一個人回答，「這不是爲了你在

臉，却是你的白襪子，你頭髮上的黑結，引誘我的。可是，並不是貶抑你的幹才，我的一生曾幹過比你聰明的人哩；可是雖然竭力弄我的把戲，終究蠢人勝了我。」

「我猜，」我的兒子說，「像你一生的敘述必定是極端有趣和有實在益處的。」

「兩者都不過如此，」金根生先生回說。「只描述人類的欺騙和邪惡的話，增加了我們生活中的疑慮，阻礙我們的成功。旅行的人不信任每一個他遇見的人，一見面似強盜的人出現，就跑回來，很少能如期達到他的旅行終點的。」

「真的，我從自己的經驗裏想來，太陽底下懂事的人就是頂蠢的人。我在很小的孩童時就有狡猾的思想；只有七歲哩，太太們就說我是個十足的小人；到了十四歲，我就懂得世情，歪戴了帽子，愛女人；到了二十歲，雖然我十分實誠，可是每個人都以為我是那末的狡猾，所以沒有個人相信我。因之我終於爲了自衛計，終於變成個騙子，從此就一向靠此爲生。我的頭腦震動着騙人的計劃，我的心跳盪着發露的恐懼。我往往笑你鄰居，誠實簡單的法蘭巴洛，大概我每年無論如何總要騙他一次。可是這個老實人仍舊毫無疑慮地向前進，逐漸地致富了，而我却仍是詭詐，狡猾，與貧窮，又不能以老實自慰。雖然，」他繼續着說，「讓我曉得你的案情，什麼事把你弄到這兒的；也許，雖然我自己沒有避免坐監的本領，也許可以救你出來呢。」

我順着他的好奇心，我就把全部的遭遇和過失，致陷

我於現在的窘境和我完全不能得到自由的情節，告訴他。

他聽了我的故事後，停了一會，輕擊他的頭好像忽然想出一些事情，說他可以盡力想法，就告別去了。

## 第二十七章

### 續上章之題。

下一天早上我把想法感化囚徒的計劃告訴我的老婆和孩子；他們聽了，一致不贊成，斷言不可能也不適宜做這件事；還說我的努力決不能助他們能改過，却顯然有辱於我的職業。

「恕我，」我說，「這一班人，不管他們如何的墮落，却仍然是一個人：很有權利享受我的愛情。良好的忠告，拒絕了，反過來還可使忠告的人胸中寬暢，就使我傳給他們的教訓不能補好他們，却可補好我自己。如果這班可憐蟲我的孩子，是王子，就會上幾千的人準備做他們的牧師；可是據我看來，沉埋在暗牢裏的心，其可珍一如坐在寶座上的。是的，我的寶貝，如果我能夠補好他們呢，我一定能夠！或者他們不是人人藐視我呢：也許我可以從罪惡之淵裏救起一個來呢，那就是大大的收穫；難道地上有比人類的靈魂更珍貴的寶石麼？

這樣說着，我離開了他們，跑下公共監獄裏，在那裏。

我看見這班囚徒很是快樂，希望我到來，人人都準備着一些獄中的把戲尋這個博士的開心。這樣，我正要開講時，一個人把我的假髮拉歪，好像出於無心的樣子，過後請我寬恕。第二個，站得很遠，他有以齒激唾的巧技，好像驟雨般都落在我的書上。第三個喊「阿們！」假裝着一種聲調足使其餘大為快樂。第四個偷偷地從我口袋裏把眼鏡掏出。可是還有一個，他的把戲比其餘的更能引起一致的快樂；因為他注意我把書放在桌上的樣子，很靈敏地撥開了一本，却把他自己的一本猥褻的笑話書放在這個地位。

可是，我絕不理會這一羣惡作劇的小人物做些什麼，只是講下去，我很知道在我初試時，奇形怪狀足以鼓動一兩次的歡笑，可是莊嚴却可以持久。我的計劃成功了，不到六天有幾個悔罪，大家都也靜聽了。

現在我自己稱贊我的耐心，和巧妙，這樣地將知覺給予這班盡喪道德的感覺的可憐蟲，現在就開始要想使他們做一點身世上的事，藉此使他們的處境舒服一點。他們的時間至此為止分作兩部，饑餓和過飽，亂吵亂鬧和痛苦的煩惱。他們唯一的職務是互相吵架，玩紙牌，削煙塞子。從這末一樣無益的工業上我得到了一個意思，可以把它當作工作，削了木塊賣給煙店與鞋店，合式的木料由公共捐款去買，製就之後，依我的指點出售；因之每個人可以天

天獲得少許；確是很微細，可已足夠維持他們了。

我還不就此停止，還定下罰款，作為不道德的懲罰，與特別勤勞的獎賞。這樣，不到十四天，我已為他們造成了社交和人道，並且有自待為立法者之樂，我已把生性凶暴之人引進友誼和服從之道。

我十分願意，那班有立法權的人該是這樣地指導着法律，與其嚴酷，寧可改善；我確信及除犯罪不是要使刑法慣熟，是要使人畏懼。我們現在的監獄却全然相反，它能夠叫人犯罪或造就犯人，關進去的可憐蟲只犯了一條罪，他們回出來時，如果活着出來的話，就派定做幾千種的惡事了；我們該知道，好似歐洲的其他國家般，設有反省局和單人牢，在那裏這班被告的人的看護該使他們改過，如果是有罪的話，或是使他們有新的道德動機，如果清白的話。並且，增加刑罰不是於國有益的：我不禁要詢問，社會上聯合對於一種輕微性質的犯罪釐定着死刑的懲罰，那種權力是否公平。對於謀殺案，他們的權力是明顯的。這是我們大家的責任，從自衛的法律上看來，除掉一個漠視人家生命的人。對於此種案件，大家都要發怒；可不能以此對待偷竊我財產的人。自然法律並沒給我取他生命之權；因為，據自然法律看來，他所偷的馬和我一般都好算作自己的財產。那末如果我有這種權，必是我們兩人間有一條條約，說明誰偷誰的馬，就該處死。可是這是條虛偽的條約；因為沒有人有權交換他們的生命，並且也沒有權奪取人家的生命；因

爲這不是他自己的。並且，除此以外，這種條約很不相稱，就使在裁判案件的公堂前也該廢棄，因爲煩擾人家的至爲微細而所罰却至巨，與其一個人有馬騎，不如兩個人有生命。兩人之間的條約是虛偽的，幾百幾十萬之間也同樣的虛偽；因爲一千萬個圓圈永不能造成一個四方呀，所以恆河沙數的呼聲也毫無所益於條約之虛偽。這是依着理性說話，就是未受教育的天然性質也說着同樣的話。野蠻人，是單受着自然法律指揮的，却善視彼此的生命；他們除了報復以前的冤仇以外很少流血的。

我們的薩克遜祖先，在戰時很凶猛可怕，可是在太平時却沒有幾個受死刑；並且在所有一切始建的政府裏，他們本來的天性還是很強，很少有罪名被判死刑的。

文明社會中公民間的刑律是握在富人手中，施於貧人身上。政府太老了時，好像也變得老年人的嚴酷性；好像我們的財產愈多，在比例上刑罰也增加；又好像，財富愈大，我們的畏懼心也愈發展；我們一切的所有天天有新法令保護，四面挂着吊人架以恐嚇侵盜者。

我不知道是否爲了我們刑律的數目，或是爲了我們人民的肆行無忌，這個國家每年看見的犯人比了半個歐洲的國家合起來還要多。也許兩者都該負責；因爲兩者是互爲因果的。有了不能區別的刑律，國家對於程度互異的罪犯

就施行同一的懲罰，人民看見罰法無甚差別，甚至失掉分別罪犯的意識，而這種辨別原是道德的保障。以此法律繁就生出新的罪惡，而新的罪惡遂召新的法禁。

我願意，那種權力，不要定新律以懲罪惡，不要把社會的繩索縛得太緊，以免革命爆斷它；不要在考驗他們的能力以前就當作無用般把一班可憐蟲除掉；不要捨棄悔過遷善的良法以就復仇；——我願意，我們要試行限止罪犯的政策，使法律成爲人民的保護者，而不是暴君。到此時我們才知道那班犯人，他們的靈魂久被當作渣滓的，只缺乏製鍊人的手罷了；我們到此才知道這班可憐蟲，現在判定受長久的痛苦，富侈的人家難道一剎的苦痛都不覺得麼？如果待遇適當，在國家危險時他們也可以保國，至于他們的面貌是像我們的，他們的心也像我們；很少有這末下賤的意念，竟至百折不回地不肯補過；人民可以知道他最後的罪惡，不必定要他死；並且用不到多少的血就可強固我們的財產保護的。

---

## 第二十八章

快樂和愁苦由於平生會打算與否的結果，而非道德之故，現世的罪惡或快樂，由上帝視之本身就很微細的事，不值操心，爲之分配。

我現在被禁錮兩星期了；可是自從我到此以來，我親

愛的奧麗繁沒有來探望過，我極願見她。我把願望告訴了我老婆以後，下天早上這個可憐的女孩子靠在她妹妹的肩上跑進我的室中。我看她面容的變更不禁震驚。以前臉上所有無限的美色現在都沒有了，死亡之手似乎已把她各種的形狀消滅，使我驚駭。她的額角凹進去了，她的前額緊縮了，她的兩頰顯出一種死灰色。

「我很歡喜見你，我親愛的，」我說，「可是爲什麼這樣憂愁，麗繁？我希望，親愛的，你太關心我了，容忍失望這樣地掩埋一條生命，這條生命的價值我視同自己的一樣。愉快一點罷，孩子，我們也許還能看見較爲快樂的日子。」

「你總是永遠待我那末好，老爺子，」她回答，「這更足以加增我的痛苦，我是決不能再有機會分享你所應允的快樂了。快樂，我害怕，今生再也不能留着給我了，我久已希望離開一個地方，在那裏我只能找到困苦。的確，老爺子，我希望你造一張適當的約書給湯希爾先生；這也許多少能引誘他可憐你，那末可使我死了也安心。」

「決不，孩子，」我說，「決不能使我承認我孩子的不貞；因爲，就使世界將以輕藐的眼光對待你的犯罪，在我看來這只是一種信任的記號，不是犯罪。親愛的，在這地方我一點也不悲苦，不管它是如何的陰暗，你該相信，當你活着祝願我的時候，他決不能答應他另娶別人，以便你更爲痛苦。」

等到我的女兒分別後，我的同囚者，談話的時候他在旁邊，很有意識地勸告我的固執，拒絕一個可使我自由的



屈服。他說不能單爲了一個孩子的平安而犧牲其餘的家人，而她却是唯一忤逆我的人。「除此之外，」他說，「我不知道如你現在所做的這樣防礙着男子和他妻子的結合是否公平，你既不能阻止人家的配合，只是拒絕同意，不過使他們不快樂而已。」

「先生，」我回答，「你不認識那個壓迫我的人。我很知道就是屈服也不能使我獲得一點鐘的自由。人家告訴我就在上年，這一間房間裏有一個他的債戶因爲困乏而死了。可是即使我的屈服與贊同能夠把我從這兒搬到他所有的頂頂美麗的房間裏，我也決不承認，因爲似有什麼東西暗中告訴我那就是認可姦淫。我的女兒活着時，他再沒有其他的婚禮在我眼中可認爲合法的。倘若她死了以後，由於我自己的怨恨而企圖拆開願意結合的人，我就是頂頂卑劣的人。不；像他這樣一個惡棍，我也該願意他結婚了，以免他將來再作惡事，可是現在，要是我不是頂頂殘酷的父親，就不至於簽一張必定要送我孩子到墳墓裏去的文書，不過爲了自己出獄；這樣我跳避了一種痛苦，却以上千種的痛苦碎裂我女兒的心？」

他默認這個回覆的公道，可是不禁說，他怕我女兒的生命催殘過甚，我不致久做獄囚。「可是，」他說，「雖然你拒絕向姪子屈服，我希望你不反對把這件事情陳於他叔父之前，他是國中第一流人物，對於每件事務公平而又良

善。我勸你由郵局寄一封信去，告訴他姪兒的一切惡行；我敢說，三天之內你可以有回音。」我謝謝他的提示，立即遵行；可是我沒有紙張，不幸的是我所有的錢都已在早上買食物用完了。<sup>④</sup>可是，他供給了我。

以後的三天，我很焦慮地要知道我的信會達到怎樣一種待遇；可是正在此時，我的老婆常來懇求我在任何條件之下屈服，以爲總比留在這兒好，並且每一鐘點接到我女兒病體沉重的報告。第三天和第四天到了，可是我沒接到回信。一個陌生人控訴一個寵愛的姪子是不像會成功的；這樣，這些希望也像我一一切的前例般落了空。我的意志無論如何還可支持，雖然禁閉和污濁的空氣顯見得我的健康在轉移了。而我被火傷的胳膊也漸漸地更壞了。我的孩子坐在我旁邊，當我躺在乾草上時，輪流讀書給我聽，或是靜聽我的教訓而落淚。可是我女兒的健康却比我衰敗得更快，從她那裏送來的消息都足以增加我的恐懼與痛苦。我寫信給威廉湯希爾爵士之後的第五天，我聽得她已不能言語的報告，很驚惶。現在，監禁才真正地使我痛苦；我的靈魂已掙出牢獄到我女兒的枕畔，安慰她，扶持她，受她最後的心願，教導她靈魂上天堂之路！另一個報告到了——她已將斷氣了，可是我在她旁邊哭一場的小小安慰仍是被阻。我的同伴們，隔了一會之後，帶着最後的報告跑來。他交付我要耐心——她已死了！下一天早上他回來，看見我和

兩個小孩子在一起；現在他們是我唯一的伴侶，他們用了一切天真的努力安慰我。他們懇求讀書給我聽，叫我不哭，因為我現在太老了，不能哭了。「現在我的姊姊不是成了仙女了麼，爸爸？」大一點的孩子說；「那你爲什麼要爲她悲傷呢？我願意我是個仙女，跑出這個可怕的地方，如果我的爸爸同我在一起的話，」——「是的，」我的頂小寶貝說，「我的姊姊在天堂，天堂比這兒好，那裏只有好人，可是這兒的人是很壞的。」

金根生先生攔住他們天真的絮語，說現在我的女兒已死了，我該嚴重考慮其餘的家族，以及嘗試救我自己的生命，因為我的身體因爲缺乏必需品和良好空氣而日見其衰了。他還說這時候在全仗我爲了倚我生活這班人的福利而犧牲任何的傲氣，或怨憤；我現在，既爲了情理，又爲了公道，不能不嘗試和我的地主脩好。

「讚美上帝？」我回答，「我現在已不復有傲氣存在了。我該嫌憎我自己的心，如果我看見還潛藏着傲氣和怨恨。反之，因爲我的壓迫者以前曾是我的教區中人，我希望我有一天以他的未受污穢之靈魂呈現於永生的審判所之前。不，先生，我現在已並無怨恨了；雖然他從我那裏奪取我比之所有珍寶更寶貴的東西，雖然他曾傷了我的心——我病了，差不多要暈去了我的難伴呀，——可是決不足以鼓勵我的復仇。我現在願意贊同他的結婚，如果我這屈服能使他得到一點快樂的話，讓他曉得要是我曾加傷害于他，我很抱歉。」金根生先生拿了筆和墨水，把我所表示的話

差不多地寫了屈服狀，我在上面簽了名字。叫我的兒子帶信給湯希爾先生，他現在正在他村上的屋子裏。他去了之後，約在六點鐘帶了口信回來。他說他獲見地主頗有困難，因為僕人既是無禮，又是疑慮；可是他碰巧看見，因為他有事情出外，準備他的婚禮，這件事只有三天就要舉行了。他繼續告訴我們說他用頂頂謙恭的態度跑上前去送這封信，湯希爾先生閱過之後，他說所有一切的屈服現在已太遲了，並且也不必需；說他已聽得我們請來他的叔叔，却碰到應得的藐視；並且，至於其餘的事，一切未來的請求該直接向他的代理人說，不必向他。他說，他對於兩位年輕小姐的慎重還有好意，她們該是頂頂適宜的居間人。

「好的，先生，」我向我的同囚者說，「你現在可以發見這個壓迫我的人的脾氣了。他能夠說了滑稽話，立刻翻為殘忍，可是讓他怎樣對待我吧，不管他一切攔阻我的鐵門；我不久也就自由了。我現在正慢慢地走近一個地方，愈近愈見得光明。這種期望可娛我的煩惱，雖然我遺下無告的一家孤寡，可是他們不至全然被棄。也許有幾個朋友爲了他們可憐的父親之故而幫助他們，有幾個爲了他們的天父之故而慈善地救濟他們。

我正說明，我的老婆我已好幾天不見她了，帶着一種恐怖的臉色出現，竭力想說話，可是不能。「爲什麼，我的愛人，」我說，「爲什麼你把自己愁煩加重我呢？雖然任何的屈服不能轉變我們嚴厲的主人，雖然他要我死在可憐的地

方，雖然我們失掉了一個寶貝孩子，可是當我死後，你還能在你其他孩子身上找到安慰。」——「我們真的失掉，」她回說，「一個寶貝的孩子！我的莎菲，我最親愛的，去了——從我們那裏搶去了，給兇徒搶去了。」

「怎樣，馬丹！」我的同囚者說，「莎菲小姐給惡棍搶去了麼！這是一定不能的！」

她只能以定着的注視，和潮湧的眼淚來回答。可早有一個囚徒的老婆，她會眼見，並和她一起進來的，較為清晰地講給我們聽，她告訴我們，我的老婆，我的女兒和她一起在離村不多路的大路上散步，有一輛雙馬驛車趕上他們，立刻停下來了。車上一個穿得很好的男子，可不是湯希爾先生，跑出來，抱牢我女兒的腰，逼她進去，分付馬夫趕着車去了，這樣，不一刻就不見他們了。

「現在，」我說，「我愁苦的總和已經盡在於此的了；地上再沒有任何事情有使我再加痛苦的力量了。什麼！不留一個！一個也不留！這個魔頭！這個孩子是最親愛的！她有安琪兒似的美貌，差不多也有安琪兒似的智慧。可是扶住這個女人，不要讓她暈倒。不留一個給我！」——「阿呀，我的丈夫！」我老婆說道，「你好像比我更需要安慰。我們的苦惱已大了；可是我還能忍受它，那怕再多，要是我見你安靜一點。他們可以奪取我的孩子，以及整個的世界，只要他們留着你給我。」

我的兒子，他在旁極力減輕她的憂愁，他叫我們安心，因為他希望我們也許仍有感謝的道理。「我的孩子，」我說，「你周看世界，看現在有什麼快樂留着給我麼。是否

每一條的安慰之光都關閉了麼，我們所有光明的景象已是睡在墳裏了麼？」——「我親愛的父親，」他回說，「我希望仍有一些東西可使你有偶然的滿足，因為我從喬治哥哥那裏得到一封信。」——「他怎樣，孩子？」我攔說，「他知道我們的愁苦麼？我希望，我的孩子，他可以免受他可憐的家庭所受的傷害。」——「是的，老爺子，」他說，「他十分開心，高興，和快樂。他的信除了好消息以外沒有說什麼；他的大佐很得寵他，大佐答應最近一有中尉缺出，就把他補上去。」

「所有的話你都確信麼？」我的老婆說，「你確信沒有壞事降在他身上麼？」——「一點也沒有，真的，太太，」我兒子回答；「你可以看這封信，將使你高興到極頂；並且，如果世上還有一樣東西可使你獲得安慰，我確信一定就是那封信了。」——「你能確定麼，」她還重複地說着，「那封信是他自己寫來的，他是真正的這末快活？」——「是的，太太，」他回答，「這封信確是他的，他總有一天為我家的光榮和支持者。」——「那末我感謝上帝，」她說，「我上次給他的信誤送了。是的，我親愛的，」她繼續說，轉向我，「我現在要自承，雖然在別的例子上帝之手對於我們甚為嚴酷，這兒却很好。我上次寫給兒子的信，裏面含着痛苦的大怒，我要他仗着母親的保佑，要是有人心的話，就該替他的父親和妹妹找公道，為我們報仇。可是謝謝上帝，他指揮一切事情的，這封信送錯了，我也放心了。」——「女人，」我說，「你做得很壞，若在別的時候我的責備也許更要嚴厲。吓！怎樣個大危險你逃過了，否則就會把你和他兩人都徹底毀了！上帝，真的，加惠於我們在這兒要

比我們自愛爲甚呢。他保全了那個兒子，我死了之後，家庭裏的保護者和父親。我們怨訴各種安慰都給剝完，這是怎樣的不公平呢。我們此時仍聽得他是快樂的，並且不曉得我們的愁苦！仍舊保全着以備維持他的寡母，以及保護他的弟弟和妹妹！可是他還有什麼妹妹呢！現在他沒有妹妹了！他們都去了，從我那裏搶去了，我是完了？」——「父親，」我的兒子攔說，「我求你允許我讀這封信：我知道它會使你快樂。」於是，我准了他，他開讀如下：——

#### 榮譽的父親：

我把我的思想暫時從四圍的歡樂中轉向家裏親愛的火爐旁，把它注於更快樂的東西上。我幻想着家裏天真的一羣以極大的安慰靜聽這一封信的每一行。我快樂地看着那些臉，都不曾因野心或愁苦而損及顏色。可是不管你們在家裏如何的快樂，我確信你們聽了我十分歡喜我的地位與在這兒很快樂的時候，還將加增你的快樂。

我們的聯隊奉命停止開赴外國；這位上校，他確說他是我的朋友，帶着我一起到他所認識的一切集會裏，我第一次去拜訪之後，大概在重訪時覺得自己接受的敬禮頗有增加。昨夜我和G小姐跳舞，如果我能夠忘掉你所知的人，我也許可以成功。可是這是我的命運，還要記憶着別人，而我自己却被大多數的遠別之友忘掉，而在這些忘掉我的人之中，父親，我怕必得要算着你，因爲我長久在期望着家裏有信給我，却是枉然。奧麗繁和莎菲也答應寫信給我，可

是好像都把我忘掉了。告訴她們說她們是兩個頑皮的小殘婦，這時我正對她們大大發怒哩；雖然如此，我也不曉得怎樣，雖然我要稍加責備，我的心却只適於較柔和的感情。現在告訴他們，父親，總之，我很愛他們，要知道我永遠是你

### 你孝順的兒子

「我一切的憂愁中，」我說，「我們該以感謝回答，至少我的家庭裏還有一個人免受我們所受之苦！上帝是他的保衛者，使我的孩子這樣的快樂，讓他做他寡母的贍養者和兩個嬰孩的父親，這就是我遺留給他的家產了！也許他可以保持他們的清白於困乏的引誘之中，並且引導他們走向榮譽的路上！」我話還沒有說完，這時有一種吵鬧的聲音，好像從監獄的下面來的；不久就不響了，我們聽得沿過道有鎖鑰的聲音進向我的房間來。監獄的看守人進來了，帶着一個滿身是血受了傷的人，帶了一付重鎖鑰。當他走近我時我憐憫地看着這個可憐蟲，可是等我看出他就是我自己的兒子時却恐怖起來了！「我的喬治！我的喬治！難道我真的看見你這樣麼！受了傷！帶了鎖鑰！這就是你的快樂麼！難道這是你回到我這兒來的態度麼？噯，我怕這一見會立即碎我的心，讓我死了罷！」

「父親，你的堅忍在那裏？」我的兒子回說，聲音一無畏懼，「我必定要受害；我的生命是丟了，讓他們拿去罷。」

我嘗試壓抑我的感情，幾分鐘沒有說話，可是我以為我在拼命呢。「吓，我的孩子，我的心看了你這樣子要哭呢，



我不能，我不能自禁！正在此時我以為你蒙天保佑，為你的安全祈禱，却又看見你這樣，帶了鎖鍊，受了傷！雖然死在青年是快樂的，可是我老了，一個很老的人，却活着看見這種日子；看見我的孩子都在我的旁邊不到時候就倒下了，而我還是在家燬之中可憐地活着！願一切沉埋靈魂的災禍重重地降於害我孩子們的兇手身上！願他活着像我般，看見——」

「止住，父親，」我兒子回答，「我要替你羞慚。怎樣，父親！忘掉了你的年齡，你神聖的職務，僭奪上天的裁判權，把那些詛咒投向上天，不久這些話還是要下降而壓於你灰白色額上，使你毀滅！不，父親，現在你的職務是使我順應着不久就將遭受的慘死，以希望和決心壯我的膽，給我忍受痛苦的勇氣，這種痛苦不久就是我的命運了。」

「我的孩子，你必不能死！我確知你並沒有該受如此慘酷的懲罰的罪惡。我的喬治決不犯有玷辱祖先之罪的。」

「我犯的罪，父親，」我的兒子回說，「我怕是不能赦的。當時我接到了母親從家裏寄來的信，我立即就來，決定要懲罰摧殘我家名譽的人，送給他一封信，要他會我，他的回答，不是自己來，却派了四個家人來抓我。第一個侵襲我的人被我打傷了，我絕望地害怕；可是其餘的把我捉住了。這個懦夫決定讓法律執行我；這個證據是無可否認的；我曾寫信去挑戰，因為我是首先違犯國法的，我看沒有赦免的希望。可是你常以堅忍的教訓馴服我，讓我現在，父親，在你的規範裏我得它們罷。」

「我的兒子，你可以找到它們，我現在已超出於人世之上了，超出世界上所能生產的一切快樂。從此刻起我從我的心裏把牽留着塵世的糾結斬斷，預備我們兩人怡然就死。是的，我的兒子，我將指出這一條路，我的靈魂將指導你升天；因為我們將一起飛上去。我現在明白，並且信你在這兒不能希冀赦免，我只能勸勉你在頂大的法庭裏找尋，我們不久都要去招供了。可是讓我們的勸勉不要吝嗇，讓我們的同囚者都有一份兒。好獄吏，允許他們站在這兒，這時我有心要改好他們。」這樣說着，我努力從乾草上起來，可是沒有力氣，只能斜靠在牆上。這班囚犯依我的分付聚起來，因為他們愛聽我的勸告。我的兒子和他的母親兩面扶住我；我一看不少什麼人了，就把下列的勸勉告訴他們：

---

## 第二十九章

關於下方的苦樂，證明上天有相等的對付。就快樂和痛苦的本質而言，這班可憐的人必定在身後受到與他們的傷害相平衡的報贖。

「我的朋友，我的孩子，和同受苦的人，這時我想起這兒下方善惡的分配了，我覺得有許多使人家快樂，可使人受害的更多。雖然我們考察整個的世界，我們不能找得

一個人快活至於一無所欲；可是我們天天看見上千的人自殺，告訴我們他們已無所希冀的了。那末在這種生活中，可以顯出我們不能完全享福；可是我們或許要完全受苦。

「爲什麼人要這樣感到痛苦；爲什麼我們的愁苦爲世界歡樂的組成所必需的；爲什麼，當所有其他的組織以分部的「完全」完全其全部的時候，而這個大組織却不但需要分屬他部的「完全」以完全其全部，却自身仍是不完全；——這些問題不能解釋，就使知道也是無用。在這種問題上，上帝以爲還是讓我們避免着好奇心的好，只以安慰的動機頒給我們，而使我們滿足。

「在這種地位，人就要求哲學作友誼的幫助；上帝，哲學還不能安慰他，就給他們宗教的幫助。哲學的安慰是很可喜的，却往往謬誤。它告訴我們生命是充滿着安慰的，如果我們會享受的話；在另一方面，雖然我們在人世間未免有愁苦，生命是很短的，不久就過去了。這樣地安慰是相互矛盾的；因爲如果生命是一個可慰的地方，它的短暫必要使人愁苦；要是把生命拖長，我們的憂患也拖長了。這樣的哲學是脆弱的，可是宗教的安慰却較爲緊張。它告訴我們，人在世間只是準備他的心志，爲另一住所的準備。當良善之人脫離了軀殼之時，所有的心志都是光明的，他就將知道他已在此間替他自己造成了快樂的天堂；當這班可憐蟲曾被他的邪惡損害與受污了時，震顫地脫去軀殼，才知道他已受上天的報仇了。那末，講到宗教，我們必得在

生命的各種情形中抱住它作我們真正的安慰；因為，如果已經快樂，那麼樂於想到我們能夠使那種快樂無窮無盡；如果我們愁苦，那末想到那裏有個休息的地方，也就足以自慰了。這樣對於有福的人宗教維持恆久的幸福；對於受苦的人，把他的痛苦變過來。

「可是雖然宗教對於一切人類都很仁愛，却答應對於不快活的人給予特別的獎賞。生病的人，沒有衣服穿的人，沒有屋子住的人，負擔重的人，和囚犯，在我們神聖的法律中，總是時常有所答應的。我們宗教的著作者無論何地自認是苦人的朋友；並且，不像世界上的假朋友，把所有的憐愛之情給予孩童的人。這班沒有思想的人譴責它是偏愛，以為並無德行該受這一種擧取。可是他們從沒想到，賜給快樂人的永無止境的快樂要是和愁苦的人一樣，就是上帝也無此力量。對於快樂人，永是只是一種單一的保佑；至多只是他們早已享有的加增而已。至於慘者，這是雙層的利益；因為既可減少他們在入世間的痛苦，又可以以後的天堂之樂獎賞他。

「可是上帝在另一觀點上待苦人要比待富人更仁愛，因為它這樣地使死後的世界更為可喜，所以先把那裏的路舖平了。可憐的人久已熟習每一張恐怖的臉。愁苦的人靜靜地躺下，沒有懊悔，很少有糾結止住他的解脫；他在最後的離去塵世時只覺得天然的刺痛，而這種刺痛並不比他以前常常因之而暈倒痛楚為大；因為，在某種程度的痛楚以後，人體上每個為死亡而開的新洞口，「自然」仁慈地以「無知無覺」蓋住了。

「這樣上帝給予苦人的要比今生快樂的人多兩種利益——死時較為幸福，而在天堂上從反襯的快樂上生出最高的歡欣。而這種至高的快樂，我的朋友，却並非小利益，看來就是寓言中苦人的快樂之一；因為，雖然他已經在天堂上了，並覺得能使他有一切的狂喜，可是書上說因為他曾經受苦，而現在得到安慰，這就是一種加增的快樂；他既知道什麼是愁苦，現在就知道什麼是快樂。

「這樣，我的朋友，你們可以知道宗教是做哲學所不能做的事：宗教表示對於苦樂，上天都一樣的待遇，平衡人類的享受差不多達到同一的標準。它同樣以身後的快樂給予富人與貧人，並給予同樣的志在於此的希望；可是如果富人有在入世享受快樂的利益，窮人却因知道什麼是他所曾受到的愁苦而有無窮盡的滿足，當身後享受着無窮盡的幸福時，就算這種利益可以稱為很小的利益；却總是永在的，富人今生的快樂，窮人以耐久抵贖之，或許還可以熟忱勝過之。

「於是，這些都是窮人所獨有的安慰，祇此一件他們可勝過其餘的人類。在其他觀點上他們是在其餘人類之下的。他們如要知道窮人的愁苦，必定要明白生命，和忍受愁苦。單是誇張他們所享的利益，反覆着說也是無干，既無人相信，也無人實行。有生活所需的人不算貧苦；沒有這些東西的才算愁苦。是的，我的朋友，我們必定要受苦。靈巧思想的空空努力終不能慰藉本質上的缺乏，終不能使

獄中潮溼的水氣足以怡神，或是安靜破碎之心的碎擊。讓哲學家坐在柔軟的床上告訴我們要抵抗這些。阿呀！我們用以抵抗的力量已是更大的痛苦了。死亡是輕微的，任何人可以忍受它；可是痛苦折磨却可怕的，沒有人能夠忍受。

「那末至於我們，我的朋友，天堂中快樂的諾言該是特別的寶貴；因為如果我們的獎賞單是在此生中得到，那我們真是人類中頂頂受苦的人了。如果我們四周環觀這些陰暗的牆壁，造來恐嚇我們和關禁我們的；光線只能顯示這個地方的可怕，那些镣铐是暴君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或是由犯罪而必需使用的；當我看察這些憔悴的臉，聽着他們的呻吟；吓，我的朋友，以天堂來代替這些是怎樣個光明的交換呢！飛過像空氣般沒有束縛的區域——飽受永在歡樂中的日光——歡唱無窮盡的贊美詩歌——沒有主人來恐嚇或侮辱我們，而上帝的形像永遠在我們的眼中！——當我們想到這些東西時，死亡成爲報喜信的使者，當我們想到這些東西時，他的銳利的箭頭成爲我倚仗的拐杖；當我們想到這些東西時，人生有什麼值得要的東西呢？當我們想到這些東西時，人生有什麼東西不該踢開的呢，在宮殿裏的國王爲了這種利益而呻吟；可是我們，像我們般卑賤，就該切盼着這種利益。

這些東西能爲我們所有麼？當然是我們的，如果我們試去求它；什麼是安慰，我們被關閉在許多引誘之外那些引誘是足以阻礙我們的追求的。只要我們嘗試去追求好了，這種利益必定是我們的；並且，最足以使我們安慰的是爲

期很短；因為如果我們回顧過去的生活，不是覺得很短促麼；不管我們如何想到我們的餘生，總是覺得挨不多時了；因為我們一天天的衰老，日子也似乎一天天的短促，我們對於時間的熟習也曾教導我們認識其延緩。現在讓我們以此自慰罷，因為我們不久就將走完我們的旅程了；我們不久就要放下上帝加于我們的重担了；可憐人的唯一朋友，死亡雖然在眼前侮弄了這班疲倦的旅客一會，並且像地平線般一到面前就飛去；可是這個時候一定並且不久就會來的，這時我們就可停止我們這時世上的這班驕奢的偉人再也不能在地上踐踏我們了；這時我們就要愉快地想到在下界所受之苦了；這時我們四周圍都是我們的朋友環繞着，或是應該得到我們友誼的人；這時我們的幸福不能以言語形容，並且，一切歡樂之首的，是無窮無盡！」

### 第三十章

歡樂的現象開始出現——我們只要不屈不撓，  
運氣終必變換為有利于我們的。

當我這樣講完了時，我的聽衆都回去了，這個獄吏，他是這個職業中頂頂慈善的人，希望我不要不快活，他所做的只是他的責任；說他必定要把我的兒子移到更堅固的房間裏，可是允許他每天早上訪問我。我謝他的仁慈，抓住我兒子的手，跟他道別還分付他不要忘掉他當前的大責任。

於是我重又睡下，我的一個小孩子坐在我旁邊念書，這時金根生先生進來了，告訴我我的女兒有消息了；因為有人看見她兩小時以前和一個不認識的上等人在一起，說他們曾在鄰村停留吃飯，看來好像要回到鎮上。他剛說完了這件新聞，這時這個獄吏進來了，臉上匆促而快樂，告訴我們說我的女兒找到了！摩西不一刻也隨後來了，高喊他的姊姊莎菲在下面，和我們的老朋友白哲爾先生一起走上來了！

他剛說完這個消息，我頂親愛的女兒進來了，看來差不多快活得要瘋了，跑來跟我接吻，流露着愛情。她母親的眼淚和沉默也表示着她的快樂。

「這兒，爸爸，」這個嬌媚的女兒說道，「這兒是這位勇敢的男子，他把我救出來的；我的快樂和安全全蒙這位先生的勇敢——」白哲爾先生和她接吻，他的快樂好像比她還要大，攔住她正要說的話。

「噯，白哲爾先生！」我說，「這兒只是一個可憐的住所，你在其中看見了我們；我們現在與你上次看見我們時大不相同了。你永遠是我的朋友；我們久已說看錯了，懊恨我們的負義。那時你從我手裏接受到不好的待遇，我差不多難為情見你的面；可是我希望你寬恕我，因為我是受了一個卑劣下賤的惡人欺騙，他帶了朋友的假面具，把我毀了。」

「這是不可能的，」白哲爾先生回答，「我如何寬恕你呢，因為你從不會受到我的怨憤。我部分地看出你的受



歎，可是我沒有力量禁止你，我只能可憐你。」

「我總是這樣猜度，」我說，「你的心志是高貴的；可是現在曉得你確是如此。可是告訴我，親愛的孩子，你怎樣被救，那個惡棍把你搶去？」

「真的，老爺子，」她說，「講到搶我的這個惡棍，我至今還不曉得。這時我的媽媽和我在外面散步，他在我們背後跑來，在我未及喊救之前，就逼我上馬車。立刻把馬趕走了。在路上碰見幾個人，我喊叫着，求他幫助，可是他們不管我的懇求。正在此時，這個惡棍用盡種種方法阻止我叫喊；輪流地諂媚我和恐嚇我，還誓言，要是我從此不響，他並無傷害我的意思。正在此時，我把他挂起來的車帷撕破了，你道我遠遠看見了誰，原來就是你的老朋友白哲爾先生，在路上同他平時一樣跑得那末快，帶着枝大手杖，就是我們常常取笑他的那一枝！等到我們走到可以聽見的地方，我就叫他的名字，懇求他幫助。我重複地喊了好幾次，他聽了，就高聲大叫，分付馬車夫停住；可是這個人全不理會却把馬趕得更快了。這時我以為他不能追到我們，可是不到一分鐘我見白哲爾先生就奔到了馬旁邊，只一下就把這個馬夫打下地來。他一倒地，馬就自己停止了，這惡棍跑出來，又詛咒，又恐嚇，拔出刀來，分付他退後，否則就有禍害；可是白哲爾先生奔去把他的刀打碎了，追了他差不多有小半里路；可是他仍逃跑了。到了此時我自己跑了出來，要幫助放我的人；可是不久他就得勝回到我這

兒了。這個馬夫，他醒了過來，也正想逃跑呢；可是白哲爾先生分付他重又上馬趕回鎮上，否則就有禍害。他覺得這是無可抗拒的，就勉強答應了，雖然他受的傷好像，至少我看來，很危險。當我們趕車前進時，他不斷怨訴着痛，後來引起了白哲爾先生的憐憫；我一請求，他就在我們回來時所住的那間客棧裏另換了一個。」

「歡迎，那末，」我說，「我的孩子，和你，高貴的救他的人，一千次的歡迎！雖然我們的歡宴只是很可憐的，可是我們的心胸却毫不遲疑地接待你。現在，白哲爾先生，你已救了我的女兒，如果你以為她可以報酬你的話，她就可算是你的：如果你肯屈尊和一個像我們那般窮苦的家庭聯姻，得到她的同意把她帶去好了，我知道你已得了她的心，並已得了我的人。讓我告訴你，先生，我給你的寶貝不算小呢，她的美麗是出名的，這是真的，可不是我的意思——我送給你的是她意志裏的寶貝。」

「可是我想，先生，」白哲爾先生說，「你是曉得我的環境的，也曉得我沒有能力供給她應得的東西！」

「如果你現在的拒絕，」我說，「意思是托詞推諉，我就作罷，可是我知道沒有人能像你般配得到她；即使我能給她幾千的財寶，和幾千個人到我那裏求他，可是我誠實，勇敢的白哲爾該是我頂頂寶貴的選擇。」

對於一切的話，他單是不響，看來已不顧我們的體面，拒絕了；他一點不回答我的提議，只問我們是否從隔壁小客店裏叫一些食物吃，這一回的回答是要的，他就分付他

們把在短時間就能預備的最好飯菜送來。他又囑定了一打他們頂好的酒，又爲我定了些藥酒；笑着說他要稍爲放肆一次，雖然在牢裏，他頗想歡樂一番。不久堂倌來了，準備飯菜；獄吏借一張桌子給我們，他好像非常的慇懃；酒排列好了，兩張裝得很好的盆子帶進來了。

我的女兒至今還不曾聽得她可憐的哥哥的悲慘之境，我們大家好像都不願意講及這件事，掃她的興。可是我企圖裝着高興總不成功，我不幸兒子的處境打破了所有掩蔽真情的努力；終于我不得不掃我們的興，講述他的不幸，並願意允許他分享這個小小的暫時的滿足。等我們的客人聽了我的話，驚慌稍定之後，我還請允許金根生先生，我的同囚者，一起來吃，獄吏帶着與平時不同的服從神氣答應我的請求。不久我兒子的鑼鐐聲聽得在走廊上了，他的妹妹很不耐煩地跑去接他，這時，白哲爾先生問我，我的兒子的名字是不是喬治；我回說是的，他就繼續着靜默。我的兒子剛一進房間，我見他帶着驚駭和尊敬的神氣看着白哲爾先生。「來呀，」我說，「我的兒子；雖然我們墮落得很低，可是上帝却樂許我們稍爲止痛。你的妹妹已回來了，那兒就是救她的人；我虧了這位勇敢的人才還有這個女兒；我的孩子，和他作友誼的握手——他該得到我們頂熱烈的感謝。」

我的兒子好像全然不管我說些什麼，還是遠遠地站着不動。

「我親愛的哥哥，」他妹妹說，「你爲什麼不道謝救我的好人呢？勇敢的人該互相親愛。」

他仍是繼續着沉默和驚駭；直到後來，我們的客人知道他已給人家知道了，就擺出他本來的一切尊嚴，要我的兒子跑上前來。我以前從沒看見過任何人有這末真正的尊嚴像他這時裝出來的神氣的。某哲學家說過，世上頂頂偉大的事就是一位好人和禍患奮鬥；可是還有更偉大的哩，就是好人來解救禍患。他以高貴的神氣看了我兒子一回，說道，「我重又看見你這不思量的孩子，這同樣的罪惡——」

講到這兒他給一個獄吏的僕人攔住了，他進來告訴我們有一位貴人坐了行車，帶了幾個僕從進錢，向和我們在一起的一位紳士致敬，請求告訴他什麼時候可來侍候，「叫這傢伙等着，」我的客人說，「等我有空就接待他，」於是就回向我的兒子，「我重又看見你，先生，」他續說，「你又干犯了同樣的罪，爲了此事第一次我已責備你過了，爲了此事，法律現在已準備着頂頂公平的懲罰。你夢想，也許，你自己藐視你的生命就有權力奪取人家的生命麼；先生，拿無價值的生命去冒險的決鬥者，和做得大爲安穩的兇手有什麼兩樣呢？難道一個賭徒說他用僞弊賭輸贏就可減輕他的詐欺罪麼？」

「阿呀！」我說，「不管你是誰，請你憐憫這個可憐的

被人引錯路的人：因為他所做的事是服從他被騙的母親，她在酷烈的怨恨中要他受她的保佑，為她報仇。這兒，先生，就是這封信，它可以使你相信她的輕燥，而減輕他的罪惡。」

他拿了這信，匆促地讀完了。「這封信，」他說，「雖不能完全寬恕他，却可以減輕他的過失，可使我寬恕他。現在，先生，」他繼續說，仁善地執我兒子的手。「我看你見我在這兒甚為奇怪；可是我有時因為趣味稍減的事也常訪問監獄。我現在來替一位有價值的人找公道，因為我十分誠意地尊敬他的。我早已改裝，親見你父親的仁善；我在他小小的住宅裏享受着尊敬，却不染着諂媚，我曾環着他的火爐享受着娛人的天真之趣，這是宮庭裏所沒有的。我的姪兒得了信，知道我有意到這兒來，我曉得他已來到了；沒有審問就裁判也許要冤屈着他和你；若是有傷害，就該補償；這件事不是我自誇，沒有人曾以不公道責備威廉湯希爾爵士的。」

我們這才明白我們久加招待當他是天真，有趣的伴侶的人不是別個，却是有名的威廉湯希爾爵士，他的道德和癖性是很少有人不曉得的。窮苦的白哲爾先生實在是一位大富大貴的人哩，上議院聽他的演說就喝彩，他的本黨也信服他；他是國家的朋友，却忠於他的國王。我可憐的老婆記起她從前的太不客氣，好像畏懼得要抖了；可是莎菲，她在幾分鐘以前以為他是她的了，現在覺得他一變而為富人，其

間相差過巨，不禁流淚。

「噯，先生，」我老婆說，帶着很可憐的樣子，「我怎樣能夠永遠得到你的寬恕呢？上次你光臨敝屋受了我的藐視，我大膽地向你說了些笑話——這些，先生，我怕，永遠不能得到寬恕罷。」

「親愛的好太太，」他帶着笑回答，「如果你有你的笑話，我也有我的回答。我請在座諸位批判，我的笑話是不是和你一樣的好。老實說，我現在不曉得要跟誰生氣，除非是這個嚇着我小女孩的人！我連認清這個惡棍身材面貌的工夫都沒有，以便在告白上描寫他。你能告訴我麼，莎菲，親愛的，你還能認得他麼？」

「真的，先生，」她回答，「我不能一定；可是，現在我記得，他一條眉毛上有一個很大的記號，」——「我求你寬恕，馬丹，」金根生攔着說，這時他在旁邊，「你能惠告我，這個傢伙頭上是自己的紅頭髮麼？」——「是的，我以為如此，」莎菲說。「大人曾否看到他腿部的長度？」他轉向威廉爵士說。——「我不能確定他腿長，」爵士說，「可是我相信他的快捷；因為他跑得比我快。我想國中很少有人能快過我的。」——「大人，」金根生說，「我認識這個人；一定就是他：英國最好的賽跑家；他曾打敗牛凱賽的品華；亞摩薩白克斯脫就是他的名字：我完全認識他，和他此刻藏身的地方。如果你大人分付獄官先生派兩個人和我一同去，至多一小時我就能辦到將他交到你的面前。」聽

了這話就叫獄吏，他立即來了，威廉爵士同他認識他麼。「是的，大人，」獄吏回答。「我很認識威廉湯希爾爵士；每個知道他一切的人，都願意多認識他。」——「那很好，」爵士說，「我的要求是，你可以答應這個人和你兩個僕人奉我的命令去辦事，我既是個裁判官，可以擔任向你作保。」——「你的諾言已很夠了，」另一個人回答；「你只要下令，叫他們走完一個英國也可以。」

依照了這個獄吏的同意，就派金根生去追尋鐵摩薩白克斯脫，這時我們都樂于看我們頂小的孩子，別爾的感歎，他剛才走進來，爬上威廉爵士的膝上，要和他接吻。他的母親立即譴責他的不客氣，可是這位有價值的人制住她；不管他怎樣襁褓，把這孩子抱到膝上，「什麼，別爾，你這肥胖的光棍！」他說，「你還記得你的老朋友白哲爾麼？迪克，我誠實的老兵，你也在這兒麼？你該知道我沒有忘掉你。」這樣說着，他每人送了一大塊的薑餅，這兩個可憐的傢伙吃得很開心，因為他們早飯吃得很少。

我們現在坐下吃飯了，飯差不多已冷：可是，我的手臂以前還是不斷的痛，威廉爵士寫了一張藥方；因為他曾學醫消遣，對於此道頗有相當的技巧。藥方送到住在這裏的一位配藥師那裏，配好了敷在臂上，我覺得差不多立即止痛。獄吏自己來伺候吃飯，他願意盡力為我們的客人服務。可

是不到我們吃好，又有一個送信人從他姪兒那裏來，希望許他會見，要辯明他的無罪和榮譽；爵士答應了這個要求，願意把湯希爾先生帶進來。

### 第三十一章

從前的行善現在補報着不可預料的利息

湯希爾先生帶着笑走進來了，這一笑他少有不帶的。他正要擁抱他的叔叔，可是他叔叔很輕蔑地拒絕他。「現在，不要諂媚，先生，」這位爵士說，容色很嚴厲；「走進我心裏唯一的道路是榮譽之路；可是這兒我看見的只是錯綜複雜的虛偽，懼怯與壓迫的例子。這是怎樣的，先生，這位窮人，我知道你會認為朋友的，却這樣的嚴酷對待他？污辱他的女兒。以報償他的款待之情，把他自己扔到牢里，只大概爲了侮辱的報復——他的兒子，你不敢像一個男子般見他的面——」

「這是可能的麼，先生，」他姪兒攔說，「我的叔叔屢次教訓我而我違命避免的事却把來當作我的罪麼？」

「你的反駁是公道的，」威廉爵士說，「這件事你辦得很慎重，很好，雖然不很像你爸爸的辦法：我的哥哥真是個有榮譽的靈魂的人，可是你——是的，這件事你辦得很對，我熱烈贊同你。」

「我希望，」他姪子說，「其餘的行為也不該受責。我



曾和這位先生的小姐一起在公共娛樂場所出現過；這樣，其實只是輕佻罷了，却被更難聽的名字來污辱了。我自己去見她的父親，願意弄清楚這件事，使他滿意。是可他只叫我受了一頓侮辱和責罵。至於其餘的事，關於他的被囚，我的代理人和總管能夠好好的告訴你，我業務上的管理權完全交託他們的。如果他曾立約借債，不願，或甚至不能歸還，照這樣子處置是他們的職務；用頂頂合法的方法討債我看並無刻薄或不道。」

「如果這件事真如你所說般，」威廉爵士說，「那末你所犯的並非是不可赦的；雖然你的行為可以較寬大一點，不要害這位先生受你屬下人橫暴的壓迫，可是至少這是公平的。」

「他沒有一件能夠駁我，」這位鄉紳回答：「我不相信他能反駁，我有幾個僕人準備替我的說話作證。這樣，先生，」他繼續着說，看見我沉默着，因為在事實上我不能反駁他——「這樣，先生，我自己的無罪已辯明了；可是雖然經你的要求我準備寬恕這位先生其他的罪，可是他嘗試把我告到你跟前，却使我的怨憤不能自制；並且在某一時期他的兒子還真正的準備要我的命。我說，這種罪惡我決定讓法律按例處置。這兒我有他送給我的挑戰信，還有兩個證人證明，我的一個僕人受了很危險的傷；就使我的叔叔自己勸阻我，我知道他不會，我也要讓公衆的法律辦理，他該因此而受懲。」

「你這魔頭！」我老婆說，「你的報復還沒足夠麼？必要我的孩子受到你的殘酷手段麼？我希望良善的威廉爵士保護我們，因為我的兒子好似孩子般的天真；我確保他如此，從沒害過人。」

「馬丹，」這位良善的人回答，「你願意他的安全並不比我的大；可是我很抱歉，覺得他的罪太明顯了；如果我的姪子固執——」可是金根生和獄吏的兩個僕人的出現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他們拉進一個穿得很文雅的長子，和早經說過搶我女兒的這個惡棍的容貌相同。「這兒，」金根生說，把他推進來，「我們抓到了他；如果那裏有法場候選入，他就是一個。」

這時湯希爾先生看見了這個囚犯和看守他的金根生，似乎要嚇得後退。他的臉因為自知犯罪而灰白了，正想退出去；可是金根生，他看出了他的打算，止住了他，說道，「什麼，鄉紳，你羞見你的兩個老朋友，金根生和白克斯脫麼？可是所有偉人總是忘掉他們的朋友的，雖然我決定我們不忘記你。我們的囚犯，大人，」他繼續着說，轉向威廉爵士，「都已招承了。這就是報告上說他受重傷的人；他宣稱就是湯希爾先生分付他去辦這件事的；他把現時所穿的衣服給他，使他像個上等人的樣子，還把馬車給他。這個計劃是他們兩人間定下的，他該把這位年青的小姐運到安全的地方，在那裏他該恫嚇她恐怖她；正在此時湯希爾先生進來，好像出於偶然般，把她救出，他們還要打一會兒，以

後他就跳跑，藉此湯希爾先生得有較好的機會在作她保護人的一個角色之下獲得她的愛情。」

威廉爵士記得這件外衣是他的姪子時常穿的，所有其餘的事，這個囚犯自己詳細地證明；結末說湯希爾先生時常向他宣稱，說他同時戀愛着姊妹二人。

「天呀。」威廉爵士說，「我怎樣把蛇抱在自己的懷裏呀！看來他還這末歡喜公道的法律呢！可是他該受的——關他起來，獄官先生——且慢，我怕沒有法律上的證據，不能拘他起來呢。」

聽了這話，湯希爾先生極端的卑躬屈節，懇求着說，兩個這等世所不齒的惡人不該算作證據，可是他的僕人該受審問。「你的僕人，」威廉爵士回答；「你這惡人！你稱他們作僕人的時間不遠了：可是走來，讓我們聽那些傢伙講些什麼：叫他的總管來。」

當這個總管帶進來時，他立刻從他舊主人的容色上看出他的一切勢力現在都完了。「告訴我，」威廉爵士說，很嚴勵地，「你會看見你的主人和那個傢伙穿了他的衣服在一起麼？」「是的，大人，」總管說，「上千次了：他就是老他帶太太的這個人。」——「怎樣！」年青的湯希爾先生說，「在我面前說這話麼？」——「是的，」總管回答：「在任何人面前都這樣說。老實告訴你，湯希爾主人，我從來既不歡喜欢你，又不愛你，再也不管現在把我心里的話告訴你。」——「那末現在，」金根生說，「告訴大人，你知道我所做的事麼。」——「我不能說，」管家回答。「我知道你有什

麼好處。這位先生的女兒這夜騙到我們的家，你就是其中的一個。」——「既然如此，」湯希爾爵士說，「我知道你帶來一個很好的證人來證實你的無罪了，你污辱了人類！和這種惡人共事！可是，」繼續他的審問，「你告訴我，總管先生，不是說就是這個人把這位老先生的女兒帶給他的麼？」——「不，大人，」總管回答，「他並沒把她帶來，因為鄉紳自己擔任這件事的，他不過帶來這個替他們行假結婚禮的教士罷了。」。

「說得真對，」金根生說，「我不能否認；那就是派我作的專；我慚愧地供認。」

「好天呀！」這位有價值的爵士喊道，「他作惡的每一新發現怎樣地使我驚駭呀！他的一切罪惡現在太明白了，我知道他之所以控告人者不外由於暴虐，懼怯與復仇起見。獄官先生，由我的請求釋放這位現做囚人的少年軍官，結果如何，你只信任着我好了。我要把這件事當作我的責任，把它弄得相當的明白，告訴我的朋友，關禁他的長官。可是這位不少的年輕小姐在那兒呢？讓她出來跟這個惡人對證。請她進來。她在那兒？」

「噯，先生」我說，「這一問刺痛了我的心；從前我確是樂有此女的，可是她的不幸——」這兒又有一個阻攔攔住了我；來的是那一個呢，原來就是阿拉皮拉韋爾模小姐，下一天就要嫁給湯希爾先生的。她看見威廉爵士和他的姪子都在她面前，再沒有比她更駭異的了；因為她的到來是出於偶然的。原來她和她的父親，這位老紳士偶然經過此處。

要到她姑母那兒去，因為她的姑母堅持着她的姪女和湯希爾先生該在她屋子里舉行婚禮；停着吃飯，暫住在鎮上那一頭的客店里。就在那里，這位年輕的小姐從窗洞裏偶而看見我的一個小孩子在街上玩呢；就立刻派跟班把這個孩子帶到她跟前，從他那里她知道了一點我們的不幸，可是還不曉得年輕的湯希爾先生是致禍之由。雖然她的父親說了若干的例子說她到牢里來探問我們是不合宜的，可是都無效。她願意這個孩子領導她，他就照做；因此恰在不曾預料之時使我們頗為驚愕。

我寫下去的時候不能不想起那些偶然的巧遇，這些巧遇雖是天天有得碰到，可是除了若干不平凡的事情以外很少能鼓動我們的驚愕。我們生活上各種的舒服和快樂那一樣不是偶然的巧合呢！必定要有看似偶然的事會合我們才能穿衣吃飯！農夫必定要專心於工作，必定要下雨，必定要一帆風順，否則衆人都要缺乏日常的供給呢。

我們大家繼續靜默着一會兒，這時我的嬌媚的學生，我往常拿這個名字稱呼她的，臉上融合着憐憫和驚駭，更足以完成她的美麗。「真的，我親愛的湯希爾先生，」她對鄉紳說，她還以為他到這兒來是救我們，不是壓迫我們，「我以為你有點不待我好，到這兒來却不帶着我，又從不告訴我兩人都親愛的這家人家的處境；你知道我也該樂於幫助救濟這兒的我永遠尊敬的老先生，和你一樣。可是我覺

得，你正像你的叔叔，歡喜暗中行善。」

「他歡喜行善！」威廉爵士說，攔住她：「不，我親愛的，他的快樂和他的爲人一般的卑劣。馬丹，你可以看出他實是個侮辱全人類的十足光棍——一個惡人，他，騙了這窮人的女兒以後，設計誘騙她天真的妹妹，把她們的爸爸丟在監獄里，把他的大兒子鎖禁，因爲他勇敢地要和誘她的人當面！馬丹，讓我現在慶賀你，逃出這樣個魔頭。」

「天呀！」可愛的女孩子說道，「我怎樣地受騙呀！湯希爾先生告訴我，確然這位先生的大兒子蓄林洛斯大佐已帶着他新婚的太太到美洲去了。」

「我頂頂親密的小姐，」我老婆說，「他告訴你的全然是虛話。我的兒子喬治從不曾離開本國，也不會結婚。你雖然丟了他，他却總是太愛你了，從沒想到別人；我還會聽得他說，爲了你他甘願獨身而死。」她還進而敘述她兒子愛情的懲篤；她教他和湯希爾先生決鬥的緣故；從此旁涉這位鄉紳的放蕩腐敗，他假裝結婚，最後又極其侮辱地描述他的懦怯。⊙

「天呀！」韋爾模小姐說，「我離開被毀的邊緣是怎樣地近呀！可是我又怎樣地快樂逃避它呀！這位先生告訴我的足有一萬件慌話！最後他十足詭詐地騙我，說我對於我唯一尊敬之人的諾言已不能遵守約束，因爲他已經不忠實了。由於他的謊話，就使我厭憎一個既勇敢又大度的人。」

到了此時，我的兒子解除了法堂上的煩累，因為人家當他受了傷的這個人偵查出來是假裝的。金根生先生還當他的貼身僕人，替他裝上了頭髮，還供給給他打扮做文雅樣子的必需品。他現在穿了他聯隊軍服，很漂亮，不說虛話——因為我不重外貌——他真是個美麗的人物，比得上任何穿軍服的人。他一進來，就向韋爾漢小姐作一個頂頂有禮與遙遠的鞠躬，因為他至今還沒曉得他母親的能言舌辯已替他把愛情變過來了。可是沒有一種禮節能夠檢束他羞臉的愛人急切盼望寬恕之心。她的眼淚，她的容色，都足以發見心中的感情，因為她會忘掉她以前的婚約，並會受了一個騙子的騙。我的兒子見她這樣的屈辱甚為驚愕，幾乎不能相信這是真的。「當然，馬丹，」他說，「這只是欺騙；我無德以堪此！如蒙天降下這等的福，我真太快活了！」——「不，先生，」她回答，「我被人家騙了，很卑賤地騙了我；否則無論何事決不能使我背約的。你知道我的交情，你久已知道的了：可是忘掉我做些什麼罷；你以前曾得到我頂頂熱烈的永好之盟，現在你重又可以得到了；要知道，若是你的阿拉皮拉不能是你的，她也決不屬於他人。」——「你一定不能屬於他人，」威廉爵士說，「如果我對於你父親有點力量的話。」

這個暗示我的兒子摩西很明白，他立刻飛奔到這位老紳士所住的客店里告訴他所遭遇的每件事。可是正在此時，這位鄉紳既覺得他在每一方面都定了，現在知道諂媚或虛飾都沒有希望了，歸根結底他的最聰明辦法該是和追他的

人翻臉。因之，把羞耻全丟開，公然現出頑強的光棍本色。「我覺得，」他說，「這兒我沒有公道的希望了，可是我決定自行得到他。你該知道，先生，」轉向威廉爵士，「我不再是靠你資助的窮人了。我也瞧不起你的資助。沒有東西能從我手裏把韋爾模小姐的財產保住，這筆財產，我要致謝她父親的辛苦，數目很不小。訂婚條款和她財產的證書已簽了字，我可以安全到手。引誘我願意和她作一對兒的不是她的人，是她的財產；我得了這一樣，另外一樣任誰拿去好了。」

這是一宗可駭的打擊。威廉爵士感覺他要求的公道，因為他自己曾相助這張結婚條款的稿子的。韋爾模小姐才知她的財產已無可挽回地失掉了，就轉向我的兒子，問他財產的損失是否會減少她對於他的價值。「雖是財產已非我能力所及，」她說，「至少可以把手給你。」

「馬丹，」她的真愛人說，「那確是你以前所許給我的一切了；至少，就是我以前以為你最值得承受的一切。我現在斷言，我的阿拉皮拉，敢向你立誓，此刻你沒有了財產却加增了我的快樂，因為這樣可使我甜蜜的女孩相信我的真誠。」

韋爾模先生現在進來了，他好像很歡喜他的女兒剛才逃避了危險，毫不遲疑地答應廢除婚約。可是既知道她的財產，按約當歸湯希爾先生收管她已捨棄了，就失望得無以復加。現在他知道他的錢使一個自己並無財產的人致富。



他還能忍受他是個流氓，可是缺乏一筆相等的財產給他女兒却非常苦痛。於是他坐了幾分鐘，從事於頂頂痛心的沉思，直到後來威廉爵士嘗試減輕他的焦慮。「我必得承認，先生，」他說，「你現在的失望並不完全使我不快樂。你的酷好錢財現在很公平地受懲罰了。可是雖然這位年輕的小姐不能算富人，却仍有足夠滿足的相當財產。這兒你看一位誠實的少年軍人，他願意娶沒有財產的她；他們已互相戀愛長久了，並且爲了我和他父親的交情，對於他的擢升我並非全然漠視。現在丟開使你失望的野心罷，爲了享受一次快樂起見，你答應了他的請求吧。」

「威廉爵士，」這位老紳士說，「我自信從沒逼迫她的意向。現在也不。如果她仍是繼續愛這位年輕的先生，我極願意讓她嫁給他。感謝上帝，我還剩下一點財產，而你的諾言也可使其加增一點。這兒只要我的老朋友，」（指我）「答應爲我女兒存儲六千鎊好了，要是他能重獲他財產的話。我就第一個準備他們在今夜成婚。」

現在只剩我一人就可使這對年輕的配偶快樂，我毫不遲疑地答應他所要求，解決了這件事；這件事對於一個並無多大希冀像我般的人，也不好算是大恩惠。於是我們現在，滿足地看他們飛也似地奔就懷中互相擁抱。「我一切的不幸以後，」我的兒子喬治說，「却這樣地報贖我！確然這比我膽敢希冀的還要多。經過這等痛苦之後，却享受一切的

好處！我頂頂熱烈的希望從不會達到這末高！」

「是的，我的喬治，」他可愛的新娘回答，「現在讓這個惡人把我的財產取出：既然你沒有財產也能快樂，我也能這樣。從頂頂卑賤的人換到頂頂親愛，良好的人，這是什麼一種變更呢！讓他享受我們的財產；現在我就是貧窮也快樂的。」——「我敢確信，」這位鄉紳說，帶着惡意的詭笑，「我很快樂地享有你所鄙棄的東西。」——「慢着，慢着，先生，」金根生說：「對於那張條約還有兩句話哩。講到那位小姐的財產，先生，你是一文也不能到手的。大人，」他轉向威廉爵士繼續說着，「如果這位鄉紳和別人結了婚還能得到這位小姐的財產麼？」——「你怎麼問起這樣簡單的問題？」爵士回答：「無疑地他不能得到了。」——「對於那件事我很抱歉，」金根生說，「因為這位先生和我從前是遊戲的伴侶，我對於他是有交情的。可是雖然我十分愛他，不得不宣佈他的條約是不值一個烟塞的，因為他早已結婚過了。」——「你像一個流氓般說謊，」這位鄉紳回答，他好像被侮辱激怒了：「我從不曾依法和任何女人結婚過。」

「真的，請你大人寬恕，」另一個人回答，「你結過婚的了；我希望你對於你的誠實的金根生該表示一種適當的友誼上的報酬，他把妻子帶給你的；如果在場諸人壓住他們幾分鐘的好奇心，就能看見她了。」說畢，他如通常般迅速地出去了，剩着我們大家都不能對於他的計劃有什麼或然的猜度。「噯，讓他去吧，」這位鄉紳說，「別的無論何事也許我都做過，那一件事我却否認。我現在年紀已不小了，不怕鞭炮。」

「我很奇怪，」這位爵士說，「這個傢伙怎麼會想到這

件。許是低級的幽默吧，我猜。」

「也許，先生，」我說，「他也許有較正經的意思。因為我們想到這位先生施用各種的計劃以引誘清白女子時，也許有人比他更狡詐，能把他也騙了。我們想被他毀了的人有多少呢，多少父母現在覺得被他帶進他們屋裏的不名譽和污辱的苦痛，這不足以駭我，也許其中有人——怪事！——我見的是我失掉的女兒麼！——我抱的是她麼！——這是，這是我的生命，我的歡樂！——我以為你已死了，我的奧麗繁，可還能抱着你，你還是活着替我祝福！」當我看見他把我的女兒帶進來時，就是頂頂相愛的情人會晤，其熱烈也不能勝過我，我把她抱在懷裏，她的靜默只表示她的狂喜。「你回來了麼，我親愛的，」我說，「來安慰我的暮年麼？」——「是的，」金根生說，「你要寶貴她，因為她是你光榮的女兒，其貞潔一似滿屋子裏的任何女人，別人我不說。至於你呢，鄉紳，這位年輕小姐是你依法結婚的妻子，其確實一如你站在此地：我要使你相信我的話並無一字虛言，這兒就是結婚證書，你倆就在這張證書上結婚的。」這樣說着，他把這張證書放在爵士的手中，他讀了一遍。覺得在各方面都很完全。「現在，先生，」他續說，「我覺得你對於此事很奇怪；可是不消數語便可解釋其難解之處。那位著名的鄉紳常叫我替他做一點零碎小事，我和他是很有交情的，但只有我們兩人知道。就中有一件是委派我去弄一張結婚證書，和一位假教士，想去騙這位年輕的小姐。

可是我既然和他友誼很深，那怎麼辦呢，只好跑去弄一張真證書和一位真牧師，這位牧師趕快替他們行了婚禮。也許你們會以為我做這件事，全是好意。可是，不，我不怕羞供認，我的唯一計劃只是把結婚證書藏起來，當我覺得適當的時候，就讓這位鄉紳知道我能夠證明這件事，這樣無論何時我要錢時，便可使他贖付我。」現在爆發出一陣的歡樂充滿着全室；我們的快活甚至達到這間公共室里，那里的囚犯也加以同情，

搖動他們的鍊子  
歡樂與暴烈的諧和。

人人臉上都展布着懽容，就是奧麗繁的面頰上也好像充滿着歡樂。這樣一來便立即恢復了名譽，恢復了朋友和財產，狂喜足以制止其衰弱的增進，而恢復了以前的康健和活潑。可是也許其中並沒有人能比我更覺得誠摯的快樂。我仍是抱住這個珍貴可愛的孩子在我懷中，我自己心口相同這場歡樂莫非是騙人。「你怎麼可以，」我說，轉向金根生，「你怎末可以把她死掉的消息加增我的愁苦呢？可是這沒有關係，我重見她的快樂已足抵贖所受之痛苦而有餘了。」

「至於你這個問題，」金根生回答，「那是很容易答覆的。我以為唯一使你脫離監獄的可能辦法只有向鄉紳屈服和承認他和別個小姐結婚。可是這件事你曾立誓只要你的女兒活着決不允許的；於是再沒有其他可以如願的方法，只好騙你，她已死了。我勸你的老婆串同騙你可沒有好機會向你說明，直到現在。」

在這一羣人中現在只有兩張臉色並無鬚容，湯希爾先生的保證全不照應他；他現在明白不名譽和貧窮的深淵已當前了，發着抖想到這種危險，於是就跪在他叔叔面前，以刺心的苦痛的聲調哀求憐憫。威廉爵士正要踢開他，可是由於我的請求把他拉起來，停了幾分鐘之後說道，「你的邪惡，犯罪，和負義不配憐憫；可是我不把你全丟開；一筆但夠衣食之資我供給你，維持你生活上的必需，可不能荒唐。這位年輕的小姐，你的妻子，我把以前給你的財產三分之一交給她；單靠着她的慈心，你可以希冀將來的一點額外供給。」他正要把預措之辭對於爵士的仁慈表示感謝；可是爵士止住他，分付他不要再加增他的卑賤，他的卑賤早已很明顯的了。同時命令他出去，在他以前的所有家人中選一個認為適當的人，伺候他這就是所能允許的一切了。

他剛走，威廉爵士就有禮地走近他的新姪媳婦，帶着笑容，願他快樂。韋爾模小姐和她父親也跟着他的樣子做；我的老婆很慈愛地和女兒接吻；好像說出她的表示，「她現在已成為一個貞潔的婦人了。」莎菲和摩西也依次照樣和她接吻。就是我們的恩人金根生也要得到接吻的尊崇權利。我們的滿足看來已再無可加了。威廉爵士的最大快樂是做好事，現在他四周環觀，臉色如太陽般的正直無私，看見除了我的女兒莎菲之外，大家都面有喜色，她不知爲了什麼理由，看來不十分滿意。「我現在想，」他說，帶着笑，「除掉一兩個人以外。大家好像都很快活。現在只剩一件公平事要我做。你是知道的，先生，」他繼續着說轉向我，「我

們兩人都該感謝金根生先生；我們兩人也應報答他。莎菲小姐可以使他很快樂，這是我知道的，他還可以得到五百鎊，作為她的財產；有了這筆錢，我相信他們能夠舒服地一起過活着了。來呀，莎菲小姐，我作媒的這位配偶你怎麼說？你願意嫁他麼？」聽了這條可厭的提議我可憐的女兒好像差不多要埋在她母親的懷裏了。「嫁他，先生！」她無力地說；「不，先生，決不！」「什麼！」他重又說，「難道你們的恩人金根生先生不是個漂亮少年麼？又有五百鎊和希望。」「我求你，先生，」她回說，幾乎說不出來了，「你不要強我了，不要使我這末難過。」——「曾知道有這樣固執的麼？」他又說，「這個人，他保全了你，姊妹，還有五百鎊，你的家該對他作無限的感謝的，你還拒絕麼？什麼！不嫁他！」——「不，先生，決不，」她回答，發怒地；「我寧可立刻先死！」——「既然如此，那末，」他說：「如果你不嫁他，——我想我自己可以娶你。」這樣說着，他熱情地把她拖在胸前，「我最可愛的，我最有知識的女孩呀，」他說，「你怎麼會想你的白哲爾會騙你，而威廉湯希爾先生會不尊敬單是愛他的人的情人呢？好幾年來我要找尋一個不知道我有錢只以為我有男子的優點的女人。我甚至在淘氣的和醜陋的女子中找尋，却只是尋不着，終於贏得這樣個有

知識和這樣天仙似的美麗女子的愛，我該怎樣地快樂呀！」於是轉向金根生，「我既不能，先生，把這位年輕的小姐讓給你，因為他歡喜我的臉，我所能補贖還的是給你錢財，你明天可以去向我的賬房領取五百鎊。」這樣我們又大家賀喜，而湯希爾夫人也經受和她姊姊剛才一樣的禮節。正在此時，威廉爵士的侍從走來告訴我們車子已準備載我們到客店里去，那里各種東西都預備好歡迎我。我的老婆和我做前導，離開那個悲愁的陰鬱之處。這位大度的爵士分付拿四十鎊分給這班囚犯，章爾模先生，照他的樣，也拿出一半的數來給他們。我們還接受下面村民們的歡呼，我見了其中有兩三個我教區中人，就和他們握手。他們陪我們到客店里，那里已準備了筵筵款待，分了許多稍粗的食物給羣衆。

吃好晚飯之後，我的精神因為在日間支撐着更迭而至的苦樂，精神已消耗完了，我請求准我告退，在大衆的歡樂中離開了他們，我一見已剩單身，就向苦樂的賜與者傾心致謝，狠安靜地睡到天明。

---

## 第三十二章

### 結 論

下天早上，我剛醒來，就見我的大兒子坐在床邊，他是來加

增我的歡樂的，告訴我好運又轉來了。第一他放棄我上一天籤給他的恩惠，然後告訴我，說我的代理商人，在倫敦破了產，現在在安特衛普捉住了，就在那里交出他的財產，其數比之他欠債戶的還要多。我孩子的大量使我快活，正像這筆失而復得的財產一般。可是我有點疑慮是否該接受他的提議。這時我正在考慮這件事；威廉爵士走進了這屋子，我就告訴他我的疑慮。他的意見是，我的女兒既已由結婚而得到豐厚的資產，我可以受之無礙。他的事情就是告訴我，他在上一夜已派人去取結婚證書，不久想可到了，他希望我不拒絕助他使大家在早上樂一下子。我們正在說時，一個跟班進來了，告訴我們這個信差已回來了；這時候我已都準備好，就跑下去，看見大家都在那里，大家既是有錢，又是清白，自使他們快樂了。可是，他們現在正準備着很莊嚴的儀式，這樣的大笑頗使我不悅。我告訴他們在這神祕之專中該裝着莊嚴，合禮和高尙的態度，還對他們讀了我自製的兩篇經訓和一篇論說，準備他們行禮。可是他們仍是好像十分拗強和不能自制。當我們跑到教堂去時，我領着路，可是所有的莊嚴全都放棄了，我有好幾次因生氣而想回去。在教堂里，一件新的難解答的問題又發生了，這件事頗不容易解決。原來就是那一對該先結婚；我兒子的



新娘熱烈堅執湯希爾夫人——將來就是——該作領導；湯希爾夫人也同樣熱烈地拒絕，斷言她決不能負無禮之罪於天下。這個辯論堅持了好久，雙方同樣地固執，和同樣地客氣。可是我早已拿了我的書站了這些時間了，後來不耐煩聽辯論了，說道，「我看你們沒有一人意欲結婚，我想最好還是回去罷；因為今天這兒我猜沒有事做了。」這一句話立刻恢復了他們的理智。爵士和他的夫人先結婚，然後我的兒子和他的愛人結婚。

那天早上之前我先已分付派一輛車去接我老實的隣里法蘭巴洛和他的家庭，因此，我們才回到客店，就快樂地看見這兩位法蘭巴洛小姐在我們之前下車。金根生先生手扶大小姐，我的兒子摩西領着另一個；以後我才曉得他真正喜歡這位小姐，無論何時他認為適合要求我的允諾和恩惠時，我都可以給他。我們剛回到客店，就有許多我的教區中人，聽見了我的成功，跑來祝賀我；可是其中就有若干以前起來救我，而被我嚴加申斥的一班人。我把這一節告訴了我的女婿威羅爵士，他跑出去，很莊嚴地譴責他們；可又覺得他們受了他嚴厲的責備頗為沮喪，就給他們每人半個錢尼，為他喝壽酒提提他們沮喪的精神。

不久以後，就請我們去赴一個很上品的盛筵，做菜的就是湯希爾先生的廚子，就在這兒講一講這位鄉紳的事，我想該沒有什麼不適合吧，他現在以同侪的資格住在親戚家

星，很歡喜他，除非正桌上沒有空，很少叫他坐在邊桌上的，因為他們不當他是外客。他的時間大都費在看守他的親戚，因為他精神上有一點悲愁，還學習吹法國的號角。可是我的大女兒還是深怨着他；却仍告訴我，雖然這一句話我是保守秘密的，她說如果他改過，她也許可以憐憫他。話又講回來了，我不能扯到歧路上去，當我們坐下吃飯的時候，我們的又要重新提起了。這一個問題是，我的女兒早已嫁了，是否該坐在兩個年輕的新娘之上；可是這場辯論被我的兒子喬治攔斷了，他提議大家該隨意坐，每個男子坐在他太太的旁邊。這個提議大家都大為贊同地接受了，只有我的老婆，我看她不十分滿意，因為她希望能夠坐在首席上，割肉給衆人。可是不管怎樣，我們的快活已無可言喻了。我不能說是否我們現在所說的俏皮話比之往常為多，可是我確信我們的笑聲比往日為多，這也足以達其目的了。我特別記起一件笑話：老韋爾模先生向摩西喝酒，摩西的頭轉在另一面，回答道，「馬丹，我謝謝你。」聽了這話，這位老紳士向其餘的人做眼色，說他在想着他的情人。這件笑話我以為這兩位法蘭巴洛小姐幾乎笑死了。飯吃好之後，依照我的老習慣請求把桌子移開，樂于看見我的一家人大家再在愉快的火爐旁聚集一次。我的兩個小兒分坐在我膝

上，餘人都靠着配偶。我在世之日已別無所求了——我一切的思慮都已過去了，我的快樂已無可言喻。現在只剩感謝超過我以前災禍中的折辱之好運道。

菊

中文本

威克斐牧師傳

The vicar of wakefield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三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原	著	者	O. Goldsmith
譯	述	者	唐長儒
發	行	者	失炎
			啓明書局代表人
發	行	所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328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本書編號：180

